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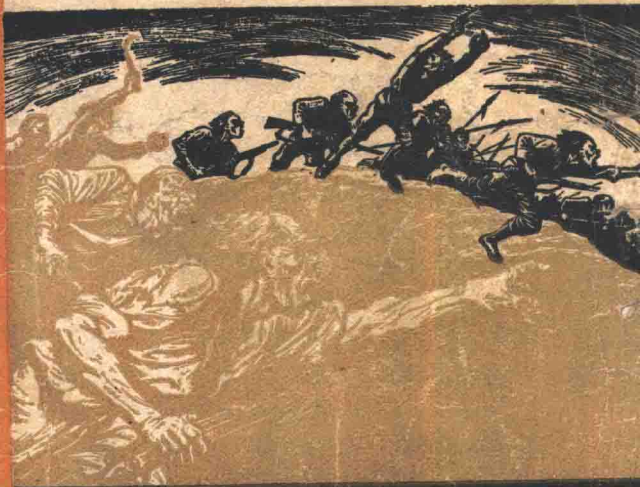
人民藝術叢刊

6

報告文學

劉白羽著

歷史的暴風雨



武漢人民藝術出版社編選

上海雜誌公司總發行

1949

10 62

第五卷
2



基本定價

4.50

人民藝術叢刊

1946—1949

歷史的暴風雨

劉白羽著



武漢人民藝術出版社編選

一九四九年八月一版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版

歷史的暴風雨

人民藝術叢刊

著者 劉 白 羽

編輯者 武漢人民藝術出版社

發行者 張 鴻 志

印刷者 中和印刷廠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 甯波路六五五號
漢口 交通路
長沙 府正街
昆明 武成路

編號.435 版稅.94—15%

滙.0001—3000
3001—6000

前 記

這是我從一九四六——一九四九，三年解放戰爭中的通訊選集。

這本書的名字也可以叫做「從艱難到勝利」，是專門獻給長江以南廣大讀者的。因為他們殷切盼望勝利日子的到來，已經三年；而這三年，在解放區，是以戰爭繼續着戰爭，終於把瘋狂敵人打倒在地下。歷史的新時代已經破曉。黑暗東方反動統治的幕已被打開，讓我們在黎明光輝中擁抱吧！

最後勝利的路已經不遠。

努力吧！——從戰爭中過來的人，是深刻懂得「前進」的快樂的。

一九四九年，六月，五日，漢口。

「……三年來，在爬冰臥雪，冒死忘生的時候，我們所
想望，所爭取的這樣一天，終於實現了。……」

目次

前記

第一章 英雄的四平街保衛戰	1
(一) 公主嶺的黎明	1
(二) 激戰	2
(三) 無窮力量的來源	4
(四) 俘虜說：「我們過來了」	6
(五) 訪問林彪總司令	7
第二章 西行記	12
(一) 人民與戰爭	12
(二) 蔣佔區的苦難	14
第三章 戰壕裏的生活	19
第四章 戰鬥的旗幟	38
第五章 新社會的光芒	50
(一) 漂河口雜記	50
(二) 新社會的光芒	54
第六章 錦州之戰一角	61
(一) 第一名旗手	61
(二) 獨胆作戰的英雄	63
第七章 光明照耀着瀋陽	66
(一) 歷史的暴風雨	66

(二) 混亂的崩潰與清醒的勝利.....	67
(三) 光明日月永屬人民.....	69
第八章 決定的年代	72
(一) 決定的年代.....	72
(二) 戰犯臉譜.....	76
第九章 北平——人民歷史新的一幕	85
(一) 解放軍來了.....	85
(二) 沸騰了的北平城.....	86
(三) 第一次的會合.....	89
A. 勝利的歡呼.....	89
B. 向着新時代前進.....	93
(四) 新時代的新婦女.....	97
A. 一個女工程師	97
B. 兩個火線上的女英雄.....	101
(五) 偉大人民力量的檢閱.....	105

第一章

英雄的四平街保衛戰

—— 一九四六年四月

一 公主嶺的黎明

一九四六年三月，我到了吉林，在夜光之下，看了一眼白色的松花江。我和民主聯軍司令部經過電話聯系後，得到允許，我就又搭車急轉長春——，於是在民主聯軍解放長春的一週後，我也進入長春。次日落了一天雨，因為四平激戰，我即刻到前方去。車在深夜開出，最前一站是公主嶺，到時還未黎明。日本軍用皮大衣能够保持身上溫暖，但是臉上很冷，一陣陣潮濕的風把我軍帽的帽簷打在額頭上。雨已停，從車站望出去，一條瀝青馬路，濕得映出兩串整齊的路燈之光。我帶着困倦走進站台一間調車室的小房子。

小房裏燈光很亮，火爐甚暖，幾個工人坐在長凳上工作。我把靠背椅拉近火爐，想休息一下。

無意中從桌上，看到一冊斯諾的「西行漫記」，我抓過來翻了翻。這時我感到舒適，溫暖，——只有旅人才感覺得到的一瞬之間的舒適，溫暖。突然間，我雖未抬頭，却覺得有一個人匆匆走入，與站上工作人員交談車皮事情。可是他一下抓着我的肩膀。我斗然立起原來是一個東北大漢，他的手巨大而有力，原來是蔣澤民，蔣為我在重慶的朋友，那時知他是抗日聯軍老戰士，常督促他為「新華副刊」寫稿，誰也沒想到會在這公主嶺車站的小屋裏相遇。談起來，不禁使我肅然起敬，原來這次他不但隨周保中將軍進入長春，而且長春中心廣場最後解決戰鬥。他竟是這樣一個英雄，——一個出色的坦克車手。他現在是周保中將軍的戰車隊長，這次到公主嶺來是搜集坦克零件，因為在公主嶺曾經有一處修理戰車的工廠。

這時外面一片雨後黎明，空中泛着淡青的透明顏色。

回想自「八一五」以來，此九個月時間，東北人民爲了解放、民主之鬥爭，誠爲一極巨大而艱難之工程。時間如流水，一切在作着重大的歷史考驗，——但其中最大悲劇，是瀋陽、四平、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各被國民黨政府「接收」城市，又一度遭受「鐵石部隊」之兇殘的遭擾。姜逆鵬飛的「鐵石部隊」原是日人從偽滿各部隊中選拔精銳而成的，在「滿洲國」時，他們以殘忍屠殺被日人贊賞，可是東北人民提起他們沒一個不咬牙痛恨；誰想得到現在他們竟又因屠殺人民，而得到中國法西斯的獎勵了，站在這公主嶺黎明中，——前面一百餘華里就是火線，縱觀今日東北局勢：——民主聯軍從農村進入城市，從長春開始，繼之以哈爾濱，齊齊哈爾，都從黑暗轉入光明，這是人民的大勝利，大發展，——表示了人民的意志，也表示了人民的力量。不過從反動者眼中看來，是一種大失敗，而且那些好戰的「英雄」們會覺得這太「丟面子」，因此可以預料，爲了完成他們在東北樹立獨裁統治，必將從軍事上有新的佈置，打內戰，打東北人民，而愈是如此，他們將愈失盡東北人心。

公主嶺目前是前綫供應站。

在那間日本式樓房上，電話鈴總是不斷的響。遇前綫下來的幹部二人，據說前方情況很好。敵方最懼怕者爲民主聯軍之勇敢與機動的突然襲擊。——我略略巡視了一下這擁有六萬人口的城市，下午一點鐘，就坐在一輛美國十輪卡車司機座位上，據司機告我：這一輛車得自秀水河子戰役中，玻璃窗上有一處彈痕，震得玻璃上遍布細碎冰紋。前進了，四輛同樣的車進入科爾沁旗平原上的春風中。

二 激 戰

記者整日穿行大平原，到達前方，四平街的保衛戰已進至第十五天了。

半年以來，在中國展開了光明與黑暗，摧殘人民與人民的自衛的

鬥爭，在這驚天動地的十五日保衛四平街之戰裏。寫下了人民最英雄的一頁。十五天以來，這一塊土地，無時不在鐵與血的爆炸之中，那些帶着逼人的兇焰而來的美械裝備之新一軍，曾經以兩小時三千五百發砲彈（每分鐘廿五發）的火力猛攻，但他們被阻止在光榮的四平街第一線頑強不屈，絲毫未動，它如同一塊石碣上寫「停住！」

四平街在兩條鐵路交叉的一個十字口上，是一個有十幾萬人口的城，公允的說，這裏不是什麼希奇、險要的地方。附近只有一二處二〇米高的高地，沒有樹林，面前有一條小小的河流，反動派的軍隊從南面，西面，西北面的一部分，同時向這個城攻擊。

砲聲，從三十里外就聽到了。戰士們佝僂在他們低矮的地堡裏頭，震聾耳朵，執行任務。

當他們第一次走下這些地堡，十連的連長，政治指導員和一排排長向大家宣誓：

「我誓死堅守，死了也要把屍體擋着敵人。」

最嚴重、緊張的第一天打響以後，突然，——由一個連擴大到一個營，擴大到一個團，這話成爲大家的話。他們在熾烈的砲火之下，慎密的把它記錄下來，寫成信寄給他們敬愛而信賴的指揮者林彪總司令那裏去。在春風和春雨的變幻之中，四平火線，日以繼夜是響成一片的砲火。戰士們白天從地堡裏射擊，夜晚偶一間斷的時候，就修築起堡壘來。有一處防線上，有一個地堡是一個班的重機槍陣地，在工事裏面的右壁上寫着「射手正確瞄準」，左壁上寫着，「不怕犧牲流血」。裏面的編有號碼鋪設草袋的彈藥手和射手的位置。我可以這樣相信，我們的戰士對於他的地堡，有着很深的情感。在一次激戰當中，有一個班最後只剩下兩個人，——班長范金合和戰士王景春，他倆下了最大決心，班長說：「咱們倆在，就不能叫陣地丟了，手榴彈準備好，上來就打他！」果然，反動派一個連，在這陣地前衝了三次都被打退了。他們堅持了一日一夜，天明以後，新的部隊來換他們下去休息，他們對他們親愛的陣地是那樣戀戀不捨了。

我了解，我想找到一個答案，這英雄的來源在那裏？

前兩天，一個乾燥發熱的黃昏，我在滿載塵土的街路上，遇到一羣從四平來的担架隊，我跟其中一個姓張的，住四平三馬路作皮匠的年青人談起來，他熱誠的告訴我：

「同志——國民黨進不來了，開頭說三天，不進來就不吃飯，可是後來又說一個星期，現在又聽說大概一個月了。同志！」他是一個十分幽默有趣的人，但他的樂觀來自這十五天的鐵與血的實際。我問他：「爲什麼？」他簡單的回答：「飛機大砲把四平炸平，人家不動，也沒用呀！」他的話打動我。我不禁說到我覺得他太辛苦了的意思，他却不以爲然的打斷我：「同志們爲了誰呢？」

三 無窮力量的來源

四平的羣衆，不是戰爭的愛好者，他們是和平的盼望者，這一點是鐵的事實。就在戰爭前夕，他們中間還有兩萬家長代表十萬市民要求和平，想送給瀋陽的執行小組，可是和平乞求無望了，他們聽說「胡子」又要來了（他們憎恨國民黨反動派部隊，是他們寫信把民主聯軍找來的），他們沉默而堅毅的走到民主聯軍戰士的身旁，掘起工事來了，這樣做的有七千人，但是他們心中懸慮着，這樣的兄弟，頂得住猴子隊（他們稱那些美軍服裝，戴毛帽子的新一軍叫猴子隊）嗎？——火光閃爍，一陣砲火排山倒海響來，我們區政府的幹部站在瞭望哨上，用鉛筆直劃着，記不下那緊密的砲聲，大家就心着第一線，眼看着兩個通訊員往前跑，跑不過去，伏倒地下了。半小時後，一個電話從第一線打來，連長的口音：

「陣地很好，只傷一人，人在堡在，請首長放心！」

這時，老百姓笑得裂開了嘴。現在每天他們聽到砲聲，很高興，他們對部隊同志說：

「我們聽着高興，你們打得好。」

一天夕陽西沉的時候，敵人火力沉寂了，忽然鐵路東三個區的老

百姓擁擠擠的跑到區政府來，跟區長說：「前方同志爲我們百姓流血犧牲，我們準備些餅乾雞蛋，去慰問同志們。」區長說目標太大，怕受損失，可是誰也不肯，後來想個辦法，就是選舉代表，他們走到火線上，戰士從工事裏伸出頭說：「爲了東北的和平、民主，這算不了什麼！」

在艱難的日子裏。由於血流在一齊，部隊和人民，在四平造成鋼一樣的結合。

現在，白天，家家戶戶都在家裏，他們在院裏掘了地窟，晚間在窗上遮了黑布，不讓電燈光露出一絲。四平到今天爲止，電燈、自來水，沒有一刻鐘的間斷，電線天天給砲火炸斷，市政府領導着一部份工人，每天把它修好，日夜有汽車在街上巡邏，大街上到處是沙袋堆的工事。

十五日以來，每天有個時間，反動派把砲口從火線轉向市民。這下面是一個統計：

第一區，死廿四人，傷五五人，毀房十五間。第二區，死八人，傷卅二人，毀房十四間。第三區，死四人，傷十七人，四十家房屋被毀平。第四區，死十二人，傷廿六人，毀房一百間。第五區死七人，傷十三人，毀房五十間。第六區，傷七人，毀房十四間。

這個犧牲損失的數字，引起的不是恐懼，而是憤怒的火燄。

一個老年人被彈片傷了膝蓋，打入骨中，送進醫院，馬上區長和共產黨區委書記來看他，還帶了雞蛋，告訴他，他分到了十畝敵僞土地，這老年人說：

「從沒見過，我們老百姓掛了彩，跟同志們一樣，還不說，區長還來看我，我五十八歲了，沒見過這樣好的軍隊，我這一輩子總算看見好人了。」

市政府在戰爭中成爲人民的首腦和保姆。市民房屋炸毀者，政府立刻調劑公共建築給他們，負傷者，政府送進醫院，每天卅五元（四平物價高粱米二元餘一斤）菜金，家庭生活困難者發高粱，給砲火轟

死者，政府買棺木入殮，掩埋，還撫恤家庭一〇〇〇圓，一百斤高粱和一個長期撫恤證。現在爲了解決大家的菜，各區都組織了戰時合作社，用大豆生豆芽、製豆腐，區幹部調查全市各商店儲蓄之鹽、油，徵得商人同意，代爲賣給需要的人家，把賣得的錢再轉給商店。在這完全組織起來的戰爭的城裏，出版有兩種報紙，一種是給幹部看的油印報「戰鬥四平」、另一種是給老百姓看的鉛印報「新聞簡訊」，後一種報銷有三千份。這些報都是一個人編。報紙由於老百姓不便在炮火中外出。都是經過區幹部送到門縫裏面去，這些英勇的工作者，常常是幾夜不睡眠，他們興奮着，爲了一個總的任務，總的希望。——戰爭爲了人民，人民又爲了戰爭，血在一齊搏動着。四平的人說：

「打吧——讓他們看得見，進不來。」

四 俘虜說「我們過來了」

在我所訪問的俘虜當中，我發現他們喜歡：「從什麼時候我就過來了，」或者，「從什麼時候我放下了槍。」

一次，在野戰政治工作部門裏開了一個俘虜座談會，一個青年排長說：

「抗戰開始，我爲了挽救國家危亡，我家裏相當富裕，是父母讓我去當兵的嗎？不是，是我自己一腔熱血。沒想到現在如此打內戰……」說着他哭了。這時一個營長叫郭朝升，河南清化縣人，得了瘧疾，突然帶了滿頭汗珠站立起來，大聲說：「報告主席——我今天如大夢初醒，知道過去作錯了，我知道內戰責任不在共產黨，是在那些反動派。」這時他興奮得汗珠淋漓滿臉，握拳高呼：「擁護解放東北有功的八路軍！」激動得全體紛紛降淚。他的病沒有好，他誠摯的說：「我知道我參加共產黨條件還不够，我願進一步了解，希望將來做一個共產黨員。」戰爭需要行動的工夫，送他到後方醫院休養，他不願意，他說：「死也要跟着走。」經過解釋，他哭了，含着淚走向後方醫院去休養了。

從黑暗到光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反動派想過各種方法使他的士兵變得愚蠢。

新一軍是那樣自大、狂妄，搖搖擺擺到東北來。但是有一個問題，他們是無法解決的，就是在戰爭一接觸之後，他們無法再保存他們的欺騙，士兵知道對方不是「土匪」——因為世界上沒任何地方有這樣「土匪」，他們不是反動派所宣傳的兇殘、狠惡，俘虜沒有遭到活埋或剝皮，而是溫暖。在四平街戰爭的十五天內，士兵的情緒在作顯著的變化：一方面是下降、動搖；一方面是上升、堅定。新一軍的士兵開始把民主聯軍的傳單秘密藏在貼身的口袋裏，開始在火線上悄悄聽着出自對方地堡的讀報紙的聲音。

我到前方，就看到一輛大車送十幾個俘虜回去，他們無論官兵，每人得到香烟、路費。

不久以前，在金山堡，反動派遭受了打擊，他們把二百多傷兵丟在陣地上沒人管，他們只有在地上哀呼呻吟，後來，民主聯軍的同志們把他們用担架抬到鋪滿稻草的屋內，上藥、喂飯，兩天之後十幾輛大車把他們送了回去——。這使七十一軍的無數士兵明白了，一切的造謠與誣蔑在事實的真理面前，永遠只有一條路，就是毀滅、破產。

我四日乘火車回來，同車就有三個穿着灰色美軍服裝的砲手，他們告訴我：「我們不贊成打內戰。」這就是一切。

四平街，英雄的人們永遠留在我的記憶裏面。——當我從車箱上望着兩邊無際的東北豐饒的原野的時候，我深深相信，四平街在為整個東北的和平民主而用胸膛抵住砲火與毒箭，四平街不是孤單的，全東北人民會把手伸向你。四平街不止為了東北，也為了中國，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光明的前途，在這重要的時間內向前發展着。

五 訪問林彪總司令

砲火整夜震響着大地，四月三日，却有一個十分晴明的早晨，我在一處村莊的邊緣的庭院裏，找到民主聯軍總司令林彪將軍的住處。

我進入土牆裏，一排玻璃窗的房屋，他正站在近門之處，等候會見我。林彪將軍是湖北人，四十歲，身材適中，穿着黃色普通軍服，粗布鞋子，軍帽戴得很端正，臉上的濃眉和眼光，給人以沉默，文靜的印象，但他是微笑着。

林彪將軍坐下去，吸着紙煙就說起來：

「反動派沒有放棄進攻的企圖，他們在這裏使用了他們最精銳的新一軍，可是他們在四平街以南，就開始受到消滅和挫折，這很出乎他們的意外，因為他們的估計是錯誤了，——他們認為我們是不能防禦戰的，現在，在前綫彼此工事對峙，距離五〇米遠，講話都聽得見，我想他們還可能採取飛機、大砲、坦克集中發動新攻勢，不過我們守城部隊在十五天激戰中鍛鍊出來了，他們希望敵人進攻，覺得這樣可以殺傷他們，……」

事實是如此。那些為新一軍宣傳吹噓的人，現在應該開始感到恥辱了，當他們到東北來進行反民主、和平的內戰的時候，碰到了硬釘子，——他們曾經限令四月二日佔領四平街，計劃從昌圖到四平只需兩天急進，而在四月五日打到長春，實際這條從昌圖到四平街的一百廿里已經走了一個月了，還沒走完。現在四平是一個所有玻璃都震碎的城，在那裏密集的砲轟使人耳聾，北面一塊二十米高地的爭奪，屍體掩蓋了春草，十五日當中，他們進攻數十次，衝鋒一百次以上。但那裏的保衛者屹然不動，穩如泰山。這中間新一軍傷亡及被俘者三〇〇〇人，現在還是如四平街老百姓所說「看得見，進不來。」這話十分真實。無論在秀水河子、在大窪、在本溪，無數次優秀的殲滅戰，在軍事上講是十分成功的。我除了對於指揮者林彪將軍的信心之外，我還希望知道其他致勝的原因。

他說：「我們的士氣很高，攻擊精神很好，能够給反動派以殺傷，敵人的銳氣在疲憊中消耗了，他們懼怕我們的夜襲、拚刺刀和迂迴。」

總括說，我想是勇敢及突然出現，困擾了他們。

我到前綫來接觸了許多戰士、幹部和指揮官，我時刻意識到，我是在最光榮的部隊中間。就是這一剎那，我望着對面聲調平穩而剛果的將軍，我記起——在八年前民族危難的關頭上，是他指揮了威脅敵人的平型關大戰，現在，當中國民主與和平又遇到難關的時候，又是他立在問題的關鍵上；我愈往前綫走近，我愈了解一個真理，當有人來破壞民主與和平，人民用企求是得不到任何結果的，必需是一種力量阻止這種破壞，打擊這種破壞，最後粉碎這種破壞。

在前方流傳着這樣一個故事，王雲田是一個新戰士，這次保衛四平街戰鬥開始的時候，他在地堡中說：「我下了決心，死也要死在堡壘裏。」對方衝鋒來了，班長下令反衝鋒，他跳出地堡，當先衝到離對方五〇米處，在火力網下掛了重花，他對同志說：「我不能動了，趕快把我的槍拿去，給我留下一個手榴彈就行。」敵人上來，他寧死不屈，轟然一聲同歸於盡。這一個新兵，於是就成了一個英雄的號召，由一個人擴大到全體，成為反動派畏懼的力量。

林彪將軍歡喜到火綫上去，但是他知道一切戰爭決定於平常的準備，不在當時一時。他到火綫上去，是不大開口的，他也不願催促火綫上的指揮者，他多半是看着，常常從口袋裏掏出小本子記些什麼，每次戰鬥，他都去總結經驗，在不久以前，興隆嶺作戰，原在山崗上，部隊衝下去的時候，他也越過山坡上的死屍、傷兵，跟了下去。

在東北若干次戰爭中，由於他的總結經驗，他針對着敵方的一切優點與缺點的條件，他在戰術上有了新的發明，這就是一班分為三組的「三三制」戰術，和「一點兩面」戰術，只要你到部隊裏去，你會看到他們對這發明是多麼熱誠、信仰，他們在練習寫文章在油印報紙上討論，因為在實地作戰中，這優越的戰術，使他們減少了損失，同時抓住敵方最大弱點，勇猛的集中一點，再從後面迂迴，來完成了若干大大小小的有力的殲滅戰；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革命軍事家，最好的領導與指揮。

當我在林彪將軍院裏兩小時之後，我發現這裏不是一個浩大，龐

雜，擁有無數呼喚，吆喝或森嚴的總司令部；這裏是一個簡樸，明確，但有最高實際效率的總司令部。

林彪將軍的特點之一，是掌握着中心，而後圍繞着它，去做極深刻細緻的思考，然後拿到實際中去。他是一個馬列主義書籍的熱狂的讀者，在他初入東北不久以後，在前線上，他有幾天，把「整風文獻」拿出來讀，看，仔細鑽研，特別是毛主席的「農村調查」，而後他下決心，對東北農村作調查，就在秀水河子戰後，軍務十分繁忙，可是他把自己邊唯一的祕書和三科科長，派到農村裏去做調查，他詳細告訴他們，要弄清解決什麼問題——土地問題、要組織農民，在他們鬥爭當中來搜集材料；了解東北的農民問題。他從錦州到法庫，都在研究東北農村關係，當部隊休息下來的時候，他發動大家去做羣衆工作，——聯結着羣衆，成爲他根深蒂固的習慣，他常常因爲別人給他找一個漂亮的司令部住而不高興，他這樣久以來在農村裏住着草房，他要求的條件：第一、有地方掛地圖，第二、有老百姓，第三、如果是冬天的話，他希望熱炕。在戰爭前線上，他時常跟他的警衛員、祕書擠在一張炕上。他身體是不頂健康的，但到現在爲止，我知道他的營養品是當他休息的時候，他一顆顆吃着炒熟的黃豆而已。

在他屋中牆頭上，除了幾張像片，就是地圖。

就在這地圖上所繪下的東北廣大地區上，半年來人民的覺醒與反民主的陰謀，交織起兩條複雜而紛爭的鬥爭的局面，如果這支軍隊不是人民的不是親密的聯結着人民，而又爲了人民，一個穩定而有力的人民的東北，是經不住反動派的狂風暴雨的。半年以內，林彪將軍走過錦州、瀋陽、新民、彰武、法庫、撫順和四平街附近一帶的大平原，在軍事上可以大致劃分爲兩個階段：第一個時期，那時反動派帶着狂妄的銳氣而來，人民剛從十四年長期壓迫下解放，後方敵僞殘餘擾亂，在這時，在肅清敵僞殘餘土匪中，加強與擴大了人民的力量，建立了根據地；後一時期，人民喘過了一口氣，反動派沒得到什麼結果，士氣向下低落，但更進一步向東北進攻，人民組織起來，展開了

保衛民主、和平的自衛戰爭，自從秀水河子一戰，打擊了國民黨的士氣。在民主聯軍建立了吉黑、吉遼、遼東、熱遼四個軍區，軍區司令是高崗，周保中，呂正操，蕭華。大部敵僞殘餘，土匪被肅清，又在自衛戰爭中，使反動派受到斃傷一萬五千人，俘虜七千人，美國長短槍五〇〇〇枝，輕機槍五一〇挺，重機槍九六挺，六〇砲四五〇門，衝鋒槍六〇〇挺，火箭砲、戰防砲、鋼砲、山砲、迫擊砲六〇門，彈藥二百萬發，美國汽車一百餘輛之損失，而且軍事上的優勢，愈下去愈會上升。

「和平是確定的前途。」在陽光照到的桌邊，林彪將軍，用高亢興奮的聲音，確定的說：「但必需使這些反動派不能再進攻，人民可以確信，可以有把握使他們不能把戰爭發展下去。現在我們主張停戰，就是美國朋友和民主人士聽說都有如此主張，我們是歡迎的。但是要認識，反動派只要能打，他一定要打下去，不過他在人民面前將會不斷失敗，想來東北實行獨裁專制是不可能的，但我們知道鬥爭繼續下去，對於人民是愈有利的。愈下去，羣衆就會愈發動起來，這是根本問題，部隊如果離開羣衆就失去了靈魂，一結合起來情緒就會上長。反動派恰恰是相反的。一蓬到羣衆這一個問題上，軍隊會生很大變化的。」

當我訪問林彪將軍之後，在前方的最後一天，我得到消息，一個黎明，從新一軍陣地上，有兩個士兵倒揹了槍往這面走來……。

第二章

西行記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一 人民與戰爭

記者經過漫長的西滿交通線，走向前方。這正是蔣介石在他偽裝的「停戰令」後兩小時就從茂林方向向西滿解放區進攻的時候，……這個前哨戰，預示着又一次向東北人民的挑戰……我沿途處處看到一種東北人民自衛動員的熱情。一週之前，松花江在一夜嚴寒後封凍起來了，我在江邊一家榜青戶王家破舊的草房裏過宿，早晨天尚未明，主人在灶前燒火，在火光中，四十六歲的左爾欽農民馬雲倉和我談起，他原來是抬担架送傷員到大賚縣去，完成任務，連夜折回趕在朋友家借宿，準備天一亮就回家去的。談到傷員的功夫，他突然望了我一眼，說：「……在街上我把我抬的同志放下，我看了看，去買了兩枝香煙給同志抽，……下晚我又買了些乾糧給他吃，……」

他談得平淡，笑得也平淡，但他的形象却引起我一種可驚的感動，這正是東北人民從長期黑暗中走出的新姿態，這使我記起那天在前郭旗所見的事實：黃昏，從伏龍泉火綫上下來的一批傷員進了街。前郭旗街上設有八處傷兵暫留所，我訪問天豐客棧的一處，那裏有十個小孩子，都是兒童團團員，其中一個胖胖紅臉的叫隋聯壁是小組長他們在照護傷兵。這一天一夜，八處暫留所的兒童團員都沒閉眼。一個十三歲的孩子，爲了給一個重傷號喝熱開水，那樣寒冷的夜晚滿臉是汗，從我身邊跑過，一個小孩子伸手給傷員輕輕揩臉，傷員感謝的微笑着充滿忍受苦痛的表情，不想在孩子面前呻吟。暫留所裏，有一個婦女會員在給戰士洗血衣。在炕鋪一角堆着十捲行李，我問隋聯壁：「你夜晚不回家，母親放心嗎？」「母親叫我來。」——就在這

時，門外發生一陣騷亂，原來一個在街上駐紮過的傷員，在昏暗的光綫下，給羣衆發現圍上了。傷員在講述戰場情形，人們眼裏發出憤恨的眼光，——一個老太太端着剛煮好的準備吃晚飯的餃子走來。……

我的任務不是過早下任何判斷，但我確實看到東北同胞在作着這種事，正如同不久前一個負傷戰士在大賚車站告訴我：他們到了一個村莊，——那裏沒有新奇的口號或標語，只幾個小學生冒着冷風，一人攆到他們手裏一顆熱烘烘的雞蛋，他們一接到都哭了，他說：「不能不感動。」在洮北動員民佚時，大家苦於沒有冬衣，一個老頭突然把棉襖一脫說：「我老了，不能去——棉襖你們穿上。」在嚴寒中，他自己光身跑回家去。

我乘着美國十輪卡車在郭爾羅斯草原上前進，我望見大路上千百羣衆，大車帶着灰塵絡繹不絕。我曾經在他們中間尋找着一個鮮明的答案，——這答案當然是關於目前戰爭和人民動員的。以下是尋找結果：一個說：「八路軍分了土地，現在是我們報効的時候了！」有的說：「八路軍是爲老百姓打天下！……」熱情的泉源在羣衆中，熱情的泉源是不盡的，十四年的嚴寒凍不住封不起，現在是噴射，傾洩的時候了，乾安縣半日之間送齊了全縣公糧，家家戶戶連宵打場，一輛大車陷在冰泡子裏，兩夜拉出來，在零下二〇度寒冷中還是往前送，十萬斤糧米送到了前郭旗。十一月十六日，我坐在前郭旗政府，走進來一個短小精悍披老羊皮的農民，他說他叫姜永和，是吉拉圖一個區的翻身會（農民如此稱自己的農會）長，他臂纏紅布臂章，——就是他們的吉拉圖，半夜送去信，天沒亮，雞沒叫，四十輛大車一個不少到達指定地點。

東北天寒地凍，傳說中的關東人是豪爽而熱情的，但是羣衆沒有任何神祕，他們是真正實際主義者，他們眼睛看着世界，他們認識到那裏說到那裏，京白綫上的老百姓說：「我們是裏八路，你們關裏來的是外八路，沒有裏八路，外八路站不住腳，沒有外八路，裏八路翻不了身。」還需要添加什麼玄奧的語句，狡惑的言詞嗎？這不是最確

當說清人民的熱情是怎麼一回事嗎？記者是第二次走上東北戰場，我體會到，在這半年時間裏，與四平作戰時有了顯著不同的羣衆條件，人民在獲得土地過程中，有了變化。關於這一點，我願意再報導一點事實：乾安縣藍子區，羣衆運動發展較遲，五月間分了土地，把窩主的牲口也分了。一個分到一隻牛的農民跑去問農會會長：「牲口算不算咱們的？」會長沉吟了一下回答：「還不能說，你先喂着吧。」後來他要上縣開會，那個農民又來問：「聽說你去縣開會，牲口算不算咱們的？」他說：「等一等，縣上回來再看。」在縣上開了農工大會，會上決定各區都抽幹部幫助藍子區翻身，不久部隊把胡子肅清，那個農民又來問，這次農會會長肯定回答：「現在沒問題，算了。」那個農民沒有響，會長立刻出一個主意：不信，殺一隻看看。農民們合計一番果然殺了一隻，看看，地主也果然沒有表示，他們快樂的相信，這真是自己的了。這是千萬件翻身運動中一個很冷僻的例子，但是誰要是不注意這個實際發展的過程，誰就會忽略了現在同春天的變更；爲什麼羣衆積極起來，——而且明白爲了什麼。馬雲倉那天還告訴我什麼沒有？還有，那就是他在左爾欽分了一垧半地，一匹馬，十石高粱，一間半房屋。他放下煙袋，伸出指頭，和我計算着：明年秋收後他可以剩餘五石糧。這個半年之前的榜青戶就能夠添上兩套新棉衣。

二 蔣佔區的苦難

哈拉海是邊沿地區的前哨，往東就是伊通河流域了。記者從此開始進入蔣佔區，一直到距德惠城垣二〇里地的一個小村莊××屯，並且在農民劉國保廂房裏夜話深宵，聽他們申訴衷曲。災劫的悲苦充滿這些日月，劉國保耳朵有點聾了，他坐在炕沿上，兩眼遲鈍的望着燈光，一隻手伸進糧食囤撥弄着高粱米。他的兒媳婦却搶着告訴我：「老爺子急出病來了！」「你們這裏住過中央胡子嗎！」「怎麼沒來呀，自從春天你們走了以後，這裏就變成胡子窠了，來了就要小雞要

雞蛋，……那天問我要，櫃裏擺着四個，可是吓得我什麼都忘了，問我什麼都是搖頭，他一掀櫃，把四個雞蛋抓起朝我臉上摔來，要不是閃得快，眼睛也瞎了，不管是牆是地，她指着我身旁泥壁說：「敲一敲，就拿鋤頭掘開，硬說你藏了東西，他們什麼都搶，釧鑽首飾，連婦道的綉花鞋都拿走，你看看我們炕上那裏還有一片棉被，身上那裏還有棉衣。」這時她眼上閃着恐懼與憤恨，轉向火炕頭上坐着的老太太喊：「姑啊！你們那裏也是一樣？」他似乎要找到一種證明，這時我看到老太太把煙袋從嘴邊取下說：「你看老潘頭兒媳婦，窮得那裏還穿得上，胡子來了她尋思總不會從婦道身上往下扒，把一件土林布大衫穿在裏頭，把花旗布的套在外邊，……誰知胡子搶了她包裹，她一追，胡子就瞧見土林布大褂，一馬棒打下來，我一抱她，就打了我，老潘頭氣的說：你們還是中央軍，連婦道也欺負了，好挨了一陣馬棒，到底把大衫扒走了……」劉國保突然笑了笑說：「他們就是怕民主聯軍，一面打我們一面說：你們老百姓心眼都向着八路軍，你們去叫他們來吧！……春天，你們走了，這幾個月功夫，地捐就收了我兩回，一回二〇圓、一回三〇圓、一輛大車還要繳六〇斤大豆、六〇捆柴草。」他兒媳婦顯得特別快樂說：「民主聯軍前些天可真來了，他們喊着：「來了！來了！」就沒命的跑，同志們就追——就在草萊那面一個同志，打死一個胡子，還一面打他嘴巴一面罵：瞧你還要小雞吃不！樂得我們拍着手笑。」當她笑的時候我還發現她回想起來難免的恐怖與顫慄。

進入蔣佔區數日，我看見反動派在這裏製造的災害已經有多麼嚴重，人民的臉上除了恐懼就是悲痛，同時也就在這一條邊緣綫上，一道分水嶺，清楚的劃分着：民主聯軍是打胡子的，中央軍是養胡子的，「你沒看見胡子都是往東面跑嗎？」這個結論似的兩句話是二道溝的老頭親口跟我講的。滕老頭吃過中央胡子的話，一回在屯外拉莊稼，別人叫他看着胡子——他說：「我也不認識誰是胡子，一下五個來到跟前，硬把我五匹馬拉走了。」頂有趣是在高家店作戰時候，民

主聯軍繳獲一部份文件，中間有一份可以說是——篇供詞，那是東北政治委員會議上，萬委員（福林）的一個提案：「頃有鄉人來自農村，據稱已收復各縣，民間盛傳當局招收土匪編練成軍，於是狡猾之徒，到處招攬，凡能持械入夥，量其率領人數及器械多寡，餌以頭銜，如某團團長，某某營長等名稱，……」此點，滕老頭講得好：這就是「東洋隊」（偽軍、土匪）投降了「南洋隊」（蔣介石），沿着哈拉海到高家店一綫調查下來，我可以斷言，僅僅在一年當中，蔣介石惡政府不得不依靠穿著軍衣的土匪來統治東北人民了，而自己打自己嘴巴，揭穿所謂到東北來是打土匪的欺騙，因為他在落落的途中，不得不選擇了這樣的夥伴。今天，蔣介石在東北政治上嚴重的失敗，正是在羣衆頭腦中：蔣日，蔣匪同等這一概念，是再清楚沒有的了。東北暫編獨立騎兵第三團，在高家店就勒索糧草、鞋、菜蔬無數，高家店區政府爲了這種搶劫而發下公文給各屯說：「查軍需糧草一項實爲行軍之命脈，一日不可缺者，後奉軍令一再督促，如各屯再不送時，定依軍法論罪。」東北保安長官司令部保安第四支隊在哈拉海，董團長搶了兩個姑娘，一個古連長從附近村莊搶一個十幾歲的姑娘，在哈拉海街上——個馮某過路，窮困住了，就給王連長當差，他有一個十六歲的妹妹給聶佔帶走了。這裏，我記起最近的一條新聞：蔣介石派岡村寧次當聯絡官，大批日本軍官訓練蔣軍，誰如果對這還有一點懷疑的話，我願意再披露一段材料，證明蔣日偽一丘之貉的無恥現狀，這是杜聿明司令長官部的文件：「前偽滿軍軍官經甄審後，優秀而有正式出身，合於服役規定者編入本部軍官大隊……士兵編入補充團，老弱殘廢者送榮譽軍人管理處。」請問這是誰的「榮譽」呢？而對於真正解放了的東北同胞呢？靠山屯一帶把八個農會的人活活釘死在牆壁上，程家窩舖的農會主任劉吡牙子，被虜到農安城裏去殺了，……他們管這叫「殺窮頭」，血滲透了東北土地。

第一巨大恐怖籠罩在蔣佔區，就是抓壯丁，根據在劉家屯調查，僅此三十戶左右小屯，被徵者已二十餘，自七月至現在，已抽走三

批。他們對我說：「如果不是民主聯軍來，從現在到明年春天要抽九批，就把我們抽走了。」下面是高家店國民黨區政府調查三個屯壯丁分配數量及檢查日期的一張表格：

屯名	額數	到鄉檢查日期	赴縣受檢日期
高家店保	二五	十月二六	七月二七
千家園子保	十三		
萬盛發保	二五		

這表上附有一項說明是這樣寫的：由保長親自率領來鄉，並壯丁得携代五家連坐手印及戶長手印。這一個說明，讀者一看自可了然。特別是：凡過去在「滿洲國」當國兵者一律繼續服役，——這比百斯篤還可怕的災疫流傳在蔣佔區各地，現在每次都有成羣成隊的人在押送途中逃亡，「石壕吏」的悲劇正普遍在各地演出，一列火車押送壯丁往山海關內開去的時候，人們從火車上跳下來，有的跌斷腿骨，有的當場斃命，……劉家屯的鄰山東對我說：「這比滿洲國還可怕，滿洲國滿二十年頭才上國兵，三年退伍，可是國民黨從十八歲到四五十歲的都要，還永遠也沒有退伍日期！」他說這話的時候，含着無限的削痛悲苦，望着我。我問：「爲什麼不在沒抽上時就跑呢？」他說：「滿洲國的警察特務都投了南洋，他們把底子都帶去了，——花名冊在他們手裏，你跑到那裏去呢！」可是當我從郭爾羅斯往東初入蔣佔區，十一月二十三日黃昏，黃家堡子附近，大批逃跑的農民趕着馬匹歸來了。潘家屯的潘希玉請人替寫信，他說：「教我兒子回來吧，——你寫上：何區長回來了！」我在高家店看到何區長，長春撤退後他在這一帶打了半年游擊，他拉着別人手說：「我說過，我不會離開你們三〇里，現在我回來了！」

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在高家店參加牌長會議，一個老鄉來此區政府寫介紹信，因為他聽說民主聯軍解放了靠山屯，而他知道靠山屯的

保安隊正是從高家店跑去的，現在他就要把搶走的大車拉回來。在解放靠山屯戰鬥中，新一軍整團連一點也不光彩的當了俘虜了，保安隊捉到的更多，其中有幾個人從一開始就把槍丟在地下，戰鬥結束後，民主聯軍從溝裏搜索到他們喝令繳槍，他們說：「早繳了！早繳了！」檢查了那些槍確是一彈未發。在這戰爭的紛擾中我又發現了一個新奇問題，原來不少的保安隊沒有褲子，是用條棉被像小娃娃尿布似的裹起兩腿，外面罩上條單褲，我真不禁大笑，這就是杜聿明將軍的「北極服裝」嗎？實際是劉國保兒媳家的棉被，被我在這尋獲而已。

第三章

戰壕裏的生活

——一九四七年

六月十日

今天有六十里地行軍，接近了四平。

黃昏出發，穿過樹林，沙溝，走向田野，突然落起雨來。東北方向電閃很急，空中一片片黑雲瀰漫着，投擲着，雨後的風是涼爽的，但一會又是雨，我準備着更大更大的雨，——我知道今夜雨會淋濕我衣服，灌進到脊背上來。我吸了一枝紙烟。果然，雨在黃昏之後驟然狂妄起來，立刻帽子上的水順着臉頰流，地上變成泥濘。公路上的橋都破毀了，每過一次河溝都給淤塞着的大車所阻止，天空一片漆黑，只聽見前面急掙馬鞭，人們飢渴似的呼叫，……工兵們跑上來，抗木板搭橋。往前走，一處深溝，又是人馬淤集，喊叫，兩岸高頭都燒了木柴，火焰劈劈巴巴燃燒着，爆跳着金色火星，從這面岸上看那火光中，一個一個戰士彎着腰迅急跑過的幢幢黑影，——我們也從工兵們支架的木板上過去，馬奮力的爬上泥滑的陡坡，有一個年青戰士披了一條紅色被子在那鮮紅火光中烤火，那是極其動人的情景，吸引我注視。人們都淋濕透了，我發覺從黑夜里發現火光的時候，不少人高興得歡呼起來，可是都急急過去，誰也毫未停留的前進了。

六月十一日

七點半鐘醒來，向東行。

空中有兩架銀灰色美國運輸機慢騰騰向北飛。

我們漸漸走入東嶺，谷中樹叢茂密，入山樑後，完全在叢莽中行走，這里大樹和小樹錯綜羅列，蝸蝸叫着，紅色土岩下流着淺藍的小

河，草地上開着夏夜繁星似的金黃小花兒。穿樹中小路向梨樹壩（密林中一小村）前進，——漸漸看到林下有步哨，林中有戰馬，人們在樹蔭空隙掘着掩體，有的拿乾黃穀草在搭露營的小棚子。鷓鴣在悠然的鳴叫，灰色的野鴿飛落在樹上，——電話綫往各處牽引着，——路上就埋在淺淺浮土裏，騎馬的人在路上來往奔跑，充滿戰爭前的緊張。我跑進司令部（那一所農民房屋）裏去，——幾個師長和政委都在這裏，在農民張貼香煙公司美人畫圖的牆壁上現在張貼了一幅詳細的四平地圖。從偵察部門不斷送來有的是捕捉，有的是自動由火綫上逃跑過來的逃兵，蘇德戰爭中蘇聯管這叫「舌頭」，因為他能把敵方情況告給我們，我跟一個穿美國卡嘰的上士談話，他告訴我一段有趣的新聞：城裏報紙刊載蔣介石三日八時飛到瀋陽，僅接見熊式輝（傳杜聿明因病未見），留一手函發出哀鳴給四平城裏的陳明仁說：「四平乃東北要地，如失守則東北難保矣！斯時為吾弟成功成仁之際，望砥礪三軍，嚴行防禦。」於是陳明仁就召集軍官宣誓死守四平，每晚強迫士兵高喊：「擁護蔣主席」以壯膽，可是喊完後，夜幕一垂，就有成批成批逃兵悄悄向外逃跑，……

我們在一排樹下開始露營，電話綫接通了，和通訊員一齊掘了個避彈室，搭上樹枝，泥土。

山崗那面，清脆的步槍聲和砲聲，前哨戰已經開始了。

夕陽把樹林照得明晃晃的，——林外吹着警報號，林邊掘戰壕的戰士們喊：「小飛機來了！」戰士們最厭惡這傢伙，這傢伙一來就突突亂掃，人們就得隱蔽，大飛機（戰士叫「老母機」的那種運輸機）來了誰也不理睬它，戰鬥機斜着翅膀向下低旋兩次，從我們頭頂上往東南去了。

六月十四日

早起，飛機在村莊上空低飛掃射，——昨夜砲車激夜未停，在暴雨下，泥濘里，轟轟響着從路上過去，頑強的向指定地點前進，預備

進入陣地。現在還丟下有幾輛彈藥車停在那面樹下，也許就是目標吧！我拿冷水洗了臉，在村莊後面走着，我忽然想起兩句詩：

我從泥濘小路上歸來，

炸彈片落在我的身旁，……

我穿過臨時馬廐，看看馬。一看大路已經變成泥塘，窪地則變成水池，——我走向我們樹林中的工事去看看，也可以預測前哨上戰士們是站在什麼樣工事里，昨天一夜雨；他們是够受的，幸虧今天出了太陽。

我在樹林精濕的草地上酣睡了一下，醒來聽到談話聲，原來郭和李跟兩個不知什麼人坐在林中隙地的一堆枯樹枝（露營燒水用的）上談話，我走去，才知道是從四平城里逃出來的國民黨士兵。一個是八八師，二六四團的華中武，可以說是火綫上的光榮起義，前天晌午，他和一個組長在壕邊放哨，他勸說那組長逃跑，那人不幹，他就一槍把那傢伙打死，拚命的跑，聽見槍聲，後面地堡里鑽出兩個班來，追趕了二里地，他最後把手裏那枝美國步槍摔斷在石頭上，跑進一個樹林，曲曲折折才跑到我們火綫上來。另一個是八八師二六二團的趙鴻生，他第一次企圖逃跑幾乎被槍決，第二次他放哨就跑了，跑沒多遠，在一塊菜園裏，一下從障子後面跳出一個人來，啣着煙斗，拿着手槍對準他，原來是我們的偵察員，我們偵察員在火綫上常常冒險，英武，做出比好萊塢偵察片還緊張，驚人的場面，可是從此他就被解放過來了。現在坐在枯樹枝上，他們談話都萬分興奮，特別是華中武把頭上的軍帽一摸說：「一個同志說看你們這倒霉帽子（指船形帽）！我就一把抓下摔在地上，原來我們也叫它做亡國帽的，一個同志說我有兩頂軍帽給你一頂吧！」這兩天，在火綫上他們成爲被歡迎的人物，他們到各個連隊去講話，講四平市內國民黨罪惡行爲，作了一次很好的活的動員。趙鴻生，去年（四六）分過七畝地，國民黨來了被富戶控告爲窮黨，吊在房樑上毒打，押了兩個月零十天，出來；又給抓了國兵，現在他打算回去把家搬到解放區來，——他右眼紅腫得像

桃子，原來他們在城裏常常聚在一齊哭泣，……

下午，飛機在我們小樹林上來回掃射。

我帶了毯子睡在戰壕裏，——樹影在壕口上細碎的搖動，我一支一支的吸着香煙。

從兩個火綫上逃跑過來的人那里，我知道在敵人佔領的城市裏，羣衆的心如同向日葵之朝向太陽一樣朝向我們，這就是這一偉大戰爭的政治因素，——我還記得去年四平保衛戰裏的英雄的人民，經過這一年忍辱生活，該恨的恨，該愛的愛，這認識更加清楚了，在這愛與恨中間交織着說不盡的思念，說不盡的苦痛，災難，說不盡的血與淚，今天，他們又動手，毫不顛悸，毫不屈辱的在去年曾經是避彈室的地方，掘下避彈室，然後聽見一聲聲砲響，堅信着自己的兄弟不久就出現在他們面前了，——血與淚的一年這時會一頁頁從每人腦際掠過，……這就是戰士們流血的意義。

在戰壕裏，突然收到收復安東的消息。

美麗的安東，美麗的綠色鴨綠江，你又復活了，而四平的敵人，法西斯的孽種們，你們在世界上所佔有的時間，在我錶面上僅僅剩下兩點零三分鐘了，那時，人民砲兵就要開火了，我的心在跳躍，我期待著我們自己的砲的嘯聲，因此我願意飛機把目標集中在我們這裏，——你在我這裏盤旋吧！可不要去損害我們的前綫，那掩體裏戰士們活躍的血液，砲手們的眼睛，是在時間一寸一寸移動中，向上昂揚着，向上昂揚着，……當我忘的時候，十二架飛機從雲端飛來，六點三十分鐘，我們在樹枝搭的棚下進行晚餐，——六架飛機一齊低頭朝下掃射，立刻四周充滿轟轟聲響，……我從戰壕口上望出去，從我面前樹根與樹根空隙間望出去，一批一批像水裏的游魚似的掠過樹林，這種空襲一直延長到八點鐘，我們從洞穴中出來，順着田野和林間小路到了司令部，司令員，政委都到火綫上去了，這溝前丟過炸彈，一個哨兵炸死了。我急急往後掉羅林子前進，我正在半路上，八點——這個總攻的時間到了，突然之間，一片排砲，分不出一顆一顆，只覺

得天地都在渾然一片震顛之中，百門大砲，轟然齊鳴，——從砲兵陣地旁經過，隱隱聽見喊放射口令的聲音，射擊在繼續，深藍色叢林裏閃着火光。

後悖羅林子，村邊築有無數步兵工事，彈藥車，馬匹，堆集在防空壕口上的彈藥箱，粗大的繩子，——一排排樹林是深黑色的，四平方向白色的煙霧沖天，敵人企圖施放煙幕來掩蓋目標，不過我們砲彈的煙霧，已在爆炸聲中混成一片，火光中紅色信號彈橫着飛掠而去，也有直向天心，……黑地裏，在後悖羅林子農民房門上看見指揮所的一面紅旗：交通兵在拉着電綫走，我順着一條泥濘的小路插向田地中間，走到柳樹茅子的行列里去，——許多工兵摸着黑在彎着身子挖工事，不少戰士很安甯的圍着木桶吃飯，他們偶然抬頭尋找帶着嘯聲飛去的砲彈，——指揮部就在這條戰壕的一端，那像一間小小的地下室，壁上小洞穴裏插一支洋燭，在黃色光輝裏，我看到戰綫指揮部的政治委員，砲兵司令員，砲兵政治委員幾位將軍都在這裏，他們坐在草堆上，身上加了一件綠呢軍大衣以禦夏夜寒冷。

在火綫指揮所裏，電話鈴一會響，一會響，——一會電話綫給砲火打斷了，……

現在讓我記錄人民砲手的成績吧！昨天，預定砲兵進入陣地的夜晚，大雨滂沱。御手引着馬通過泥濘窪地，一仆一繼，運動受了阻礙。在困難關頭就表現了人民砲兵的素質，是和人民部隊其他兵種一樣，不會向困難低頭，於是拉着巨大榴彈砲，山砲，野砲和彈藥，從飛濺泥海中衝過。前綫部二大隊冒着大雨，只有一門砲因為壓斷小橋翻在河溝中，其餘均按照計劃進入陣地，今天天亮了，這一門砲也拉了上去了。前綫部一大隊的第三砲也冒着砲擊，空襲，飛馬直奔進入陣地，把牽車，馬匹又拉回原來的隱蔽處，只用了十分鐘時間。指導員在後面瞪着兩眼，看敵人砲彈不斷朝他們直打，他喊了衛生員等在身邊，好給他們縛傷，可是衛生員還沒趕來，我們神勇的御手王洪林、丁吉龍、劉福、高治國，已經笑着站在他眼前了。敵人不斷往我

們砲兵陣地上拋着爆破的鋼鐵。我們的砲手從落雨的夜晚到白天，構築着工事。八點鐘一到，——立刻大砲躍動着，同時齊發，火光輝影，轟然一片，砲彈如同千萬隻白鴿閃躍着，突然向敵人陣地飛去。只打了七分鍾時間，從前綫二部陣地向前看，——他們所担负的四百公尺寬敵陣前沿，三座灰礮堡，一處電話局改築的據點，一處礮堡羣，聯結着無數工事，鉄絲網，在一片煙火閃爍下，變作殘廢肢體了。這一陣子，平均一公尺土地爆炸了×顆砲彈，信號彈從前哨陣地上空發出燦然綠色，步兵發起衝鋒了。砲兵們趕緊一步步延伸射程，向敵人陣地作縱深發射，排除步兵前進障礙。在這個溫暖的夏夜，我站在戰壕前頭，懷着從未體驗過的興奮心情，兩眼盯着前面，心中只重覆着這一句話：「這是我們的砲，人民的砲啊！」（我不會忘記，去年在這同一地方，敵人怎樣拿砲打過我們，砲兵不會忘記，步兵不會忘記，我也不會忘記，）十點三十分鐘，指揮所的電話鈴響了：「八點三十分鐘（即砲兵摧毀敵人工事後十分鐘）我英勇步兵突入四平市內。」

這突破口，是從西南聯接海豐屯方向上打開的，火綫上產生了十分鐘突破四平的史得紅的英雄事蹟。史得紅是昨天晚晌才担任排長職務的，發起衝鋒的時候，他與連的指揮失去了聯絡，在敵人砲火猛烈封鎖下，他毫不猶豫的，單獨率領一個排，踏碎鉄絲網，鹿砦，通過地雷，陷阱，交通溝，無數艱難困苦的障礙，炸毀地堡，第一個跳上圍牆把敵人宣傳已久之「永久工事體系」打開缺口，我軍立刻像箭頭一樣前進，槍聲已在四平市區裏面了。去年蔣介石匪幫，違犯停戰協定，以號稱「天下第一軍」之新一軍向四平進攻，也從這同一方向選擇主攻點，四十日不能有絲毫進展，而今天，我們十分鐘粉碎了蔣介石匪幫一切憑依堅固工事的神話。夜深十二點十分鐘從×師來電話：

「入城部隊發展很快，架電話都趕不上。」

不久以後，敵人第二度猛烈的向我們所在的戰壕一帶發砲，二十幾顆砲彈紛紛爆炸。天變了，一次又一次的落着微雨；——我坐在樹底泥土上，大衣的皮領淋得濕漉漉的。和工兵一起掘好一間地下室，

這是一間狹長的如火車坐椅，可容納四人平列坐着。這時，已經三點鐘，黎明晨曦從壕頂露出，頭上榴彈砲彈呼嘯着從高空飛過，我裹了大衣和雨衣在地下室潮濕泥土上睡着。

六月十五日

飯送不到火線上來，戰士們挖工事挖了一夜。

×說：「人要是有一個駝峯打仗就方便了」。大家在戰壕裏笑起來。

一個戰士厭惡的從樹下望着飛機一面飛一面掃射，他說：「這像拉屎一樣！」大家又笑起來。

經過夜晚激戰以後，展在我眼前的四平；水塔，車站，路燈，綠色天主教堂，公園，市政府，已經陷在一片漫天的濃煙大火中，敵人採取了法西斯慘無人道的暴行，凡是我們前進的地方都殘暴的施放燃燒彈，現在那裏在燃燒中。

從指揮所我得到今夜作戰計劃，——火線上情況是這樣的！打開突破口後，我們的幾支尖刀連正向縱深發展，戰士們在火焰裏面，逐屍爭奪，一步步摧毀着敵人鋼骨水泥的永久性工事，今夜一切箭頭都指向——敵人七十一軍軍部，核心工事。我等待着還準備好了的激烈的夜戰。現在四平市西北方向上槍聲激烈，我估計是我們×縱在市內突入。

在指揮所地下室裏，幾個將軍同志在進晚餐。×政委幾天幾晚沒睡眠了，眼珠有點發紅，他痛恨的講：

「他們把法西斯一切恐怖手段都運用上了，督戰隊瘋狂掃射朝後退的士兵，遂採取聯坐法。」

火線上，打開突破口的戰士，看見一個敵兵被他們督戰隊擊斃，帶着網綁他的繩索臥倒地上。在前進中又發現一個敵方下級軍官被綁在電綫桿上打死了的死屍，在戰士們奪下的一處房屋裏，一個厭戰的敵兵懸在房樑上自縊死了，他的全身都變成可怕的黑色。

夜晚，落着星星細雨。

我站在我的地下室外面，忽然聽到×政委高興的聲音，他朝我的隣居，——火綫砲兵指揮所裏面喊：

「×縱已從西北突破。」

我立刻跳出戰壕，×政委站在潮濕的黑暗中，砲兵×副司令也從他的戰壕裏跳出來。不知什麼緣故，他竟然遞了一枝香烟給×政委，我正在懷疑：「在這裏能吸烟嗎？」我想象敵人砲彈會立刻送過幾顆來響一陣吧！他第二枝烟即已塞在我手裏，他似乎發現我的遲疑，他說：「老兵了，總是有辦法。」結果我們三人緊緊把大衣張開，抱在一齊，這個活潑有趣，從江西紅軍時代當砲兵當到現在的人，把頭伸到下面划着洋火抽起烟來。——不久，一架冒夜飛來的敵機在我們背後投下照明彈，閃閃發光。我們聽到四平市內空前猛烈的自動武器響聲。……我們立刻由樹叢裏躍過戰壕，奔向陣地前沿，立刻眼前展開我平生未見過的奇景，——砲火、白煙、在照明彈下蓋滿全城，機槍聲如同鼎沸的水，紅光子彈流星似的往來穿梭不停，——一陣火光閃爍，接着轟然一聲如同掀天覆地一般震懾人心，那是黃色炸藥在英勇無敵的爆炸手行動下，一包接着一包炸響，爆炸手來往如梭，爆炸火光直成一串，……

我站在這裏，我感想到偉大的歷史的火焰，正熊熊燃燒的我，我將溶化在這火裏而一齊昂揚，鼓舞，……我眼望着這樣激烈戰爭，不能一瞬眼，不能一喘息，我默默站在夜空下，默想着那些在火中，槍彈聲裏，爲了全世界的和平、光明、奔走呼號，奮勇直前，浴血而戰的英雄的身影……。

六月十六日

昨夜，敵人五次反衝鋒均被我方擊退。

×師前進，佔領中山公園敵人榴彈砲陣地，殲敵四百餘，斃俘營長各一人，前哨陣地距陳明仁（指揮部）核心工事五百米。

今天，我開始從俘虜裏面得到有趣的敵情消息：

據說昨晚，敵重要電台和電務人員給他們自己的飛機炸毀了，一一並炸死一個團長。敵人在無線電裏向瀋陽的杜聿明悲鳴：

「我們決定死守長官街。」

長官街大概是紀念杜聿明的街，是核心工事所在的街。

兩點多鐘，敵機正在頭上掃射，我彎着腰從指揮所地下室裏出來，看見戰壕邊的柳樹下面蹲着——三下江南首先攻入城子街的××師××團三營營長王連恩同志，他是一個結實精悍的人，他是一個攻堅戰的名手，他參加過去前春季攻奪長春之戰，他告訴我，我在城子街戰場上給他照的照片他收到了，他的到來以及地下室裏的軍事會議使我十分興奮。

六月十七日

我記錄下砲兵指揮所的一段談話：

「兩點五十分鐘，砲兵副司令在打電話：「拿一個連準備三百發砲彈，添加砲戰，——他打我也打，他不打我也打，往鐵路東擺呀！他砲兵陣地往東移我就往東打，往西移我就往西打——，不怕他發現，不怕空襲，就是要揍他——揍得他滿天飛，……告訴我們的戰士，不打的時侯隱蔽好像老鼠一樣，打起來就像老虎，——不怕犧牲完成任務，告訴你呀今天晚上五個團發動總攻呀！」」

六月十八日

三點五十分鐘，美國深灰色運輸機往四平市內投擲物資，降落傘像一朵朵白色水蓮花一樣萎縮着，落在鐵路東紅綠瓦頂的天主教堂附近。我在北平執行部時代，不少次搭乘這樣飛機，當我發現那些帝國主義的美國人虛偽與惡劣的本質的時侯：那時我已經十分厭惡他們，而今天它飛掠戰爭上空，它的陰影是壓在每個中國人心上的，它完全是一條橡皮管，向戰爭災火上澆油，——嵌在我們身上的每一顆子彈

都標記着「USA」，「USA」——殺人的罪證。我憤怒的從戰壕裏跳出來，——在我的桌子（那是橫架在壕口一條枕木，上面搭着偽裝的綠樹葉，我每天在那上面寫字）旁站了一下。空中日光微斂，風蕭蕭然有如初秋。砲兵司令部裏，幾個戰士和一個胖子軍官在玩卜克牌，胖子同志把用過了的一張黑桃A又拿上來，被別人發現，大家嬉笑起來，這是在戰壕生活中第一次看到人們在娛樂。我從這裏想到新中國人的性格是這樣的：他們從貧苦中來，他們十分堅韌，他們知道鬥爭爲了誰，他們十分勇敢，同時他們也知道勝利是誰的，因此他們愉快勝任，……這樣的人是能把天搗個窟窿再把它堵起來的！我彎下腰，斜側身體，像蛇一樣爬回我的地下室，在乾樹葉上睡着了。給槍聲驚醒。

面前有白煙，燒焦的氣息瀰漫着。

陳明仁絕望了，——在焚毀着車站上的糧食。

六月十九日

下午我在戰壕裏，從乾糧袋裏抓着乾黃豆吃，——我發現側翼砲兵似乎在移入新的陣地。我利用飛機向北面飛翔的機會，跑到指揮所去，只參謀長躺在那兒的草堆上。這是一位從長期中國革命戰爭中間鍛鍊出來的將軍，非常年青，極其智慧，善於總結經驗，他的特徵是一支軟皮馬鞭和一隻小皮圖囊，如果這兩件東西掛在樹上，那他一定在這樹林裏工作，他看我來，第一句就說：「今天好消息不少。」從昨晚到今天××師在西南方向上有重大而神速的發展，——佔領女子學校，運動場，中央公園，發展到中央大街即敵人所謂長官街上，和從北面切下來的那一把尖刀×縱會合，直下五道街，造成分割局勢，西北五條街道上的敵人成爲孤島了。××師又拿下了堅固的中央銀行，用炸藥爆炸後，敵二六四R二百多人舉手投降，陳明仁的軍部——核心工事兩座紅樓已被包圍。四平市區的西南部已經沒有一間好房一塊好地，彈穴像篩子眼一樣密，敵人瘋狂的把吉普堵死房門，裏面

拿糧食袋當蕪袋疊作工事，——在我們攻擊威力之下，那一個退下，會無辜的被瘋狂的督戰隊掃射打死，敵人正在他們所有失利退却部分燒毀房屋，把老百姓火葬在裏面，……敵人決心，被我們攻破了。今天俘虜說：敵人發電報埋怨起他們那位志大才疏的司令長官杜聿明來了，說他欺騙了他們，苦守了一個星期沒瞧見一個援兵影子。一會又發電報埋怨飛機也不多呀！遠遠蹲在瀋陽的司令官悲哀的說：「不是不派飛機，沒有汽油呀！援軍走了兩天才走了二十里，路太不好走呀！……」陳明仁核心工事真只剩了個核心了，他就愁眉不展坐在這個核心的地下室裏，一顆顆砲彈槍彈弄得他神情慌亂，眼睛像兩盞紅燈籠，——但這個吸血鬼正在瘋狂讓他的督戰隊殺他的士兵，八十八師副師長彭鐸據說在他的砲兵指揮所樓上被我們砲火擊傷了頭部，…

六月二十日

這是火線上逐屋爭奪中幾位獨胆英雄的事實：

在戰壕裏睡覺，下過雨，冷得我哆嗦得像跳大神似的。總攻擊了，——我們接近了敵人，敵人那面「八——鈎，八——鈎響三槍，我一聽我知道這是指揮槍。我得照顧我的戰鬥組，槍響了，我們散開一看組裏兩人帶了輕花，蓬冬一顆砲彈落在我跟前把我埋在土裏了，——我一挺，站起來跑了，躲在溝裏，一跑一震，砲一停我就跑到班長那裏，他不讓我亂跑，班裏還剩下七個人，我就摸黑去找副班長，副班長爬在那裏，我叫他「班長——班長！」他教我扶起他來，——「八——鈎」「八——鈎」，照明彈又「咻」的一聲亮了，我把他揹下來，他的血流了我一身，弄得我滿臉都是，——又上去揹下巴彥縣的一個大個子，上了藥，找不到担架，隱蔽到牆下，我聽到副班長痛得叫，我哭了。

「打進城，我們打到核心工事打省政府大樓，敵人火力封鎖得真是嚴絲密縫？」我火了罵：

「操他娘！咱們接近！」

「班長喊叫：『李興旺！你幹嘛？不要忙。』」

「炸藥把門鼓弄開了。我衝過去鐵絲網把帽子掛丟了，也沒來得及去摸，一跳跳進了省政府，裏面烏黑烏黑，對面看不見人，我衝鋒式大鉤早就叫上了，我就連喊帶摸，一摸摸着一個，摸摸帽子沒遮是個牛屎帽，我就把他抓過來，我摸了十三個。跟我一道進去還有張永才，他一摸摸着美國大衣毛烘烘的就假說「自己人」，再摸還是牛屎帽——拉來拉去，門口有亮，一看是敵人，敵人吓壞了：「八路軍呀！」猛一拳把張永才打倒，他倆人就在地下抱着滾，末了張永才一槍把那傢伙打死了。大樓很深，王立和一邊走一邊吆喝，走進一間房子，突然跳出三個敵人截斷他的去路喊：「活捉八路軍！」一個過來抱着他被打死了，打第二個，自己槍掉了，我奪過敵人的槍把第二個打死了，第三個跑啦！一會這傢伙帶了七八個一湧湧上來了，王立和就摘下手榴彈打過去炸了，後來敵人也扔過一顆手榴彈——把王立和腿打傷，王立和退了出來。這房頂上有兩個敵人從樓上往下在扔手榴彈，地板下面敵人也往上打槍，他爬回來。

「我不管敵人打槍，一個箭步一丈遠，兩個箭步就竄到一個門前，立刻朝三面噹噹了一梭子彈，打死一個帶鋼帽子的特務營（就是法西斯督戰隊），我前進到門裏，子彈沒有了，——他媽的，這屋裏有三個門，就我一個人，敵人從三面來，不是包圍了嗎？我一看有豆油桶，我就滾一個桶頂一個門，到處翻子彈——翻翻出一箱衝鋒式子彈，這下不怕了，往前進。」

戰鬥英雄，指導員盧錫勳說：

「天快亮，裏面很混亂，敵人我們都在裏面，也分不清楚，實際是佔了一塊，三面全是敵人。」我在後面房裏，中間隔着一條小街。

「天亮，敵人開始反衝鋒了，——敵人從頭上往下扔手榴彈。七連增援上來了，一個排一直往裏通，一個班一下給敵人從後面截斷，李興旺正在那間房裏，這房裏就成了血的戰場了，李興旺說：『同志們，不要緊。』敵人喊『繳槍吧！』，李興旺喊：『八路從來不繳

槍，——早晚一樣死，你們出來咱們死拚吧！』地板下敵人不斷往上扔手榴彈……李興旺跟這個班就在那兒死守着打。」

副營長下命令「固守！——不能撤。」

「整個大樓，幾處起火，地下熱得火爐一樣，我們死守着打，敵人飛機來了，我是又疲乏，又餓，又渴，飛機在左右丟炸彈，我在牆腳下就睡着了，——通訊員葛鳳鳴一閉眼就醒了，在旁邊看守我。敵人從東南角又反衝，葛鳳鳴叫醒我：「反衝鋒啦！」我上去一看沒幾個人守着打，原來都隱蔽在地下室聽我動靜上來了，——我組織了一下：負傷的在後面打，沒負傷的在前面打，我喊：「一顆子彈抵一條命呀！」「共產黨絕對不怕國民黨！」最激烈，最緊張時，一個戰士說：『指導員，沒問題。』我記下他的名字，我說：「我忘不了你，你是勇敢的。」幾箇重傷員哭了說：『指導員！不會扔下我們吧！』我高呼：「死也死在你們一塊。」

「火燃燒着，戰鬥激烈到頂點了。」

「葛鳳鳴跑到我跟前說：『咱倆人也死在一道。』我聽了很感動。」

「太陽到東南上了，敵人從兩面反衝，後面也斷絕了，我心裏有點害怕，自己一想：「怕，有什麼用？有幾個人守幾個人，——再激烈也不往下走，我一走這裏的部隊就完了。」

我走到前面鼓勵大家：

「一顆子彈要敵人一條命呵！」

「一個戰士打退反衝鋒的敵人，繳了一支歪把子機槍，塞滿土，——只有二十粒子彈，放在破洞口，敵人不來不打，問人家怎麼打，我就打，戰士都高興的說：『指導員打得好！』來鼓勵我，我又跑到重機槍那裏去，重機槍還有二百發子彈，我說：「你們作用不少，擋着一面敵人，重機槍到立功的時候了。」我又打重機槍，——敵人從交通溝一露頭，一露頭，我打了一溜，敵人不動了，子彈愈來愈少，還不到晌午。」

「火燒得熱極了，地下把皮鞋燒得滾燙。」

「在後門，我看見劉副營長在火力網那面遠遠朝我招手（那意思叫我死守），我也招招手（那意思是沒關係），這一下我的決心更大了。一看李興旺在後面三十米交通壕裏，一露頭一露頭，我知道他一定是負傷下去隱蔽在那裏，我喊：「把手榴彈不揭蓋扔過來呀！」

「李興旺跪着打手榴彈也能打四十米，他就扔了三十多顆過來。我跟葛鳳鳴抱着手榴彈更高興了，把手榴彈一個一個分開，七連的副指導員帶着鋼帽子從地下室上來說：『我在下面一層守，全靠咱兩人呀！』他鼓勵我，我點點頭。」

「突然，李興旺又從溝裏弄了一箱九二式子彈提在手裏，又從傷員身上摘下三十多手榴彈拿皮帶一網背在身上，他衝過敵人火力網，一下又跑回來了，——他光着熱得流汗的腦袋，跑進來（這裏正是萬分危急，火燒着房屋，敵人一次跟一次的反衝鋒）一挑大姆指：

『我李興旺又回來了。』

我真感動極了，我拍拍他：

「我真佩服你。」

「李興旺跳過鐵絲網，穿過小街，又鑽進省政府裏去喊：『我李興旺又來了。』大家一見真是興奮。他給大家分了分子彈。」

太陽偏西了。

我一看——從我們那面陣地上有一個戰士楞兒巴基的抱一包炸藥往敵人工事那面跑。我喜歡得趕緊回去喊：「我們守了一天一夜，別讓敵人走了呀！」地下室裏面幾個戰士一聽也上來了。炸藥響了，大家抖擻了一下子。——有的說：『砲又響了。』我高興的說：『不是，我們的炸藥。』再朝外看，忽的一下東面敵人的樓房燃燒着了。

「過不久，營長帶九連整個的上來啦。」

「我們五個剩下沒有負傷的集合起來進入了省政府。」

「我一眼看見孔昭貴在看守槍和別的勝利品。把這裏的人也集合起來，組織了一個機槍組，一個步槍組，——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

你，看着怪親的。把敵人搜索完畢，——看那面有一面窗戶，那外面還打冷槍，——我們就從那兒跳出去攻打敵人指揮部（核心工事）。」

我在指揮所看見×師師長，他穿着一件米黃色綢襪衣，他要求再給他們任務，他說：「還沒打過癮。」

從最前面火綫打來電話：「核心工事（陳明仁軍部）全部解決了。鐵路以西還有三幢房子殘敵，在最後肅清。」我望着面前綿延的火光，我想高呼「萬歲！」

六月二十一日

天黑了。東方天空有險惡的雲和閃電。我穿過一片涼森森的樹林，靠着晒白色的河塘行走，蛙聲茂密得很，使我頭一次感到盛夏之夜，熱得很，把皮帶掛在肩膀上，把胸膛露出來讓風吹吹，——在一處河塘邊上，一輛運輸大車在黑暗中翻了車，一個人壓在下面呼喚，從附近戰壕裏跑來幾個戰士在挽救，我又穿入林中小路行走，有飛機來到頭頂上，但是蛙聲吵得我無法聽見飛機馬達聲，——路上運輸車軋軋喝着，也沒人理那隻飛機，我心裏想：這個飛機師三更半夜一定很無聊，不久，一顆照明彈落下來，在頭上熠熠發亮，兩顆小炸彈扔在那面田野上。

六月二十三日

我走在路上，兩架飛機突然朝我飛來，它是那樣瘋狂，兇狠。我躲到柳茅子底下，飛機從頭上低低掠過，我知道他發現我在這一帶了——它轉身再飛來之前，我跑到附近一顆大樹下面。果然，飛機「卡卡卡」掃射了那一片柳茅子。緊緊的，又轉回來。我又急速隱蔽到路旁很稀少很不引人注意的一些小樹下面（四平十里以內不但是人連樹林也是敵人飛機目標），飛機立刻在我右側猛烈掃射開來。它飛得那樣低，我看得清這架美國飛機翼上的每一顆釘子——子彈在頭上咝咝咝閃着一溜溜銀花暴跳的火花，……這樣掃射了兩三番。我躺在乾鬆

鬆的地上朝上望着，沒想過這子彈會打在我身上，——子彈只在我四週嘖嘖把土地打得直冒煙。半小時後，我回到戰壕裏來，雖然榴彈砲在這一帶紛飛，我覺得戰壕真是「安全地帶」。傍晚，田野路上不少隊伍，毫不停息的朝四平前進，我低聲問訊一個騎兵：「那一部份？」他回答。「八六〇」——我想這是決定關鍵的一支生力軍開到了，我知道那個驚人的鐵匠出身的×××將軍，要最後向四平這塊燒紅了的鐵，最後打下他的鐵錘了。從最前面火綫上下來的人，傳說着一個動人的故事，×師一個通訊員，在激烈的火綫上奔跑着。忽然他發現一個被遺棄在地下的嬰兒，——這塊地方，每一刻時間都可能落下從美國運來的滾燙的鋼齒，把這個小小的生命從這個世界上奪去。這個通訊員未加思索，一刻不停就英勇的往那子彈飛嘯着的地方跑去，——那個小小的嬰兒正在哇哇啼哭，……通訊員知道這一定是從敵人燒毀着的房屋裏逃出來的老鄉，給槍砲吓慌，遺棄在這裏的。他就立刻把嬰兒緊緊抱在懷中，冒着危險，追了二里地才在一條淨是彈穴的街道上追到了那個婦女，她一眼見到這個戰士手中的嬰兒，她的親生骨肉，她痛哭着跪在這個戰士面前了。通訊員把嬰兒遞到母親的懷抱裏一伸手指給出城的方向，火綫上的生死戰鬥在等待着牠，他扭轉身就往回走。那個母親追趕着喊：「同志！——告訴我，你姓什麼？你叫什麼？讓我永遠不忘記你！」通訊員扭轉身喊：「我是八路，——我是八路。」這一個普通的通訊員在他的偉大的行爲裏，代表我們向全世界做了一個宣言：

「爲了無數同樣可愛的嬰兒，我們在戰鬥。」

六月廿四日

由於情況的變化，我轉移到新的陣地來了。距離原來的戰壕三里地，一條多年雨水沖積而成的溝壑里。

黃昏，我從菜園間到一片小樹林的墳塋地去觀測敵人。敵人在一排白色房屋前，在忙亂的修築工事。

敵方的榴彈砲，一顆接一顆從我頭上飛過去，帶着奇怪的震動氣流的聲響，落到我背後村莊裏去。黃昏從陰霾中露出一片陽光，照在我身側。乾松變成金色的偽裝樹葉上像一片片玻璃片一樣，我走在一座墳墓旁，——幾日前這裏是步兵陣地，有機槍掩體和蛛網似的交通壕——，在這兒作過戰的勇士們現在移向更前面去了。看看錶，還差兩分鐘，就到下晚攻擊時間了，——我望着，我們砲兵發出勇猛火力，擲往敵人陣地，一處中彈起火，一會，幾處起火了，——好像夜晚遊行的幾束火炬，熊熊燃燒。激戰立刻開始了。

六月廿五日

上午得到一個惡耗，四九團三營營長人民英雄王連恩同志在火綫上犧牲了，幾日前在戰壕邊沿上，我還看見這個微胖發黑的人，他那天是那樣笑迷迷的——就是他，在山東平原上為中國兩個字成爲一個民族的名字，而不成爲一羣奴隸的名字，他不知殺死過多少兇殘的日本人，一次他帶一個小部隊驟然之間和千多個日本騎兵遭遇，是他率領五次拚刺刀，鮮血順着刺刀流下來，擊退了敵人。今天——他長眠在四平了，讓我永遠記着這次戰爭的仇恨！犧牲者是光榮的。

六月廿八日

機關槍在響。

戰士們蹲在不久前是敵人的現在是我們的交通壕裏，唱留聲機，梅蘭芳博士的片子，這種火綫風光讓我感到很有興趣。

往前走，路邊上裝滿子彈的鐵箱和馬屍堆在一齊。

房屋，像經過猛烈的地震或叫嘯的暴風搖撼，紅綠瓦片碎了，紛紛墜落下來——沒一椽牆沒一塊磚，沒有佈滿蜂巢一樣密密的白色彈痕，——這使我們知道在每一椽牆下經過的戰爭，是沒有什麼偶然空隙，或者空白奇蹟的。平常走人的道路，槍響以後是沒有敢走的，因為那總是在最明顯的地方吧！交通壕在這裏把房屋，牆壁的概念都

大大改變了，比如一座房子有時切成兩段，一垛牆下忽然可以穿行過去，——但戰士們一下子就熟悉了這種戰爭的道路。我從此前進，走到核心工事。在這一帶炸斷的電綫突然頭髮一樣從空中墜下來，有的就狼藉在地上。地下到處埋着地雷，我們從一條街口匆促的跳過去，機槍正從衝的那面朝這面打，陳明仁軍部是一座長方形紅色樓房，有一百多明暗地堡圍繞着它，一條蓋溝聯結着他們，蓋溝上突出着黃綠色的通氣筒，——我發現一塊坪場，敵人祕密電台就隱藏在底下。那些蓋溝的出口只有一處，通到陳明仁坐在那兒發抖的那個地下室，——在那出口上堵着法西斯督戰隊的槍口，走到這裏，我立刻想起柏林之戰結束後，人們發現希特勒那被擊得零亂不堪的地下室，——戈培爾就自殺在這陰暗的地方。陳明仁沒有戈培爾那樣舌頭，可是他對他的部下發過誓：「死也不離開指揮部。」

可是陳明仁即然在增援公懷路時也發過誓而首先拋棄部隊逃命了，那麼這一次也就一點不奇怪。當我們無敵勇士逼過指揮所那個晚晌，爆炸聲一聲接着一聲，他逃跑了，留下他的兄弟，特務團長陳明信在這陰森恐怖的墳墓裏，——他們歡喜告訴士兵：「進去吧！這裏就是你們的墳。」可是無辜的士兵是不想真埋葬在墳裏的，最後的夜晚到了，我們的鐵鉗到了緊緊夾着，粉碎這個巨大堡壘的時候了，這時裏面嘩亂了，外面我們的機槍在掃，裏面法西斯督戰隊的衝鋒槍在掃，還喊：「不准出去！」二百多敵人從裏面衝出來，左突右突，就被我們乾淨消滅了。陳明信二十分鐘前，打電話給他的哥哥，他的哥哥知道核心工事一完，人民的部隊就會快一些找到他，也就不准他突圍，威脅欺騙着說：「在裏面還安全，一出來就得死呀！你們瞧瞧，從前咱們那些地堡裏，都是敵人呀！」可是火已經在墓門上燒着了，陳明信又打電話，陳明仁不理睬他了，參謀長在電話裏說得更喪氣：「你們難道比裝甲車還結實嗎？我早上派六輛車去也都給打完了。」漆黑夜空為紅色火光照得通明，我們的部隊衝進了大樓，走下地下室，下面哀鳴起來：「繳槍了！繳槍了！」蔣介石的腦子裏常常幻想着

一座鋼鐵的堡壘可以把他跟死亡隔絕開，——可是，不管他給它取一個什麼名字「核心工事」還是「永久工事」，它的象徵只有一個：就是我在這個紅樓外樹下所看到的一隻死了的小烏鴉，它被半埋在黑污的泥漿裏，它死亡了。

第四章

戰鬥的旗幟

——共產黨員曹緯的傳記

我在這裏要記載的，是一個戰鬪英雄，一個模範政治工作者，一個優秀的中共黨員的事跡。從他這一個人，我們可以知道人民戰爭燦爛的光輝是從那裏來的，我的同志們在火綫上是怎樣戰鬪，——他們帶着多麼驚人的思想與熱情，在那最危急關頭上以一身而決定着一切（勝利還是失敗），在戰火紛飛之下，你會感覺他們的血肉之軀，不是血肉之軀，也不是普遍所謂「鋼鐵之軀」，而只是一句話：中共黨員的優秀品質，無產階級的硬骨頭。曹緯就是這樣人物，他是山西隰縣人，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身材魁梧，二等殘廢，他愛惜的是一把匣槍，部隊的光榮和勝利，他的戰鬪熱情無一時一刻不像火焰一樣旺盛，你只要一想：——肥牛屯冰天雪地裏，他流着血，反覆十六次衝鋒；新站攻堅，他打進城被敵人火力切斷，他在火焰四起的房子裏孤守一天一夜，擊退敵人無數次反衝鋒，你就明白他是一個怎樣的人了。

他在艱難困苦戰鬪中表現了卓越的品質，從他自己所寫的幾句話中可以看出：

「我對戰鬪中的幾點感覺：一、完不成任務，受到批評，屢次叫上級督促，命令下了，強調困難，是種恥辱的表現；二、不管什麼情況，傷兵丟掉，讓敵人刺殺革命同志是極大罪惡；三、部隊情緒不高，我覺得打勝仗好像沒有把握，所以在每次情緒不高，有問題，我總得想辦法；四、討厭驕傲的人，表功，走上層路綫的傢伙。」

關於他的來歷，那是十分重要的，但也只需要兩句話：他是抗戰

時期山東敵後戰場一面戰旗——何萬祥英雄連隊的政治指導員，在東北從秀水河子、肥牛屯、金山堡、保衛四平、新站拉法，一直到去年夏季攻四平，在突擊隊裏，無一次聽不到他熱情鼓舞的聲音。

二

現在，讓我們回憶到那歷史上艱難的時代吧！我們剛剛到達東北，大風雪飛滿天，人民還沒有翻身，我們馬上進入戰鬪。

如果說：一個共產黨員在法庭上、在火綫上受嚴重考驗，我常常想：戰爭不是在勝利的時候，而是在天空似乎還黑暗的時候，還在奮戰苦鬪的時候，也正考驗一個英雄的品質。曹緯在這樣的時候，表現出一個百折不回，忠誠奮發，不顧一切，向前衝鋒，而且愈是困難，他愈覺得這任務是光榮的，而微笑着向前衝鋒。

——秀水河子，是東北自衛戰爭的第一戰，發生於一九四六年二月，那時，曹緯是二連——戰鬪突擊連的政治指導員，黎明即將到來了，他們接受攻佔北嶺的任務。像每次作戰一樣，任務一來，他下定了為黨犧牲的決心，他要求連長組織火力掩護攻擊，他自己跑到突擊排去。敵人在北嶺上建築了工事，集中砲火，把這一帶打得到處冒火。他已經幾天沒睡覺了，他親身跑向陣地前面，——戰士們的眼睛跟着他轉，一面喊：「指導員，你太冒險了！」一個通訊員出來阻止，不準他到前面去，但是為了黨給予的光榮任務，他預先料到在生疏地帶作戰會受多麼嚴重的損害，他堅決跑到最前面，去視察了地形，親自動手佈置了隊伍。他這一種站到戰士前面的英雄行爲，立刻起了這樣一種作用：它像一根引火線，燃燒起來，燃燒出全部勝利。戰士們的情緒沸騰了，他立刻帶着這樣情緒的戰士去攻擊了。衝鋒道路上，他不斷鼓舞大家，——誰都知道，他是一個優秀的戰場鼓動家，因為他不只憑口，他首先憑他英雄果敢的行動，而後掌握着羣衆心情，在關節上，他的話，就變成不可遏止的力量。當他們接近了北嶺，他熱情的高喊：「快到了，——準備好手榴彈啊！」原來他的佈置迷惑了敵

人，他以一個班在正面攻擊，暴露目標，把敵人火力全部吸引在正面的時候，而曹緯出敵不意，以兩個班沿着雪山，從側翼堅決無情的主攻上去了。這一次戰爭就像這一位指揮員的性格一樣，又快又猛，黎明還未照臨，一排手榴彈炸在北嶺上頭，曹緯佔領了北嶺。兄弟部隊從四面八方進攻，秀水河子一場激戰，殲滅了國民黨十三軍三個營，在東北，人民聽到第一個歡騰鼓舞的勝利。

二月裏，敵人進一步向撫順瘋狂進攻，那時大雪下得呼呼的，是東北最嚴寒的季節，我們的裝備十分困難，沒有棉鞋，沒有大衣，但是二連接受任務後，全連十分興奮，曹緯跑到營部表示決心：第一有犧牲決心，重傷不下火綫，第二一定把戰時政治工作做好，第三親自帶領一個排，並不妨礙全營政治工作。他的堅決的意志，影響全連情緒火一樣騰空而起，在紛飛的大雪裏，連夜向肥牛屯進軍，出發前全連一致公決：「為保證東北人民的利益而戰，不完成任務不回來，」曹緯和他的英雄連隊，忍受着極端寒冷，埋伏在雪嶺上的柵羅柞子裏面，準備痛擊敵人，這是曹緯的心是如何激越的躍動，而他的眼睛又是多麼鎮定的望着前方，曹緯首先發現敵人從南山下來了，他緊急的對自己戰士們說：

「這低嶺上有戰鬪啊！敵人往我們這裏衝，堅決打下去，要猛呀！」

他又發現敵人停止在一定距離的地方，佈置火力了，馬上提出：

「敵人不動我們不動，敵人要來，叫他死在陣地前面！」這句話及時、有力，成爲一個誓言，它立刻穿過每一個戰士的心，成爲全體的誓言，這句話——五分鐘後，就成爲以血與生命爲代價，而出現的驚人的實際行動。雪密密的落着——空中壯嚴寂靜得一點聲音沒有，但這是戰爭要爆發之前的寂靜，這寂靜是壓迫人的，曹緯利用這一刻時間，在陣地上順着柵羅柞子跑着提醒大家：「把炸彈蓋揭開，槍上刺刀，頂門火準備好，不好暴露，同志們：聽我的命令，叫衝就衝，叫打就打呀！」

先是一顆六〇砲彈飛過來，而後一顆緊接一顆紛紛飛來，而後子彈叫嘯起來了，複雜的戰鬪的聲音立刻響成一片，面前雪地炸得到處紛飛，一團團黑印子留在炸彈坑上。敵人一個營趁火力掩護向這面山嶺上衝鋒來了，緊張的戰鬪開始了。曹緯却沉着的兩眼一瞬不瞬望着走近來的敵人，他好像僵硬了，不發一槍，不扔一棵手榴彈，老戰士趙樹強，高維德都在悄悄的交頭接耳囑咐新同志：「到時候跟我衝呀！」果然敵人喊着殺聲奔跑着衝上山嶺來了。曹緯看看時機已到來，猛喊：「刺刀，手榴彈，衝呀！」機槍班長早就忍耐不住了，這時首先端起機槍一搜機槍掃死當頭五個敵人，戰士們跳起來反衝下去，一時殺聲、槍聲、炸彈聲響成一團。曹緯和戰士們一齊衝下去，親手打死一個抗機槍的，他奪得機槍，敵人潰退了。敵人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向這雪山上猛衝的時候，曹緯的頭部負傷了，血流下來，他不曾為自己的血吓倒，就不曾為旁人的血吓倒一樣，他還是高喊着：「守住陣地，打垮敵人！」他依然如故在奮勇作戰，火線上每個人都被他頑強意志所感動了，他在陣地上像一面突突搖動的紅旗一樣，在這小小雪山上往返進行十六次反衝鋒，任憑敵人怎樣兇猛，曹緯的戰士立着腳，就是一步不退，展開一幕驚人的場面：趙樹強大喊：「堅決把敵人打下去守住陣地，三營隊伍增援快來了。」高維德衝到離敵人五、六米遠時，他說「炸彈不能打了，和敵人拚刺刀。」他說着便用刺刀殺敵人，子彈快打完了，機槍班長趙大勝說：「不要緊子彈打完了，把炸彈掏出來，反正步兵不能撤，咱們也不能撤退。」臧家禮說：「敵人佔領了我們的小地堡，把它拿回來。」接着一個衝鋒敵人垮了，地堡真到我們手裏。袁世本負傷流了血，他告訴連長說：「我身體沒關係，你們堅決打，請告訴指導員別忘了我是戰鬪模範。」我勇士趙樹強、劉紀太、魯緒樹、高維德、王新之每次反衝鋒都跑到最前面，追擊敵人，二排長王國英負了重傷，他還在說：「二排同志們，堅決衝鋒，把敵人打下去，陣地不能失守。」他告訴副排長說：「二排兩個班你多照顧一下。」副班長谷長勝帶領一個組

打垮敵人幾次衝鋒，他負了傷，還鼓勵大家，堅決不坐担架，咬着牙走下去。敵人反撲到第七次，連長李景雲告訴一排：「二排已經繳了敵人的機槍，你們趕快增援上去，打垮敵人。」一排在密集的火力下，展開了更頑強的反突擊。三排長葛秀甲看見敵人上來，有力的向大家說：「上好刺刀準備好手榴彈，跟我來。」自己跑在最前面，一連打垮敵人三次反撲。一班老戰鬪英雄組長李步昇，帶領本組每次衝鋒在前面，班長負傷了，他自動代理班長，指揮全班，敵人來時，他發口令打排子彈，敵人上來就打手榴彈，一連把敵人打下去五次。敵人的屍體擺在我陣地前面的已有四、五十具，他負了重傷，同志們去拉他，他說：「你們別管我，趕快消滅敵人。」敵人的炸彈在他身邊連續爆炸。他輾轉在薄土狼烟裏，還不斷高呼：「衝呀！」他直到昏迷也在鼓勵部隊前進。一排與敵人殘酷搏鬥，這邊陣地還有連長通訊員和三個傷員，而敵人即拚命衝來，連長對負傷的葛秀甲說：「三排長你是支部委員，是你說話的時候了！」葛秀甲和負傷的高維德、盧培榮，還掙扎着各打了一槍，加着連長一條卜壳槍，三個傷員把敵人打了下去。三排跑着上來，七班長劉宗山叫喊着：「拿出手榴彈，跟我來！」率領全班衝上前去，由膠縣解放過來的鄧玉延衝鋒在最前面，單獨越過一道土坑，一片開闊地，插到敵人的縱深處和敵人拚刺刀。曹緯在這一場驚天動地血戰中，始終是一面旗幟，把敵人打退了，他看到許多傷員倒在雪地上，敵人火力壓頭蓋頂的封鎖，擔架隊上不來啦，他就動員：「往上爬呀！滾呀！頑強呀！」——在最緊張的時候，部隊裏的槍打得混亂了，曹緯就跑到連長李景雲跟前來，噙着愉快的喉嚨說：「你不是學過射擊嗎？試一試呀！」李景雲也是一個戰鬥英雄，他接過槍來瞄準一槍，那面一個敵人撲的翻身倒下不起來了，曹緯就高喊：「瞄準呀！——瞄準呀！」遠了槍打，近了就扭在一齊，撲來撲去，敵人十六次衝鋒，十六次被堅硬的反擊下去，最後敵人把一堆堆死屍遺棄在曹緯的面前，滿天滿地的積雪都閃着白光，如同嘲笑敵人，而空中的雪好像給這場激戰驚嚇，發呆，不落了，

敵人終於在他面前潰退了。

春天，東北的冰雪遲至四月才融化乾淨。

這是，曹緯的臂上瘡口復發。原來他的左臂還是在山東石溝岩戰鬥中殘廢了，沒有全癒，肥牛屯作戰頭部又負了傷，他就到衛生隊開刀治療。不久，在四平展開震動世界的英雄保衛戰，——勝利消息不斷傳播出來，鼓舞了傷口未好，身體尚未復原，正在修養中的曹緯，他悶在衛生隊裏，很不舒服，他渴望戰鬥生活，他想：「去！從新完成光榮的戰鬥任務！再去發揮勇猛果敢機動精神，再去多繳獲，多俘虜，再打幾個反衝鋒，為黨再建奇功，為人民再出力，輝煌戰績再記上幾頁！」他即刻回連隊——回到二連控制趙家溝的陣地工事裏，敵人三次在猛烈砲火下向二連陣地上發動衝鋒，他下決心：「你來我就揍你，——你要強攻，我要堅守。」他就不顧疲勞和戰士們在一齊，不但把敵人打退回去，特別是從四平轉移的時候，二連擔任掩護，——一個連接替一個團的陣地，面對數倍之衆的敵人，一日之間，幾千發砲彈把工事紛紛轟塌，可是他親冒砲火，站在最前面，不准敵人向陣地前進一步。

三

經過漫長的轉移的道路，隊伍向東，逾過了松花江。六月，新站戰鬥時，團裏却已經下命令調曹緯到團政治處擔任組織幹事，因此連長李景雲對他說：「你是團部人，你願在那裏在那裏吧！」但是曹緯不是迴避戰爭的人，而是如飢如渴的等待戰爭的人，他們一齊打進新站。在黨的支幹會議上他說：「我帶突擊排。」連長李景雲在燈影下把錶解下來交給營長說：「先給我保存吧。」曹緯到廚房收拾好手榴彈，通訊員知道他愛用手榴彈，也多裝了幾個。一夜下雨，泥裏水裏，趕緊衝上去，十分鐘打開突破口，打進新站，他不管鐵絲網，堅決衝進去，衣服，臉都掛破了，——這時，他們佔領了十來間房子，幾面受敵人側射，他們衝進去以後，受敵人封鎖，和外面部隊斷絕了，一

一在這緊急關頭，連長李景雲犧牲了，曹緯自動代理了連長。在這時候，天却明亮了。敵人六〇砲把房子打着了，燒起熊熊烈火，機槍聲緊急封鎖着，飛機飛來飛去作着奇怪嘯聲……愈是在千鈞一髮的危急關頭，愈考驗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品質，——堅守，前進，絕不回顧。這就是曹緯的信念，火愈燒愈大，房子燒沒了，憑據着牆，牆倒了，憑據着倒塌的磚堆，磚堆炸散了，憑據敵人的工事，射擊着不退。這時，曹緯從砲火下爬向前面去，一瞬之間他到了最前面，三個勇敢的戰士，跟他在一齊，他有計劃的把主力隱藏在後面了，他鼓勵一個戰士從後面把手榴彈一次又一次運上去，他一俟敵人進攻到跟前，就把手榴彈打了出去，機槍班剩下一個射手了，臨時請一個老百姓給壓槍子，射手看見曹緯在射擊，他也不停的射擊，從上午打到下午，子彈打光了，——地面敵人恰恰這時發動了攻擊，天空敵人飛機向下投降落傘，開始曹緯望着那白色的一朵一朵花似的往下落，他以為是降落傘部隊，這時，顧上還得顧下，情況十分緊張，戰士們有的吃不柱勁了，恐慌侵入到曹緯部隊裏來（這又是一面情況），曹緯當時下決心，告訴排長注意地面敵人，堅決打下去，他自己抓住了一挺機槍——，降落的要是傘兵，他不等敵人掃射，衝鋒，就先消滅敵人。誰知落在面前一片開闊地上的不是敵人傘兵，是一箱箱子彈，他歡喜得跳起來，「不是正沒子彈嗎？」他就派出人把子彈從火綫上搶回來，裝上再打，天空不時落着雨，房子已成一片廢墟，他們在火焰之中，在泥雨裏面，忍飢耐渴，頑強苦戰，這一艱難，危險，在緊張無比的曹緯身上，是沒起一點影響，天黑了，他們希望天黑能送上飯來，結果還是沒有，可是，在曹緯不斷鼓舞下，一個一個戰士還是生氣勃勃，他整頓整頓組織，向敵人發動攻擊，——又進行一夜激戰，我們的部隊從各個方向突破，攻入新站，曹緯帶着部隊從中心大街挺進，攻擊敵人，扔了許多手榴彈，不能攻下來，最後他爬上屋頂把開花彈投進去，敵人終於支持不住而崩潰了，在一九四六年，由四平轉移以後，一直到新站拉法一戰，沉重的打擊了敵人，殲滅敵七一軍一個團，最

後停止了敵人瘋狂進攻，戰鬥結束了，曹緯洗洗身上的血跡和泥斑，他到團部政治處去做組織幹事去了。

四

一個英雄在戰鬥火焰中成長，一九四六年全師的羣英大會上，曹緯被列為第一等戰鬥英雄。在會議上，同志們這樣介紹曹緯：

「他表現出對黨的無限忠誠，參加的戰鬥很多，無法統計。」

當然，對於一個完整的人物，對於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我追求的是比這更清楚的，是他思想發展的路綫。因為我知道曹緯是一個知識份子，但鬥爭的實際把他鍛練成爲一個堅強的布爾什維克。在我研究他留給我們的一部份思想自傳時，我發現，他是不斷與自己的個人意識展開嚴格而激烈鬥爭的，正因為如此，他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眞眞實實的人物。思想自傳記載他一九三九年初入伍時情況：「……梁同志給我看『解放』張同志借三本書給我祕密看（『怎樣做一個CP員』等）……乃參加八路軍，……參加隊伍即當宣傳員，又被選爲分隊長，很樂，積極，……四〇年四月隊伍向魯西挺進，一天七八十里，我掉隊了，別人說話我受不了，又影響情緒，冷熱病厲害，工作情緒，時高時低，」他自己立刻嚴肅的批判這時的思想：「剛入伍熱情，虛榮，故情緒高，埋頭苦幹，增加了一些知識；不斷地受表揚，風頭，提高個人信仰；驕傲自大，上升發展自己，輕視別人，管理軍閥（主義）；受到批評不服氣，外表老實，想爆發；虛榮心受到挫折，懷疑組織，情緒低落，冷熱病。」到山東敵後戰場上，他被調作連隊副政治指導員，他寫：「乃是盼望很久的，積極，工作有了新發揮。」從此他與中國革命鬥爭實際結合，與戰爭實際結合，與羣衆密切結合，他寫道：「贛榆（四三年十月）下來，在大樹又遭敵襲擊，指導員負傷，就剩下我和何萬祥，工作積極、加強。」他發展，進步的道路是驚人的迅速的——，因為他的思想鬥爭是嚴格而激烈的從此他經歷民族戰爭與自衛戰爭兩個階段，他三次負傷，他成熟了，成爲一

個優秀的階級鬥士，他不是以單純的勇敢，而是以高度的階級覺悟，與羣衆密切聯系，從每次火綫上取得勝利，而且他在任何工作戰線上都能贏得勝利。團政委委員李際太同志告訴我：「他在團裏當組織幹事的時候，下去了解工作，別人兩天了解不了，他一天了解得很豐富，回來彙報，有條有理，這很刺激了當時其他幹事和股長」，就因為他熟知戰士心情，他一下去就能與戰士打成一片，當我在×團訪問他親密戰友陳先覺時，他把曹緯的作風歸納在如下幾句話裏：「雷厲風行，大胆潑辣，戰鬥上身先士卒，頑強勇猛，有力鼓動，生活緊張、愉快、艱苦、樸素。」我相信，只有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為自己鍛鍊出這樣優良的人物。

五

一九四七年夏季攻勢，我在四平前綫過了一段戰壕生活，每天每夜，在我眼前展開空前未有的兇猛，激烈的戰鬥。——我知道很多我所熟知的人，正在那大海裏往反搏鬥，曹緯也在裏面，曹緯那時是×團二營的教導員。後來我在秋雨連綿的時節去訪問×團，一個夜晚，在我的炕桌上點着一盞油燈，團政委李際太同志和我說起曹緯：

「五點鐘接到任務，我同後方指揮所前進，那正是敵人大砲飛機最活躍的時候，我們還就心二營上不來呢！沿着交通溝，九點鐘運動到梓羅林子，原來二營的任務是二梯隊，準備打縱深。」

「三營打突破口，紅砲樓，水深，過不去，沒有成功，師裏來命令：『無論如何一點鐘打開突破口。』已經午夜十二點了，時間促不及待了，——堅決改變計劃命令一營打突破口，——這時敵人密集山砲、八一迫擊砲、六〇砲、機槍造成一片強有力的火網，這時團長下命令給二營：『一營突破二營立刻向縱深發展，一營突不破二營接着一營道路打開突破口。』這時二營就從身邊黑暗中開向前去。」

「我們團部在一個小地堡裏，叫了曹緯進來。」

「曹緯進來，提着匣槍，帽子歪戴着，他彎着身子，抬不起頭。」

「我說：『二營無論如何得突開，突不開你帶着突——，你看師讓我們考慮，黎明還突不開，二團三團都擠在這口子上，全師遭飛機大砲殺傷，不得了，——突到最後一個人也要突！戰士突不開組織幹部突！』

「我的聲音是嚴厲的。

「他面色一下變了，他那英雄勁兒上來了，吭一聲站起來。

「『好，我是共產黨員，——我堅決完成任務，我帶六連衝，進不去，不回來見首長，首長握握手！』他和團長和我都熱烈的握了手，我當時說：『祝你們勝利！』他一扭身就衝出去了。

「六連已經上去了，他很快擠上去，他喊：『我帶你們衝！我們打突破口，爭取四平模範連呀！』戰士們一個傳一個說：『教導員帶我們衝。』六連指導員劉振海立刻對副指導員說：『我帶突擊排，我的代理人是你！』一時士氣鼓動很高。他們上去，砲火正急，一營已經打開突破口，曹緯一上去正遇上敵人反衝鋒來爭奪突破口，他立刻率領六連打下敵人，他站在突破口高喊：

「『三連同志不要慌，六連來協助你們了。』

「佔領紅房子繼續前進，發展到四平市內，控制了殺豬場的房子，這時天已黎明。這時四連五連相繼上來，他立刻組織全營分二路衝上去，打下第二個地堡，繳了一挺重機槍，兩支衝鋒式，捉到十一個俘虜，佔領一排樓，再向前是開闊地，地堡，再過去就是六馬路，一片大洋樓了，這時我們團部已經上來，在突破口地堡裏，天將明了，——他呼呼的跑進指揮所來，兇裏兇氣的：

「『報告，六連打下一排樓，往北打白大樓，沒別的要求，給四平模範連』

「我們說：『好。』

「他轉身就走，——通訊員在交通溝裏看着他都說：『你看教導員多好！』

「曹緯回去馬上組織攻擊，二十分鐘時間裏，我們聽到前邊咕隆

——咕隆兩包炸藥響，不久曹緯派通訊員來報告：『六馬路七馬路口的大樓拿下來了。』這一座是當天所佔領的第一座樓拿下來了。這一座樓是當天所佔領的第一座樓，如不佔領對全師影響都很大。

「白天了，敵人飛機掃射，榴彈砲打，——一砲把我們指揮所打亂了，——統計幹事當時就犧牲了，……」

「這時曹緯帶着一個連英勇向敵人陣地插進去了。」

「我們考慮受敵人側翼射擊的危險，叫他停止在大樓那裏。」

「剛出太陽，營長，副營長，都給炸昏倒到指揮所去了，只有曹緯在這裏。敵人很快向六連陣地組織火力反擊，一陣山砲打一團黑烟，八架飛機也一齊昂着頭飛過來，同時，三輛裝甲車，三百多人來衝鋒了。火綫激戰中，曹緯在樓上，奮勇高呼：『沉着點，堅決把敵人打下去！』『只准前進一尺，不准後退一寸呀！』這時戰士們紛紛響應把裝甲車打毀，三百多敵人停止下來。曹緯從樓上看見敵人運動，他就拿步槍從窗口——一槍，一槍，向敵人射擊，——就在這時，一顆子彈打進肺裏，他很快就犧牲了，……」

六

曹緯光輝燦爛的生活，開始在火綫上，結束在火綫上了。

但，今天，我們都看見了這一鮮明無比的事實：我們在勝利着，去年夏季攻勢，正是東北戰局轉折點，從那以後在廣闊的中國人民戰爭戰綫上，曙光照臨着我們。我們將牢牢記着，勝利是從艱難困苦當中生長出來的，是成千成萬人民鮮血與生命所創造的，是無數優秀的共產黨員，堅強不息，前仆後繼，衝鋒在前，退卻在後所創造的。無數曹緯式的英雄在生長，我看得很清楚，他的名字永遠活躍在全軍心目中。在他遺留下來一本紅色封面「戰鬥英雄紀念冊」上寫着：「打破個人利益，服從黨的利益高於一切，以愉快的心理為黨積極埋頭苦幹，隨時準備犧牲自己性命，貢獻於偉大的革命事業而奮鬥。」我看着這一行字，——我又看到他那活躍的眼光，我又聽到他那堅定的聲

音。他留給我們沒有旁的，留給我們的是一條路，他留給我們是一條沒有走完的路。

讓我們記着：

「我偉大的祖國那一天能由黑暗轉入光明，我親愛同胞那一天能過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願望選擇自己的政府，依靠我們的努力來決定。」

毛主席告訴我們：「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吧！」

一九四八年，為紀念「七、一」寫於哈爾濱

第五章

新社會的光芒

——一九四八年

一 漂河口雜記

「他們讓我深知——我們是怎樣走過過去這一段道路的。」

去年夏末秋初時節，我上前方去採訪。當時敵人還佔有吉林、東滿便無直達鐵路線，到蛟河就得從松花江裏航行。可是正趕上江上軍運緊急，我不得不順着松花江東沿起早步行、穿過長白山餘脈、經四道溝、頭道溝、恒道子、漂河川、南木條子、荒溝、樺樹林子等等富有東北地方色彩的地點。秋初正是東北雨季，我們行走着，忽然在懸崖上，望見一片松江，忽然又降入密林、深谷、走了不少搖頭句子，紅眼哈塘、山中出水獺、鹿茸、黃皮子、蛤什蟆、有虎、有熊、草一封塘人們就該出獵了。這是上前方去最艱難的一次了，我們每天住老百姓家、自己燒飯，與老百姓親密接觸，因此也是最有趣味的一次旅行。頭天落了雨，九月二十七日，就在泥濘中走了一天。

山上處處紅葉，遠近錯雜，真是彩色斑斕，下午翻過摩天嶺，從森林中下降到一片狹長山谷中來，就到了頭道溝，借宿在梁村長家，家極貧寒，三間屋一間已坍塌，中間一屋燒灶做飯，裏面一間村長住，把一鋪炕讓給我們，正是中秋節前一二日，林子裏天黑得早，刻湧出一輪明月，照耀窗外小小菜園，一切菜蔬都成熟了，我們匆匆燒了飯，就坐在屋裏，雖是夏天，屋裏還放設一巨大火盆，燃燒木柴，柴烟很濃，他們在上面燒水，吸烟，村長是個青年，留着洋頭，天黑的時候，他還在一間明燈亮燭的大房間裏開會，處理×縣戰勤隊月前寄存一輛壞了的大車，後來傷兵下來，緊急需用就套上送上縣去了，現在縣戰勤隊回來要車，討論很久，得到了解決，他才回來了，

不久，一個青年農民昂然走了進來，朝我們這夥穿軍衣的人打了個招呼，我一看他一隻眼是玻璃花，我很想了解這一帶情形，就和他攀談，他却很善談。

去年這裏一江之隔，江西就是敵佔區，封了江，敵人常常溜過來打槍，白天黑夜不得安寧，因此江東江西羣衆是血肉相關。

去年年底，江西幾處得到解放，全村非常高興，就組織學生去「歡迎新解放區老百姓」。

談到這裏，他就引出一個人物來，那就是隔壁的王木匠，這木匠四十多歲，一直耍手藝，解放後，大家想給孩子們辦個學校，一合計，全村裏學問最好的還是王木匠，木匠就被選當了校長。要歡迎新解放區，他就做了些旗子，排成秧歌劇，帶學生過江去了，到處演劇宣傳。新解放區羣衆，從暗無天日中解放出來，餘恨未消，却指著那倆扮演蔣介石的說：演得真好。可是國民黨諜報隊報了告，國民黨就糾合些武裝土匪來襲擊，那天他們正在場子上演，四處響槍，就把王木匠擄去了，把他一手刺穿，鮮血淋漓，兩腳凍壞，光着脚一步一雙血脚印，不知給帶到那裏去了。這個青年農民說：村上人都念着他，現在大家養活木匠一家人。

這個故事，引起我十分注意，好像說書的剛說開頭，正引人入勝，却停止了。

我就盤問這個青年，他姓于，他說村長是他姐夫，我記起剛才進口出口那個畫了眉毛的女人一定是他姐姐。他說他不久前報名參軍，已經到區上集中去了，今天，區長說：「你回家過個團圓節去吧過了節就出發了。」後來，他又說起從前他是這一帶出名的獵手，我就問他入山行獵危險不危險，他忽然笑了笑說：「我十四歲，就常常給抗日紅軍送信。」「什麼抗日紅軍？」「就是共產黨領導的，那時候，日本鬼子山林隊一出來，我就趕緊往南山裏去送信，順着大林子走，人小，誰也看不見，紅軍就放了卡子，一下子就把小鼻子除掉掉了，那個時候，楊靖宇就在這山林裏，老楊，爲老百姓犧牲了真是好人。」

他前後這兩段話，一句一字送進我耳鼓裏，都引起我激動，——我才知道這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山村，就在這荒涼的地方，用血寫下了東北人民過去和現在的鬥爭的歷史。吹燈後，月光照到我臉上，山谷間如此寂靜，我却很久未能入睡，血的鬥爭歷史一頁一頁在我眼前展開來。我記得最後問過老子：「你們區政府在哪裏？」他說：「在恒道子。」

從頭道溝到恒道子，本來只有一山之隔，但那山太高了，一上一下數十里，沒人家，我們還是順着溝走，中午就到了恒道子，那是一個大鎮，有賣酒賣飯賣江魚的，我們本想打打尖就走的，可是天落起雨來了，只好住下。在市外找了個住處，那人家院裏種了向日葵，白菜，院前就橫着晶瑩清澈的漂河，河那面是一望無際的綠色巨山和森林。雨霧籠罩了漂河河面，打魚人在水面上影影綽綽，看不清爽。房主人在杵稻米，製中秋節的乾糧，牆上掛着滿是紅辣椒，有一個十二三歲的朝鮮女孩，叫芭烏的，黃衫，白裙，常常到這屋來跟幾個孩子在坑上跳着，唱着。

突然進來一位五十餘歲的老人，清瘦得很，留有一部黑鬍鬚。他瞧見我們像特別親熱，寒暄起來，他告訴我他姓許名希晉。

反正外面落着大雨，我們就坐在窗下緩緩談起來。

他有六個孩子兩個大的都參軍去了。他單單跟我講他二兒子許雲起的事情，我看得出他是多麼愛雲起，他說他滿二十歲，高大結實，他反覆的悄悄告訴我：「人真好，那裏都說他好。」他跟區委的王政委當通訊員，他回家來，身上揹一支大槍，還帶一把匣槍子，真像個軍人，許希晉說到這裏兩眼笑得迷起一條縫，可是，他在江西沿二十家子那次殘酷鬥爭中犧牲了。

他說他犧牲得非常英勇，被國民黨反動派網在樹上，由刺刀戳死，他還破口大罵。王政委一面抵抗一面退到江邊草塘裏，死了還坐在雪地上，睜着眼，一手端着一支匣槍。

我問起這慘案發生的原因，原來和頭道溝王木匠是一回事，他們

去開展新收復區羣衆工作，正在演戲，突然遭受了襲擊。

我了解當時松花江東部邊沿鬥爭的情形，襲擊解放區人民的不是別人，就是這一帶反動地主武裝，被吉林的梁華盛，編爲「忠勇隊」「華盛隊」的特務組織。許希晉說慘案發生以後，沿江的人都震怒了。從那時到今天，傳遍了松花江東西兩岸。許雲起的遺體搬了回來，就放在院裏，渾身被戮了六七刀，許雲起寧死不屈，凍得鉄棒子一樣直挺挺的，棺材都放不進去。從此許雲起的母親——一個和善的一頭白髮的老太太，天天想念兒子，常常從夢中哭醒，說夢見雲起，雲起說自己是凍死的。我聽到這裏，眼望着白茫茫的漂河，心中浮起無限仇恨，我深刻了解了在這一帶荒涼山中，人民與國民黨反動派做了多麼堅決的生死鬥爭，犧牲的長眠地下了，只那一步一雙血脚印的木匠，不知到那裏去了，我總覺得有一天還會出現似的。不知什麼緣故，在這一帶談起二十家子這個慘案，還流傳着：有個張指導員給敵人把心挖去了，這只是傳說而已，調查不清楚，但由此可見，這件事留在人們腦子裏是多麼慘痛，多麼仇恨。於是犧牲的在前面犧牲了，活着的在後面更堅強起來，火，只能把鉄煉成鋼，却無法把鉄燒爲灰燼，那個有一隻玻璃花眼睛的姓于的青年，十四歲給楊靖宇送消息，今天拿起槍打蔣介石，這行爲不是十分自然嗎。我這裏記起廿六日宿營在四道溝，從一塊黑板報上看見：

「蘇爾哈訊：這次擴軍，蘇爾哈十天就有十名青年自願報名參軍，農會主任焦有芳。自衛隊長鄭有財帶頭參軍，他們提出要完成一個班的口號。」

許希晉有事走了，黃昏才回來，又坐在我身邊，我安慰他，他却說：

「同志！革命還能怕這個。」

我看見五十餘老人眼中的怒光，他繼續說：

「往後能拿槍的就去當兵，給他哥哥報仇呀。」

恒道子這一季自動參軍的有四十多，其中尹光書弟兄三個——這參

了軍，我想這就是蔣介石匪幫用血腥慘殺所動員起來的。

許希晉當時分到了一塊稻田地，可是當時他還沒那樣快就富裕起來，他摸著身上的衣服說：

「這還是雲起的衣服。」

我看那是用半舊花格毛毯縫製的短褂子。

第二天黎明，鷄啼，曉霧濛濛，漂河如同披了白紗，我就登程出發了。

但我很久很久怎樣也忘不了漂河口兩日兩夜，所見所聞。秋季的仗打完了，已經滿山滿谷冰雪，只有杉松亭亭而立，青綠可愛。我很高興，又從這山路上回來，這回坐的是汽車，當晚又住宿在恒道子。這時情況却不大相同了，早把反動派打得滾到遠遠的地方去了，他們血腥的手，再也伸不到這裏來沾污我們的松花江，長白山了。人民在艱難的，天空似乎還黑暗的時代，付出了血債，現在得到了愉快的代價：在哈什密，我看到人民正在努力組織生產，農民老子家小姑娘參加兒童團，穿著單褲也要去放哨，小孩子的熱情，責任心是多麼頑強，她家分得一塊八畝地，她們說：「好好種上二三年，棉衣就都穿上了。」在二道甸子，我坐在農民合作社火爐旁，他們組織了打獵生產，前天打了一隻巨大的馬鹿，一隻黑瞎子，一個農民到合作社來出售他的狐狸皮和黃皮子。

我們知道，去年這一年。東北局勢有了多大變化，今天我們在勝利中前進。吉林那區釘子拔除以後，東滿有了直達鐵路綫，我很少再有機會走那艱難的山路，但我又永遠不能忘記他們，因為他們讓我深知——我們是怎樣走過去這一段道路的。

一九四八、「八、一五」三週年

二 新社會的光芒

我最近第三次旅行西線。

第一次，一九四六年春末，到洮南，不能前進；第二次是同年冬

季，蔣介石偽裝宣佈「停戰令」後兩小時，就從茂林方向發動進攻；這一次不同了，我從哈爾濱出發，沿着巨大弓形交通線，由嫩江到遼河直達四平。最近一年多以來，我們每個人有一個概念：「勝利！」勝利，從艱鉅的戰爭中得來，對於我們，除了戰報上的數目字，還有我們所走的距離一次次增遠了，在這樣旅途上我從人民的臉上看見勝利更輝煌的意義。

哈爾濱甕虹橋畔的路燈明朗的照着我們，——我不知道是第幾次從這裏出發到戰場去，但這燈光却是第一次照耀着我。在過去這三年裏，我坐過多少不同的車箱，我在深冬乘過無暖氣、無燈光、無玻璃的車；雪落到臉上，列車在一個車站可以停上半夜，那是我們艱難的戰爭時代，人們眼向前看，誰也沒埋怨過。現在還是戰爭，但生活上像過去那樣艱難的時代過去了。今天，月台上擁擠着旅客，走着說着四月的夜晚，使我覺得大家都一樣幸福。最引我注意的是堆積在月台上待運的貨物，——我每一次都看看那是軍運還是商運，來測度交通對於私人商業運輸關係密切的程度，這次我免不了也乘着朦朧的光綫辨認票籤，我發現這是大批運往白、洮一綫的商業品，——後來我在車箱上，和不少這樣的商人談話，他們認為恢復了十幾年沒有的經商自由——還有一部份是慰問品。從後方到前方，這就是我們正常活躍的社會生活，經濟生活。列車從遙遠的牡丹江，把旅客帶向西方。哈爾濱輝煌的燈火漸漸遠去，在馬台洛煙草氣味中，我和一個電業工人談話。

他說「我們昨天剛從××修理電路回來。」

我問「今天呢？」

他說「今天又去修鄭家屯到四平的電話。」

這是一隊普通工人，——跟我談話的，是個高大而年老的工人，他腰帶上掛着鉗子，衣服簡陋，甚至還戴着一頂舊式的「國兵」帽子另外一個穿大衣的年輕工人生氣勃勃，肩上掛一支三八步槍，快樂的走來走去。每到站頭他們跑向火車頭去喝涼水，吃着簡單的乾糧。可

是我從心裏感謝，正是這樣普通的人，他們像醫生治理病人一樣，從戰爭手裏修復着整個社會。原來凝固在蔣介石統治的飢餓黑暗中的地方，被解放了，忽然這個城市，忽然那個城市，電燈亮了，電話通了，工廠的馬達歌唱了，全城人民的心一下開朗了。那是因為有這樣一批一批人，在無數風雨晴陰不定的日夜辛勤工作的緣故。

一位縱隊的政治委員寄給我一封信說：

「……由於軍隊的努力，一百萬民夫三十大車勞力的結果，因此開原已經一片光明了，我是電燈光下給你寫的信。……」

是的，像過去那樣艱難的時代過去了。當火綫上一聲槍響，倒下了一個敵人的同時，我們正在新的奮鬥喜悅中，建樹一個社會。

對於我們，——最好的條件正像他信裏所講的萬眾一心的努力奮鬥，而人們在奮鬥中有了新的目標。在齊齊哈爾，我恰巧碰上遼北省閻寶航主席。我發現這一位在南京下關被國特毆打流血的人，現在年青起來了，他正沉浸在巨大的羣眾快樂裏。他把農村見聞告訴我，說這次在糾正土改中某些過左傾向時重新劃分階級，劃回一部份中農，退還財物，有一個中農拿着紅臂箍（農民管它叫「階級」，是基本羣眾的標誌）說：「什麼都不要了，有這，一輩子就行了」。後來，在旅途中，一個長嶺縣農民，稱贊團結中農政策說：「他們沒吃過剝削飯。」今天，百分之九十是有力的團結了。第二日，日光照耀在臉上，玻璃窗外，一片黃色的西滿大草原，使人想到古代一片無垠的瀚海，平頂的泥色小屋，寂寞的冒着煙。可是就在這草原上，人們也扭轉了世界。在我身旁坐着六十二歲的遼源縣雁翎區義順村老農民王山，他臂上纏着紅布，這一天，在這一節車箱上到處閃着耀眼的紅布王山扛一袋鹽回家生產。他娓娓而談：前年他家是解放區，他是農會組長，國民黨來了，地主告發他是窮頭，打官司一直到縣裏，處罰他七石糧，對於貧僱農這等於判死刑，還搭上路費五千多元，他就完全絕望了。等到去年一個夏季攻勢，他家鄉又解放了，他只當了農會宣傳委員。他對我說：

「將來抓着蔣介石怎麼辦？」

我嚴肅的聽這個農民對那個舊中國的統治惡魔的判詞。他說：

「像拉駱駝一樣拉着他鼻子遊遍全國，給大家看看，讓我們一人拿他針鼻大一塊肉也好。」

被這種巨大仇恨燃燒着的不只王山一個人；我發現這車箱裏，——每個帶紅臂箍的，都有每人的血淚史，過去的血淚發射出今天的光芒。

看吧！車到茂林了。車還未停，一對青年夫婦揹着包袱，透過玻璃窗朝外望着叫喊：

「茂林！一年沒來啦！」

這聲調，這語氣，充滿久離故土，解放歸來的感情。正如許多戰線上當我們把敵匪驅逐了的時候，村莊還冒着烟，農民們流着熱淚從樹林中回來了。一個長嶺縣農民馬上告訴我：前年敵人佔過茂林。我問以後怎樣呢？他說：「反正兩個心眼，窮人盼八路來，富人盼八路別來。」那時在燒殺搶掠的恐怖下，無數羣衆拋鄉離井，逃向解放區，現在他們又重回故土了。故土取得了寧靜與和平，但戰鬥正展開在我們的前面。在透昭，灰色的美國飛機襲擊我們的火車，車頭擊毀了，旅客的毯子燒着了，碎玻璃紛紛落在脚下、電話叫通了，一輛火車頭從白城子急速開來，繼續不停的前進，鄭家屯車站一帶好像發生過巨大海嘯，炸彈坑穴如同犖頭翻開了土壤，坎坷不平了，但誰也不會相信，——那岌岌可危的站台，好像一顆炸彈就會炸塌它，它却始終站在那裏，是活躍的心臟，整夜整夜，車發出去，車開進來，人們到處以頑強意志在和敵人作戰。記住我們臉上的微笑就是敵人的失敗，但這種微笑被我到處發現，——王山跟我說：「急着趕回去下地。」我永遠記得夜晚鄭家屯車站熙熙攘攘人羣中，這個六十二歲的老人走去的背影，我想：土地在等待着他，還有什麼比這再充實的嗎？！很好，地氣還沒過時，清明剛過，這幾天不時飄着細雨，……順着廣闊的遼河往東走，不少農民趕着四匹馬的膠皮輪大車，滿載棉花

籽呼呼迎面而來，我問的時候，他們吆喝着答道：「發給老百姓種的呀！」這一帶領導上在組織大家種棉，種麥，——眼前一片低垂的天空，一片溼潤而遼遠樹林，田野綠了。

現在，我要記載的是我所遇到的另外一件事，在鄭家屯那個夜晚，我坐在一個縱隊辦事處的桌旁，桌上擺着一束一束由郵政車從遙遠地方帶來的信件，——貼着紅色的繪製着毛主席像的郵票，貼着綠色的李兆麟將軍的紀念郵票，從後方源源寄到戰鬥的前綫去。這些都是家信，——有的是父親給兒子，有的是弟弟給哥哥，中間有一封是這樣寫着：

「現在正是英雄造時勢之秋，望我兒工作加強，不要退步，堅決的把命幹到底，這就是幫助父親的一生忠厚，也是幫助父親的一生願望。」

還有一封信簡直的說：

「去年種一垧半土地，都收到家中了，今年又分了一垧半，農會都幫助種上了，吃燒不愁，望你在前方努力向前工作。」

這是從松花江北岸扶餘縣寄來的信，這些信帶着多麼濃厚的親人的情意，帶着多麼豐富的新社會的內容，——我們可以想到無數不同的日夜，在多少處不同的農村和城市，父親想着他那英雄的儿子，弟弟想着他那英雄的哥哥；而後，從各個不同的地方把濃厚的情意寄向同一的前方，而後，在英雄們的心裏，在火綫上化成巨大的力量，撲向敵人。這說明了我們在進行着什麼樣的戰爭？我們進行着從前方到後方，有國家規模的戰爭。——當我坐了幾日夜火車，而坐在桌旁，看着這些信件的時候，我嚼着其中的語句，——這裏說明一個問題：老人們把愛自己的兒子跟愛這個新社會結合了。我跟着部隊作戰的時間，共同經歷過天空似乎還黑暗的前年冬季的艱苦，也經歷過勝利緊接着勝利的去年夏季的快樂，我認識了不少戰士，我用一句話稱贊他們，他們堅如鐵鋼。這夜晚，燈光照在這些信件上，我又理解他們是多麼溫和和多麼柔情了。

再經過三天旅程，我在四平那綠色的郊外，和戰士們相處一起了，四平從魔手解放後，已經開始繁榮了，電燈亮了，黑漆漆生活結束了，這是經過幾場激戰的地方，四平因此成爲世界知名的地方，營養導員走在路上告訴我：前年他們保衛四平的工事就修築在那面崗嶺上，是的，前年戰士們在那裏餐風露宿，在那裏射擊，也有的在那兒倒了下來，——現在工事長了青草，在它旁邊阡陌縱橫，無數的木牌插在土壤裏，上面寫着分得這塊土地的人名，從前要窮人的血和淚營養的土地，現在有了真正的主人。而住在這一帶的戰士們呢，——他們的名字同樣被寫在木牌上，不過是插在松花江以北的遙遠的，遙遠的土地上面。

讓我們來認識認識季孝亭這個普通的戰士吧！

他活了卅多歲，他的苦處就像海水一樣深，他斜披着子彈袋，站在我面前，話還未說淚就流下了腮幫，——他從舊社會裏逃出來就像從狼窠裏逃出來一樣，把祖母的性命，父親的性命都喪失在狼窠裏，剩下母親攜帶孤兒到處乞討度日，飄洋過海，落在海裏又撈上來，在海面餓了三天三夜，才從山東流落到東北，可是前面等着他們的，依然是無邊黑暗，只有到了廿七歲那一年，陽光才豁然照到他們頭上，——他一見八路軍立刻就參加了，從那才穿上完整的衣裳。因此他從來沒覺得戰爭當中的艱苦，超過他從前那種艱苦。有一次順路回家（穆稜），母親一見臉色變了問：「怎麼回來了？」同行的戰士趕緊插進去解釋：「是經過了上級允許的。」他問母親：「分了土地沒有？」母親指給他兩垧土地，一間半房。從那以後他日夜在前綫奔走，冬季殲滅四平敵人的攻堅戰裏，他帶着輕傷，英勇作戰，——我臨走問季孝亭：「要不要我帶一封信？」他笑嘻嘻的說：「從前我掛念有地無人種，後來由後方來信，我知道農會照顧咱們，管得樣樣都好，我還寫信做啥？」黑龍江來的姜新富，才十九歲，他對我說：「關裏來的老大哥，爬冰臥雪爲了什麼？咱們翻了身不應該去幫助老大哥嗎？」在這次旅行中，到處聽到這種語言，這些語言都是不可遏

止的力量。

誰都應該想一想，在這短短時間裏，我們經歷了怎樣巨大的事變，這個變是從最艱苦的時候就在變，可貴的，正是在最艱苦的時候，我們創造了光明。當我們這裏是白天，美國正是午夜，那是自然條件的關係，一點也不奇怪，但在東北廣大原野上吹起溫暖的和風，而長春和瀋陽暗夜的寒冷却凝固不破，這是什麼關係呢？在我們這裏，一切爲了鬥爭，勝利，一切欣欣向榮，如果說火綫上一聲槍響挑破了舊世界的黑暗，工廠裏的機器聲，春耕綫上的吆喝聲正是曙光升起中的歌聲，而蔣介石的末日是早就找不到一點光輝了，最後的結果只有一個，不會有兩個，那就是光明永遠消滅黑暗。我的旅行沒有結束，新社會的光要是照向更遠的地方，我們的旅程也應該向更遠的地方。……

第六章

錦州之戰一角

——一九四八年

一 第一名旗手

暴風雨勢的總攻前夜，記者從城南女兒河山地，眺望錦州一片黑霧沉沉，中間有兩處火光閃閃發亮，幾顆紅色曳光彈，突然跳上天空，一下子又散開來。復仇的砲兵部隊，正默不作聲，推着車輪，從我身旁進入陣地。步兵們不願炸彈在空中呼嘯，從樹樑下鑽出來，捏熄了袖筒里的香煙頭，向女兒河小凌河之間的開闊地開進。這時，我深感到：經過兩年苦戰奮戰，今日面臨決定東北全局一戰的戰士們興奮、光榮、歡悅的心情。第二天，第一名旗手洪振聲，在總攻的最初十五分鐘內，以他動人的英雄行爲，更公開揭示了這種光輝的心情是怎樣一回事。

十四日早晨，我在前線戰壕里，等候總攻時間，總攻時間——「以霧消散爲標準」。「威揚部」突擊團從地底下，再三拿電話掌握已在小凌河岸地底下的突擊連：「無論如何等砲兵打開缺口再衝。」因爲這個劉志丹老連隊，自從人民解放戰爭以來，在江蘇打開淮陰，在東北打開長春，榮獲了「鋼鐵連」的稱號，就更富有蓬蓬勃勃的朝氣，三顆砲彈齊着一點，轟開缺口，看敵人一混亂，洪振聲就舉起紅旗衝了上去。不只洪振聲是這樣，這一戰役行動以來，處處可見我經過數月整訓，階級覺悟空前提高的部隊新戰姿，一個個戰士積極負責，奮勇當先。鋼鐵連在黎明之前，就有一幕夜探小凌河的故事。因爲兩個夜晚，戰士們好容易流血、流汗、改造地形，渡過五里平沙這一關，可是往前一看，小凌河卻又讓他們發了愁。小凌河白茫茫一片，那裏深？那裏淺？那裏是硬幫硬底？那裏是稀泥？都是決定明天

能否突破的條件。有領導沒領導，就看這節骨眼了，指導員悄悄把王雲之戰鬥小組帶到前面，給予夜探小凌河的任務。可是小凌河緊貼城，水波一濺，弄點聲音，就會惹來一梭子機槍，照明彈不斷的亮，飛機嗡嗡在頭上盤旋，王雲之戰鬥小組不怕一切艱難危險，赤身摸進了小凌河。遼西走廊半邊靠大海，夜晚的海風把小凌河水吹得凍人，他們在河里摸了幾趟，為整個戰爭的勝利。選擇了一條河底下的衝鋒道路，撒了石灰，插了樹標。這三個勇敢的人，沒有轉回來摸上了河的彼岸，一直摸到城牆腳底，回來說：「看看有沒有暗地堡。」三個人一報告，對小凌河的顧慮，便在全連戰士心裏雪釋冰消了。河流不再是障礙，河流是攻擊之路。十點十二分打響總攻錦州的第一砲，洪振聲就踏着王雲之在小凌河上標明的道路，紅旗一展，奔向城牆。洪振聲的弟弟洪振波，是「鋼鐵連」去年冬季攻彰武，首先打紅旗登城而犧牲了的英雄，一雙親兄弟，從「滿洲國」無邊黑暗的奴隸生活中出來，走進人民解放戰爭，為人民、為土地、為自己而奮鬥，在這決定東北戰局一戰裏，洪振聲的決心下得更大了，他說：「這回紅旗是我的。」副連長錢安良是「威揚部」出名獨胆英雄，他帶着尖刀排，一步也不落後，追擊砲彈，一顆顆落下來，但並不能阻礙英雄的進路，十點二十五分，洪振聲把紅旗插在突破口上，洪振聲在完成英雄偉業的這一瞬間，為了人民的幸福犧牲了自己。

「鋼鐵連」從紅旗下殺進了錦州，階級戰士誰也不落後，倒下一個洪振聲，還有無數個洪振聲式的勇士，「鋼鐵連」便整個變成「威揚部」攻錦作戰的第一名旗手，他們說：「死也死在錦州城裏。」「剩下一個人也要完成突擊任務。」這時城北上空也發出主攻兄弟部隊打開突破口的信號彈，這更激起「鋼鐵連」革命競賽熱情，錢安良就猛喊：「趕快向前發展！」向市內猛烈展開縱深戰鬥。錢安良親自掌握着一挺重機槍，兩挺輕機槍，做了尖刀連的尖刀尖，在大紅房後面，一下碰上敵人，錢安良兩槍擦倒兩個，跳過去硬從敵人手裏奪過一挺加拿大輕機槍。可是一插到女兒街，就遭遇敵人頑抗，爆破組說

「突破口沒用上，這回瞧我們的。」轟隆一聲炸翻了一個地堡，這時一部份兄弟部隊趕上來抓俘虜，繳槍，「鋼鐵連」說：「友鄰繳槍是一樣的，我們尖刀連就是往裏插！」十一點五〇分，到了小凌街，他們從側面迂迴過去，拋開糾纏着的敵人，砲火向前延伸一段，他們就插一段，切斷一段敵人，不給敵人一點喘息機會。「鋼鐵連」指導員說得好：「要想消滅敵人，就得插。」他們插過房子，猛抓住一個俘虜，喝問：「那裏有敵人？」就又插進去。一下子，正面、左面、右面全是頑強敵人，拿火力猛鎖，他們就扭轉頭，又從側面往北插。戰士們趟過小凌河，再一猛跑，鞋都爛了，可是穿過裝滿膠鞋的倉庫，誰也顧不得換雙鞋，光着腳鴨，順着中央大街東側，直向火車站前進。

被俘的敵軍官說：他們正注意北面，沒想到由南面插進這一刀，這一刀就正正插進了敵人心窠，把范漢傑，盧濬泉主腦機關，打得稀糟混爛。十二時四十五分佔領郵政局，下午二時半和北面西面突進來的主攻兄弟部隊，在中央銀行、白雲公園一綫會師。初冬下午，太陽還很高，照着錦州市一片火焰，一片黑煙，——乘機飛臨上空的衛立煌，也只能看到自己最後滅亡的縮影。「鋼鐵連」第一名旗手洪振聲雖然光榮流盡最後一滴血，可是「威揚部」第一名旗手，——「鋼鐵連」從突破到縱深，便第一名打進敵核心陣地，完成總的兩鉗分割錦州的第一部作戰部署。（十月廿八日）

二 獨胆作戰的英雄

錦州核心陣地，中央銀行、電業局、郵政局、電影院、白雲公園，一塊塊據點，一瞬間變成無數小小的孤島；然後又一個個被解放軍的鋼圈緊緊箝着，解放軍速如閃電，重如巨雷，打擊得敵人抬不起頭，張不開眼，這是總攻錦州這一天下午的情況。

「威揚部」某團在前進的時候，迎面衝來敵人坦克。部隊猛撲上去和坦克搏戰，可是沒阻止住。在這緊要關頭，有一個戰士抱着一支爆破筒，勇敢爬上坦克，一拉導火索，連人帶坦克都在轟然一陣煙火

中毀滅了。我們的部隊，就是以這種英雄式的戰鬥，轉向各孤立據點，猛烈消滅敵人。

首戰罕王殿山的第二突擊連，上午在突破口內，接受了團首長的命令：「趕緊插到敵人裏面去！」下午五點鐘，他們就單獨滲透到朝日街了。他們像一隻鷹一樣，一撒出去就和後面失了聯繫——吹號、吹喇叭，再也聽不到自己人回答。四面儘是機槍的射擊；但是無數股這樣的猛插，使范漢傑、盧濬泉的指揮部署，在五小時雷霆萬鈞轟擊之下，就都被打爛了，其首腦機關與作戰部隊失去聯繫，指揮官和他的警衛部隊也被分割數地，范漢傑在郵政局，他的手槍連卻被消滅在白雲公園的日本房子裏。「剿總」前進指揮所的高級參謀說：「那時我拿着無線電話拚命聯絡，一處也聯絡不上，我只得把它放下了。」這時罕王殿山的第二突擊連却早已迂迴到敵指揮所、砲兵陣地、聯動機關的背後去了，他們一掃打一路帶了三百多俘虜，不停的前進。攻下一座樓房，指導員韓留賢爬上去看地形，等他下來，隊伍却不見了。這已經是黃昏時候，連長在前面，副連長王實文也在前面，只掌握一個步槍班，兩個槍機班，他們像鐵簞一樣掃過去，回頭一看，敵人架起機槍斷絕了後路，四百敵人都圍攏上來，他們立刻搶佔了敵聯動倉庫一座五層高樓。王實文把三挺加拿大機槍，堵在門口蘆袋工事上，把敵人急急慌慌往前面運彈藥的九輛卡車，一陣子打得不能動彈了。他們就這樣，在敵人裏面依托一座樓房，切斷了敵人前後方的聯絡。天黑了，某團正面攻擊部隊向前進展，派出一小組，先偵察發現敵人，一把抓住，大部隊就一下子迂迴過去，一塊塊啃着敵人，在敵人窠裏，這個小部隊，遭受到敵人不停止的反衝鋒。但他們明白：插進來，只有吸住敵人，才便於團的主力從正面攻擊，便堅決固守，立刻展開從十四日下午五時到十五日早晨，整整一夜的激戰。子彈打光了，一個戰士發現一輛沒人趕的馬車走來，跑過去一看，滿滿一車箱子彈，就搬下來再打。

這一夜，整個錦州天空，是五光十色，彈火飛濺。到處吹着腥辣

的煙和燒焦的死人氣味。在他們這座樓的裏外，更是緊張得叫人喘不過氣來，敵人就像砲火的氣浪一樣猛烈的排過來。半夜情況惡化起來，敵人衝進樓房，第二突擊連的勇士們是寧死不屈，撤上樓，激戰繼續在樓房內部進行。戰士們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二排長爲了迷惑敵人，不斷爬在四面窗口吹衝鋒號，戰士負了傷，他就當衛生員給戰士包紮，安慰。包紮好的戰士靠着牆，坐在地板上，繼續作戰。天似亮未亮的時候，酣戰仍在進行。突然從腳下爆發了天崩地裂的一聲巨雷，敵人爆炸了這座樓房，一陣黑煙沖上天，一半樓立刻坍塌下來，三百多俘虜一瞬間葬身在一陣猛掀起來的火焰之中。我們的勇士們，却在連長率領下堅決的跳下樓來，連長在這關鍵上負傷犧牲了。復仇的怒火，立刻從每一個人的心底升上來，副連長王實文組織了所有活着的戰士，又在地面上展開惡戰。指導員韓留賢當他獨自一人與部隊失去聯繫時，他朝前面追趕部隊，跑進一個地堡，一看裏面却是敵人，他英勇果決的舉起槍喊：「繳槍不殺！」可是對面朝他打了一梭子彈，他手急眼快，一槍打倒面前敵人，趕緊跑出來。這時，黑夜之間，不辨方向，他衝進對面的樓房，裏面站得滿滿又都是敵人，看樣子是個指揮機關，他跑也跑不出去，把槍裹在身上那件美國衣裳裏，趁旁人沒留意，掀開一塊地板，藏了進去。他把文件暗暗銷毀了只留下七粒子彈，他聽到有一個指揮官在頭頂地板上走來走去，他準備好打死幾個敵人，把最後一粒留給自己。

在這緊張的夜裏，團的主力部隊，正以罕王殿山第一突擊連爲前頭部隊迅速前進，在黎明之前，發展到這一帶地方，他們找不到嚮導，只往有槍響的地方衝。經過最後激戰，從遍地燃燒的火藥地雷中踏出一條血路，消滅了敵人，打了進來。十五日黎明的光芒中，王實文和韓留賢便在庫地上和本團會合了。團的首長看到他們，興奮的說：「你們插得好，沒有你們，不會這麼快消滅敵人。」

第七章

光明照耀着瀋陽

一 歷史的暴風雨

十一月二日，將是我們永遠記得的日子，——三年來，在爬冰臥雪，冒死忘生的時候，我們所期望，所爭取的這樣一天，終於實現了。解放瀋陽就是解放全東北，這解放在歷史的暴風雨席捲下出現了。當林彪將軍忠誠英勇的戰士走過瀋陽街頭，當我聽到他們那嘹亮前行的脚步聲時，我知道這是勝利的聲音，從內心激起快樂。我走進瀋陽，我又看到這個中國第一座重工業城市，我熟識鐵西五金煉冶廠最高的烟囱，到兵工廠去的路以及中心廣場輻射形的街道，而這一切都屬於人民了。

勝利給人民事業打開無邊遠景。四六年四月春凍時期，我在執行部邀請下與其他中外記者來訪瀋陽，那時氣候是雨雪低垂，政治空氣更加惡劣，黑夜鳴響着暗槍，美國人帶着降落傘部隊起來，國民黨新一軍、新六軍也從海上航路蜂湧而至，國民黨特務分子余紀忠天天在報上叫囂反共反人民，一個姓彭的特務在餐廳長桌上，對記者作「東北無林彪其人，也無林彪部隊」的狂妄聲明，那時他們反人民的內戰氣鋒真是高達萬丈。今天，我又到了瀋陽，我看見一度被外國記者描寫為「在搖曳燭光下舉行軍事會議」的「剿總」大廈裏，連牆上的機密作戰地圖也來不及動，特別引我注意的是圖上還標誌着全軍覆沒的廖耀湘兵團西進遼西的最後佈署，據說這是蔣介石於十月十五日親自佈置的。歷史真會嘲弄人，在偽政委會裏還留下他們給魏德邁的賣國報告。我希望把這些東西送進勝利紀念館，讓人們知道這些罪犯是怎樣來不及擦掉罪跡就倒在人民腳下的。

當我看到「剿總」高級官員桌上一隻鑄製記事牌上寫着的「頭可

斷，血可流，東北不可丟」時，我爲這愚蠢的話而笑了，——歷史不會接着反動者的頭腦輪迴，而歷史永邁着前進步伐，三日早晨，人民解放軍瀋陽軍管會第一號「安定社會秩序」的佈告下，無數羣衆露着鮮花般的笑臉。

二 混亂的崩潰與清醒的勝利

當我們從遼西向瀋陽前進時，一個國民黨士兵把他們的慘敗情況告訴我，他說他們的隊伍就像現在的樹葉一樣，我想他是拿急風落葉來說明這一形勢，瀋陽的解放恰恰就符合於這一種形勢。

東北，是蔣介石及其美國華爾街主子口口聲聲喊爲生命綫的地方，而生命綫的生命綫又在瀋陽，蔣介石把生命綫孤擱在這裏，美國的邊界好像就扯的太遠了，現在却一點也不錯，蔣介石專制王朝的整個生命綫，在十一月二日被突破了，而且，這種決口將是無法收拾的。蔣介石一週以前還三到瀋陽，救錦州，救廖兵團，救瀋陽，可是人民勝利高潮怒捲而來，——這一中外馳名最後解放東北的一戰，留給蔣介石三種紀錄：錦州是三十一小時，長春緊跟着趕上來，打虎山，廖耀湘十二個美械師的覆沒也不過兩天一夜，優勝者是人民解放軍。在這一連串紀錄之後，瀋陽的解放就是東北戰爭的煞尾，蔣家匪幫們煞尾的一幕於二十九日演出，但這不是在什麼防線，或什麼美國重砲、卡賓槍上表現出來，而是在瀋陽飛機場上富有戲劇性的鏡頭，第一次飛機起飛了，可是衛立煌看到解放軍已過遼河，他想到這不應該是第一次而是最後一次起飛，於是趕緊又把飛機降落下來，企圖多裝走幾個親信。可是滿滿一飛機場的人會一下子把飛機擠碎的，這一羣飽食人民脂膏的傢伙，在人民勝利面前顛抖着，趙家驥叫一聲「上飛機」，立刻像攪亂的蒼蠅亂成一團，國民黨嫩江省主席彭濟寧正從吉普車頂往飛機上爬，却被一脚踢滾下來，飛機飛了，「剿總」的「大員」站了一天沒擠上去趕回家一看，簡任官以上的房子已經給國民黨士兵弄得稀爛，原來天下在這一瞬之間完全變了，槍砲聲震撼着

神經，他們徬徨了一下，不少「將軍」又一擠擠到周福成第八兵團司令部去。

一日，解放軍主力部隊從鐵西區突破了瀋陽。我平生將永不能忘那過遼河鐵橋之夜，無數人馬，無數卡車閃着耀眼的燈光，大家人同此心——奔向勝利！奔向瀋陽！戰士們以無比的清醒節節前進，錘擊敵人。蔣介石的防禦神話全部破產了，從作戰規模來講，這裏沒有戰鬥，只有敵人的繳槍，因為國民黨士兵在遼河西岸草屋裏就對老百姓說了：「我們不打了。」當周福成是戰是降，猶在未決之間，窗外的部隊已崩潰下來，「兵敗如山倒」的實際情況就是如此，周福成想召集他最後的軍事會議，却沒人出席，各團紛紛直接向解放軍投誠，無論新一軍的「鷹徽」，新六軍的「虎照」，都一齊軋踏在前進的人民部隊的腳下，他們派出裝甲車打了降旗請我們先頭部隊去受降，一個士兵喊：「我是國民黨兵，有一條槍給你們呀！」汽車兵團駕駛手整整齊齊張起一面紅旗；坦克隊更乾脆，攆走指揮官說：「留下好坦克交給解放軍。」

瀋陽的人民更是清醒，他們不是等待者，而是以無比英勇迎接光明，二十九日，蔣軍戰車還在街頭巡邏，寫着「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救星」的標語便出現在街頭了，青年們早就學會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歌子，以多麼興奮而昂揚的情緒，等天明放開喉嚨歌唱。一日這天，瀋陽市民們擁上街頭，爭看解放軍抓俘虜，商店掛起了國旗，職工們保護了機關、工廠、銀行、全體人民站在各自崗位上，等候人民國家的到來。瀋陽是完整的瀋陽，這是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戰爭結束的早晨，人們便在路上走來走去，國民黨「中央日報」的工役正在揩地板。字架上一個鉛字也沒亂，市政府門前有人說服了衛兵，取過鑰匙，鎖好門窗，很多機關沒破一塊玻璃，沒丟一個燈泡。瀋陽二日解放，四日工人、職員陸續登記報到，第一週就有十九萬人，這裏面不僅是工人，是中下級職員，也有國民黨高級職員，包括國民黨軍隊及聯勤系統的將官，蔣黨政委會系統的簡任官，國民黨市政府

的局長，國民黨資源委員會系統的技術專家等等都在內，國民黨中央社總編輯胡學顏來了，中央銀行副經理沈慕潛也走回銀行，從這裏可以看出一個問題：連國民黨高級職員也不跑了；不但關外人，連關裏人也不跑了，兩年多形勢變化，人心也大改變了，讓大家冷靜致慮一下吧：現在不是怕走在前面，而是怕不走在前面，如水之歸大海，全國都將在人民勝利的光照裏，——將來到南京，上海不是也要如此嗎？當然，在瀋陽解放中，最動人的是工人的行動，他們在戰鬥還進行時，就為人民的瀋陽放下頭一塊奠基石。工人們除了把每一座工廠保存下來之外，二日夜，在一片漆黑之下，在炸彈和地雷的威脅下，以哈爾濱鐵路工人的忠誠英勇與瀋陽工人的澎湃熱情相結合，奮不顧身，一夜完成了意想不到的運輸任務。一個哈鐵勞動英雄一連緊張工作二十六小時不休息，瀋陽工人的熱情也不低，瀋鐵工人蔡立清在戰前戰後兩日夜，機警的保護人民的財產，偵察誰放了信號，監視着特務；挨特務四槍打破褲腳，他還是奔走不息。也就在這海濤洶湧澎湃的人民力量下，瀋陽市從戰爭裏迅速恢復，第二天電就來了，曾被國民黨切斷的居民電燈一下耀眼發光，四日電話通了，五日郵電把瀋陽與全東北的呼吸勾通，六日初雪放晴，電車響着喇叭駛過街頭自來水流出了龍頭，商店紛紛開業，四鄉糧車源源而來，市民們和過節日一樣歡欣地出現在街頭，一個說：「夏天滿街過蟲子，一撲一臉把高糧吃得透亮，我知道國民黨一定完了，你看解放後這天氣多好多，幾年也沒有過啊。」另一個搶着講：「解放軍是一號進城又趕上禮拜一，真是巧，一切是從新開始了。」是的，瀋陽的一切一切是新的開始，一切一切是新的經驗，是記者經歷東北戰爭中所見的新景象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的鮮明表白，是偉大的大革命高潮。

三 光明日月永屬人民

前天，在一個技術專家座談會上，一個研究內燃機專家，沉痛的講了一段話，他說，他曾經親眼看見國民黨的員把稍加修理即可供民

航的日本飛機拆賣，換取金條，他說，把飛機用的鋁變成洗臉盆是罪行，但這一點正跟國民黨把中國第一個重工業的瀋陽變為飢餓貧困的瀋陽一樣，真是罪大惡極！瀋陽街上買得到美國檸檬粉，但貧民的上等食糧却是豆餅與豆渣（七月份瀋陽報紙統計有四十七萬餘市民以豆餅為食品）。

但是讓我講一件今天的事情吧，小西區區政府一個舊下級職員領了軍管會頒發的生活費走回家去，老祖母哭了，說：「想不到還可以吃到高粱。」這是一樁平凡的小事嗎？不，這是人民鬥爭的真理，這眼淚是千百萬人的眼淚，這眼淚裏含着多少歡笑，含着多少仇恨。看新中國的誕生，看舊中國的毀滅，在瀋陽是很容易找到兩者之間的分界綫的。我在四六年會親眼看過鐵西區無數家工廠門上都貼了七八條封條，這就是政學系的張嘉璈、國民黨CC分子齊世英及後來軍人派杜聿明出場的四大家族吞蝕盜賣的「劫收」，在這裏，會像鬥牛場上一樣，角逐達到白熱化的程度；而今天代表人民利益的軍管會的接收則在員工保護及解放區清明政治的作風下完成了，沒有聽說那裏碰破一塊玻璃。在這方面，我可以舉出各項例子：如市政府，當朱其文市長走進這座棕色大廈時，原機關的一百三十餘職員，檔案文件全都完好無缺，連桌上的辦公文具都是潔淨的。人民的市政府便立即開始工作了。某工廠的工友自己組織護廠隊，拿起蔣軍遺棄的武器，日夜把守，完整無損的保護了所有機器、倉庫、房產、變電所，四日由我接收後，八日機器便動起來了。

瀋陽機關林立，工廠繁多，再加以系統複雜，因此接收工作確是一項浩大的工作，軍管會宣佈成立的這一天（本月三日）便派出了軍事代表，分為軍、警、財、經、後勤、鐵路等系統，自上而下，進行接收，——這是決定瀋陽轉為人民城市的基本關鍵，結果在人心向我及我黨已學會了管理國家的條件下，軍事管制委員會表現了驚人的能力，從三日到五日，即全部接收完畢，工廠復工了，學校復課了。報到的公教、職工人員、公費生及外省流亡學生，各人領到臨時性的十

萬元救濟費後，他們都表示無限感激與愉快。一個針織廠姓蔣女工的老母親，餓得兩手腫起很高，皮完全發亮了，這一回却向人家滔滔講敘她家領到十萬元臨時救濟費的用場，如何購買糧、肉，送兒子到撫順去做工，談得自己笑個不住。一個蘇袋工人說：「還沒做工就給錢，這真是想不到的事。」市立二中教務主任孫諱知說：「國民黨在時，我們十月份的薪金還沒領到手，糧食必沒有了，正困難的時候解放軍來了，就發給了生活費。」

在瀋陽解放後的十天內，市民有三大高興的事：第一是解放軍紀律好，第二是水電交通恢復快，第三是糧食價低落。這幾天，街上不斷走過遊行的行列，帶着愉快的歡聲，鮮艷的各色標語貼遍街頭。據我所知，一個從前把自己作品糊窗禦寒的畫家，現在已開始為自己的理想而工作了。一個教員從監獄回到學堂。人們不但得到了工作的自由，同時也解除了生活的貧困；鐵西區鐵工吳景玉的女人花一萬元買了六斤多苞米麵回來，快樂得拍着手向隣居們喊道：「你們快來看呀！從前賣兩件衣服也買不到一斤呀！」笑聲立刻盪漾在從前曾失去歡笑的地方，這一切都是解放後的新光景，像紅日曠曠而上，瀋陽千萬人民在這樣光照裏喊出同樣的一句話：光明的日子開始了！這是真實的話，這一個遠從一千二百餘年前的渤海國時即已創始而又經過多少歷史滄桑的瀋陽，現已從從未有過的興奮與快樂中，開始了這光榮的日月。

第八章

決定的年代

——一九四九年一月

一 決定的年代

我們以勝利的步伐，又前進到一個新的年代的開端了。冬天雖未過盡，但愉快的春天就在我們面前了。中央社最近却在喋喋不休，談論着淮海戰場上的「風雪交加」。據說在淮海前線，這幾日真是「雨後嚴寒，且將下大雪」，不過雨雪並不能挽救他們，而是更快促成他們死亡。杜聿明「前進指揮所」莊子外田野裏露營的人們，每天早晨醒來，身上蓋了一層白霜，一百三十人一天吃一條毛驢，還吞食着小猫和小狗，拿鋼盔燒黃豆，瀝馬尿當飲料，他們該懂得人間寒冷了。蔣介石御用的騙子們，常常像編製謎語一樣編製新聞，但「雨雪交加」一語，却真正象徵着蔣介石的全般命運。當然，這不僅僅是由於什麼氣候的緣故，而更重要是一切都到達絕望地步了，沒落的統治者，開始度他冰冷的末日。

滅亡與絕望的陰影，正包圍着蔣介石，不久以前，這個劊子手突然舉槍向屋頂連擊數響，還把自己的愛犬也擊斃。我們沒人相信他是在發狂，不過他正在他一生製造的罪孽血海中戰慄，他甚至為他的慘敗吐起血來，但他一生所吸食人民的鮮血，他却是無法償還的，現在他聽到人民向他走近來的聲音。在這裏，我們不要忘記一件事，對於蔣介石，為什麼今年冬季會成爲一個悲慘的冬季？那是由於中國人民取得了空前偉大的勝利。當錦州、長春、瀋陽解放的消息，有如彩虹出現在長空的時候，從蔣介石的中央社到美國的赫斯特，魯斯新聞系統，全世界反動營壘充滿一片慌張的叫喊，大堤決口了。現在讓我們鳥瞰一下他們的冬季吧：蔣介石哭喪着臉在空中兜圈子；馬歇爾趕緊

夾了公文袋從巴黎匆匆趕回華盛頓；蔣介石的「智囊」陳布雷聲言「腦力枯竭」吞食安眠藥自殺了；南京車站變成瘋人院，逃跑的人攀上火車頂，而給天橋掃下來喪命；上海發狂的爭購黃金者，在銀行台階上踩死七個人，天津強迫士兵構築防禦工事，據說主要作用是爲了使他們無暇他顧；孫科躲藏在醫院裏組織他最末一次的送終內閣；宋美齡趕緊像寡婦一樣奔到杜魯門書房裏報喪，杜魯門書房的門關的很嚴密，華爾街的老板們正患着經濟危機的熱病。據美聯社發出的消息：聖誕老人今年已經引不起華盛頓人的興趣，聖誕節櫥窗宣布了從四一年以來最嚴重的商業蕭條，儘管美國人以一切力量援助蔣介石，但美金與彈藥，今天以及將來，將永遠不能使中國沒落階級最後的崩潰有所改變。頂「聰明」的美國人怕是賽勒了，他已經急着討論在美國安插中國流亡份子問題，這使我想起蔣介石不久以前說過的話，他說：「失敗了，我作戰爭罪犯，你們作白俄。」無怪乎孔祥熙、孫科都忙着向菲律賓去投資了。雨雪已經來臨，寒風吹掃着曠野，蔣介石再沒有未來的春天了。

在我們這裏，冬天的來到，說明春天就在面前，勝利如燦爛朝陽照耀臉上，我們以愉快的精神度過了一九四八年，以勤勞的行動迎接新的年代。我們記得在一九四八這一年開始的時候，毛主席在他那輝煌的文告裏告訴我們：「曙光就在前面，我們應當努力。」是的，我們努力前進了，果然這一年我們在中國人民歷史上留下無數豐碑，農民得到土地，工人在第六次勞動大會上決定無產階級光榮任務，戰爭開始勝利也決定了最後勝利，總之一九四八年是偉大英雄的一年。

現在讓我們回憶一下，我們東北所經歷的三個戰爭年份吧！如果第一個冬季我們正遭遇着零下四十度的艱難困苦，在風雪中不息的搏鬥；在第二個冬季我們已經轉入進攻，取得勝利的鑰匙；在第三個冬季，我們在曙光中輝煌前進，在人民勝利高潮中輝煌前進。兩個月前，從遼河到大凌河，還橫掃着戰爭的暴風雨。而今天，英雄的東北人民解放軍已經穿過山海關，直下平津，在遼遠的華北戰場上，以勝

利的砲聲慶祝新的一年到來。我們邁過一九四八年這個勝利的門坎，展開在我們眼前，一九四九年就是偉大歷史決定的年代了。

蔣介石的死亡是註定了，美國「新共和雜誌」對於這一件事也認為是「確定無疑得像世界上任何一件可以確定的事一樣」了，可是偉大決定的時刻還在前面，只有我們堅毅的行動，才能最後結束中國封建買辦血腥統治王朝最後的瘋狂掙扎，路已經不遠，需要勇猛前去，因此在這決定的年代，我們清醒的知道我們應該做些什麼。現在，每天早晨，如同可愛的陽光，有無數可喜的消息，從報紙上湧進我們眼睛裏面來：在鉄都、煤都的鞍山、撫順、本溪，工人提高了生產量；在遙遠北方有一條鐵路穿過風雪羣山，直達鶴崗煤礦，那裏十一月份產煤十四萬一千二百噸；較十月份增產一萬噸；我參觀過哈爾濱鉄路工廠，在那裏由於實行超額獎勵制，十三天完成十五天產量；從與安嶺到鴨綠江那一望無際的大森林裏，發出巨大騷動的聲音，伐木者已伐倒五十萬立方米樹木，還準備了明年完成四百萬立方米木材的計劃，他們說：「把生產的道木鋪到南京去！」佳木斯一個工人一個廠長和一個職員經過六個月細心研究，共同發明了糧食乾燥器；安東紡織廠提高了布的質量；我們能把一切奇蹟變為現實，南滿鐵路在解放後一個月全部暢通，我看到以廿四小時速度從瀋陽到哈爾濱的列車滿載着歡悅的旅客；瀋陽的國營私營工廠復工了，被服工人給入關的解放軍趕製棉衣；瀋陽紡織廠超過了國民黨統治期的最高紀錄。在這裏我還應該記敘我們的農民，這些穿着靛靛，戴着兔皮帽的人們一批一批支援戰爭，打着小紅旗，走上火線；在後方無數裝滿公糧的車輛，在農村道路上把冰雪碾得吱吱響，松江省的公糧提前一個月全部入倉；作戰時，我在新開河邊岸一個村莊看到可喜的場面，無數農村婦女紛紛把新收穫的糧食拿到農會送給解放軍，有的抗在肩頭，有的捧在手上，小孩兒提着斗，滿臉笑嘻嘻，她們告訴我今年豐收。東北局提出明年農業生產增產一百五十萬噸的決議，廣大農村裏充滿愉快笑聲，農民們將為這一新的繁榮的任務而在春天到來的時候，掀起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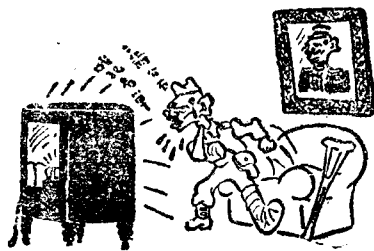
產熱潮。這一切都是新中國的紀錄，在我們這裏每天不斷的出現，——這是好的紀錄，是充滿一切神奇、迅速、愉快、上昇的紀錄。我十分清楚，我在這裏記載的不僅僅是數目字，這裏面含有無數自由、幸福的新生活的快樂，這是勞動人民的創造，這是新社會的誇耀。勞動者以巨大努力創造新社會，而每一個人的勞作，都貫穿到一個總的目標上，那就是戰爭在全國範圍內最終的勝利，把法西斯蔣介石打倒在我們腳下，讓光明代替黑暗。

我相信，我們在勝利的時候，並沒忘記我們艱難的過去，正是在那時候，人民與戰爭緊密結合，血肉相聯。我永遠記得三下江南大風雪裏，一個農民送我走過戰場，他告訴我他唯一希望是得到一塊土地。兩年以後的今天，我知道，正是這些忠貞而樸實的人民，已經獲得土地，他們送自己親人上前線作戰。我知道，在從後方到前方的綿遠的路上，每日每夜，有多少戰士的家書，帶着慇懃熱情，寄上前線，鼓舞着戰爭。還是在十月大進軍的時候，我認識了連隊裏的一個戰鬥員呂俊，當他妻子到前線來看他，臨別時，她說：「你為國盡忠，把蔣介石打倒再團圓，我一定答覆你的希望，你在前方立功，我在後方也立功。」她回到松江北岸立刻參加了紡織工廠，在紡織機上，辛勤勞作。是的，她的話正是大家的話，——在這決定的年代裏，我們東北的戰線不在旁處，就是在廬房裏，在田地上，我們正需要大批這樣人物走到工業上去，他們將是這決定的年代裏的出色的英雄。讓我們從東北把硝藥，把鋼鐵，把煤炭，把被服，把糧食，……一切一切源源供給到全國戰鬥線上去吧！我們是平凡的人物，但我們讓我們的勞作，把森林、礦山、河流、田野都生氣勃勃的活躍起來吧！我們把東北無窮的富源變為勝利的物質保障，讓我們在火綫上的親人，從這一切勞作結果上來得到安慰，他們會為此而微笑，因為這是比一切家書中的慇懃的言語都更富有深厚情意的言語。讓我們的汗落滴在機械上吧！我們辛勤勞作，不是為了旁人，是為了在前綫的人，為了他們英雄的血液少流出一滴來。我們來想一想：——那也許

是一個溫暖的微雨的夜晚，在南方的——條什麼藍色的河流旁，兄弟們爬在土地上，衝鋒的信號剎那間就要發出，他們就要用我們所製造的子彈去殺死敵人了，當他想到這是我們所製造的子彈的時候，他們會怎樣呢？他們不會辜負我們的辛勞，他們會幹得更勇敢，殺得更堅決，火線上的紅旗飄揚前進，他們會讓勝利更早的來臨，讓蔣介石更快的葬身坟墓，讓我們在這一個人代裏永遠決定我們幸福的前途。我們清醒的知道我們應該做些什麼，現在讓這決定的年代開始吧。

二 戰犯臉譜

有一個叫高爾的美國記者，這樣描寫蔣介石的近況，他說：「南京政治沸騰了」。可是我知道：沸騰的不是政治，而是蔣介石的腦子。蔣介石以強有力的收音機，在收聽人民電台的聲音，他聽到中國人民第一次公佈的戰爭罪犯名單。另一個美國記者密爾克斯立刻報導



蔣介石「憤怒了」。是的，當這個毒蛇剛安排下一個毒壘中國人民的惡計的時候，這個名單，却以無可抵賴的歷史現實性，揭穿了他的真面目，他的腦子怎能不沸騰？怎能不惱羞成怒呢？蔣介石面目猙獰，實際他戰慄了，——在有若江海的人民復仇的聲音之前，他戰慄了。但噬人的野獸在最後，也還以其血腥貪慾，戰慄着，發出咆哮，向人民伸出毒爪。雖然，宋美齡從華盛頓發出哭天的聲音，說：「吾人向上蒼祈禱，……望願上蒼勿使吾人失敗！」但這並不能掩蓋蔣介石伸

出毒爪的真的形象，這個形象，就是蔣介石過去以及今天的真實臉譜。

蔣介石最怕一件事，他絕對禁止別人揭穿他的真面目，在以往二十餘年間，他用盡一切矯裝偽飾，來掩遮他的統治的面目和他自己的面目。

蔣介石歡喜以各種矯揉造作的姿勢，出現在人們面前，——他有時戴着商人呢帽，有時穿起禮服披上綬帶，更多的時候他穿着馬褂長袍，他用他沒牙齒的嘴微笑，更多的時候他擺着一副「莊嚴」的架子，這和他忽而是「革命者」，忽而是「文王的子孫」，忽而是孔聖人的門弟子，忽而是曾國藩的崇拜者，忽而又是基督教徒，是一樣的，總之他把一切雜亂無章，互不相關的顏色，都塗到自己臉上，就像江湖上的魔術師把一塊手帕遮他騙人的手法，他希圖以各種各樣的顏色，好把自己裝得像人的樣子，就好像他真是「上帝派來的救世主」，他是「領袖」，「正統」的「王朝」。可是這一切絕不能掩飾蔣介石內在以至外形的醜惡：他昂起骷髏似的頭，伸着枯瘦而貪慾的頸頸，閃着盜賊的閃光的兩眼，……這是什麼形象呢？只能讓你想起毒蛇，是毒蛇躍起噬人的形象，他的聲音偏窄刺耳，枯燥難聞，這是他



和他真正傾心的密友希特勒相同之點，海登這樣形容希特勒：「開始說話的時候，隔壁房間裏一個孩子醒了，而且開始哭起來了。」那聲音是令人厭惡而乏味的，蔣介石聲音比希特勒還難聽，可是聽到他聲音的人絕大多數眼中含着憤怒的火花。因為凡是知道一點中國歷史及現狀的人，都懂得蔣介石談話的「藝術」，——他說「革命」時，他正準備破壞革命，流革命者的血；他說「和平」時，正佈置了對和平人民的空前大屠殺，二十年間，他把中國擲在空前災難與飢荒的血海裏，無數給他殺害了父親的兒子，奪劫了丈夫的寡婦，聽着他的聲音都在咬牙切齒。

蔣介石很枯燥的努力做過一件事，就是寫一部假家譜（寫他母親的事略），表示自己「身家清白」。可是誰都知道，三十多年前他是上海灘的一個流氓，他參加上海這一罪惡都市中綁票、暗殺、包運鴉片、販賣人口、私運軍火的青紅幫，無惡不作，不過那時他只是一個不出名的小嘍囉，但這個剛復自用的人，是一個野心家，罪惡階級的一切貪慾誘惑着他，他立志要幹一件驚人的事業。殘忍、陰毒的蔣介石，在辛亥革命年代裏，在江浙財閥陳其美（CC頭子陳果夫陳立夫的叔父）指使下，在江浙，他把一個同盟會著名革命黨員陶成章暗殺掉了，就這樣，他拿一個革命黨員的血祭刀拜師，但這並沒讓他驚人，他是如何失望啊！便又跑到上海馬路上鬼混，在交易所裏和陳果夫、戴傳賢作金錢的欺詐與拐騙，不過，他還是默默無聞，於是世恨起來，他爲了驚人便立志要殺更多更多的人。什麼是蔣介石的最初的眞面目呢？一個花柳病患者，一徑帶着滿身骯髒，帶着滿身血跡，而其貌不揚的小丑，他的靈魂是卑鄙，是殺人放火的放縱，是陰險，這就是蔣介石的最初的眞面目。

可是，從三十多年前，這一徑暗殺兇手，忽然迷隱起來了。那是因爲蔣介石把自己隱身到一九二五——二七大革命隊伍裏，拿革命言詞與投機行爲隱蓋了自己。在叛變大革命後，他又以其獨裁統治特權，繼續隱匿這一徑暗殺兇手的嘴臉。可是蔣介石更野心勃勃了，當

他投孫中山三大政策之機而到蘇聯，有一次，他立身在莫斯科郊外，拿破侖在保羅即諾戰役時站過的山頭，他聳起他那瘦骨雙肩，揚着他那醜惡的頭顱，頗有拿破侖再世之想，他在想喝盡中國人民的鮮血了，他要毀滅歷史了。他需要偽造歷史，把一隻狼裝成人，把血腥的手裝進白手套裏去，因此他要劫造歷史，就需要更大的恐怖，更大的流血，他把大革命摧毀，就讓一陣腥風吹遍全國。這樣，蔣介石就以統治者地位，進一步幹他青紅幫、交易所的罪惡勾當，爲所欲爲：綁票，成爲CC、復興特務匪幫公開的活動；暗殺，每日每夜無數愛國者在陰暗的監獄裏死去；販賣人口，成爲公開出賣中國人民；私運軍火，便成爲公運軍火，——爲帝國主義軍火商人殘忍的貪慾與淫蕩的享樂，他不惜把中國人民變爲一片枯骨，他說過：「凡是可殺的一律



殺，寧可錯殺，不可錯放，」……這時，他的一切非法都以「官方」姿態出現，他就囑聚他的舊好新歡，如陳果夫、陳立夫、何應欽、宋子文、張羣、孔祥熙、陳誠、孫科、戴傳賢等匪幫集團，盜賊就劫奪了中國，在南京開設起——殺害中國人民，掠奪中國人民，出賣中國人民的大交易所，大屠宰場。有人說，如果把中國人民流的血匯集起來可以流成一條大河，蔣介石專制王朝的船就浮在這血腥的河裏。誰能爲蔣介石的屠殺作一個精確的統計數字，就會發現，那將是——比一切瘟疫與災害都龐雜可怕的統計數字。抗戰以前，北平有一個憲兵

第三國，在他們周圍的住戶，整日整夜為慘呼、哀泣驚醒，在這人間最大悲劇面前驚悸，苦痛，不能入睡，那簡直是世界的末日，何（應欽）梅（津）協定出賣華北給日本人後，三國撤走，大片祖國土地和無數人民可以出賣，而對一批被拘捕的愛國青年還是不肯放手，都殺死埋藏在院裏，後來那條街臭了幾個月，沒人敢從門前行走。這時，蔣介石這個貪慾無窮的野心家，總算幹了驚人的事業了，這事業就是他蘸着中國人民血汗，從新畫了一個災難與死亡的中國，至此他爲了瘋狂心理的滿足而得意了。

可是，世界上的革命潮流向前洶湧直流，歷史的車輪並不停止在蔣介石反動堡壘前面，中國人民從災難之下爬起來，在毛澤東大旗下面繼續前進。

在國內，是誰支持着蔣介石呢？當蔣介石到了經過工人三次暴動，打倒北洋軍閥而光榮革命的上海，立刻派了劉峙血洗寶山路，開始向工農大屠殺，「上海的……買辦階級，因爲親眼看見蔣總司令確在那裏清除共產黨，也便改變了他們的態度。……他們立刻籌了三百萬元給總司令，并答應繼續籌集，……」（見一個外國人所寫「出賣黃浦灘」一書）這時，中國最醜惡的流氓，像黃金榮，立刻搖身變爲蔣介石殺人總司令的少將顧問，中國大買辦、大地主、甚至滿清餘孽也從棺材裏跳出來，一切殺人者都在蔣介石這裏找到他天然的職位。在這世界上最黑暗一次大屠殺裏，蔣介石當然也找到了他國外的知友——最早是日本恐怖特務組織首腦山頭滿，後來是希特勒，墨索里尼，蔣介石——對於法西斯是熱狂的追逐者，他在山頭滿家裏的時候題過「親如一家」四字，他把他的兒子蔣緯國派給希特勒作學徒，希特勒也就派了法西斯軍官保爾上校等直接指揮向毛澤東所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進行圍剿，還派了叫作塞克特的顧問，德國祕密警察廳長也遠渡海洋，跑來直接樹立蔣介石的中國法西斯特務系統，墨索里尼送過一架銀色飛機給蔣介石。當世界上起了暴風雨的時候，——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婦給意大利人民吊屍在米蘭，希特勒也從世界上被永遠的除

去蔣介石却在「抗日」的假招牌之下漏過了，這次是從太平洋的彼岸，——送來「可愛」的聲音，杜魯門和馬歇爾接替了希廸和墨薩未完成的事業，美國派了以巴大維——已經不是上校而是將軍，爲首的軍事顧問團，產生了中美合作特務組織，把大批 U.S.A. 彈藥武器，把各色各樣的戰鬥機，轟炸機送給蔣介石。宋美齡這一個淫蕩無恥的女人就是專門爲了蔣介石去勾搭外國主子，取得歡心，當馬歇爾剛剛到中國來的時候，她聽說馬歇爾愛花，她就天天送鮮花去，當四六年——蔣介石向解放區人民全面進攻的十月，我在南京郊外，看見她在松樹下和馬歇爾下棋，當然她送的不只是鮮花，輸的不只是一局棋，而是無恥的出賣，美國的小羅斯福在「羅斯福見聞祕錄」一書裏談到開羅會議時對她做過出色的描寫：「……蔣夫人走到我的身旁，毫不停留地把我帶到兩張並排放着的椅子上坐下。我覺得她像一位頗爲老練的演員。差不多有半小時之久，她生動地，有風趣地，熱心地說着——而她老是設法把我來作爲我們談話的中心。這種恭維與魅惑的功夫之熟練到家是少年我難得碰到的。她說到她的國家，可是所談的範圍祇是勸我在戰後移居到那兒去。她問我是否對畜牧農場發生興趣。那麼中國的西北對戎簡直是最理想的地方了。她爲我描畫出一個有能力、有決心的人從中國苦力的勞作中所能集積起的財富的金色的畫面以後，她把身子走向前來，閃耀着光彩的眼睛凝視着我，同意我所說的每一句話，她的手輕輕地放在我的膝蓋上。在最初的幾分鐘內，我極力地對自己說：這位夫人祇是對我們之間的談話感到濃厚的興趣，而在她的心中絕無其他任何動機。可是在她的神態之中却有一種與絕對的真摯不相融洽的生硬的歡愉的光彩。我絕對不會相信我是如此重要的一個人物，以致她認爲必須將我征服，使我很快地變成她的好友，爲了任何將來的其他目的。不過我却相信蔣夫人多少年來始終是以一種征服人的魅惑與假裝對她的談話對方發生興趣的方式來應付人們——尤其是男人——以致現在這變成了她的第二性格。而我怕看她的第一性格發作；說實話，那會嚇壞了我。當她離開了我去招呼其他

的客人，我趕忙爲我自己斟了一大杯酒，一口氣喝了個乾淨，……」由這一段描寫可以看出蔣介石等在外國人面前的獻媚不難想像，最近關在白宮書房裏和杜魯門密談的宋美齡，會做出怎樣更無恥更下流的出賣。在中國人民面前蔣介石是一個魔王，在帝國主義面前蔣介石是比出賣法國的貝當都不如的一隻狗。陳誠在東北被人民解放軍重重一捧打了下去，他夾着尾巴狼狽的返回南京，要求到美國去，蔣介石罵他：「你有臉見外國人嗎？」千絲萬縷，這一句話就全盤托出，那意思是說你沒替美帝國主義好好把中國人民殺下去，你還有臉去見華爾街主子們嗎？

我們不要忘記，蔣介石這個狗，是飽吃我們中國人民的血長大的，他吃人民的血吃得打飽呢。以他爲首的這一批戰犯，都無例外的是在嘴唇上沾流人民鮮血的：李宗仁叛變大革命後，在武漢血洗人民的殘酷，是與蔣介石並駕齊驅的；CC二陳（果夫、立夫）是中國的希姆萊，他們是製造恐怖血腥製造黑名單的暗殺者；陳誠、胡宗南、白崇禧、顧祝同，……都是二十年間一直在反人民前線上橫衝直撞的積極兇手；何應欽是最出色的賣國者，他的精彩節目是訂塘沽協訂把華北出賣給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德國外交人員撤退，他歡宴送別，說「在天山會面」，日本投降他趕緊到南京和岡村寧次杯酒言歡；張羣、吳鼎昌、熊式輝、翁文灝一批政學系官僚，他們最早的領袖是慈禧太后寵臣岑春煊，他們是一九二六年就成爲蔣介石勾結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的謀臣策士；孫科、吳鐵城叛變革命時就是蔣介石在武漢的同謀者；周至柔、王叔銘是法西斯瘋狂濫炸的元兇，最近王叔銘還正在指揮送毒氣彈給另一個戰犯杜聿明，青年黨的曾琦是一個漢奸，張君勱民社黨的來歷應該從保皇黨述起，現在都是蔣介石的惡毒的幫兇，……這些人是彼此分不開的，而聯結着他們的是對人民大出賣大屠殺的罪行，他們在中國人民苦鬥的二十餘年間，各以其「傑出」的殺人吃人行爲，清清楚楚給自己畫出自己的臉譜，註定了自己在戰爭罪犯名單上的地位，拿人民的血把自己名字刻在歷史的大碑石

上，任憑海枯石爛，這是永不磨滅的事實。

最近，却有一種聲音，從那食人血的陣營裏發出來，……蔣介石好像忽然樂於把自己形容成爲可憐的樣子了。美國記者忙着說：「他吐血了！」宋美齡「禱告着上蒼」，蔣介石突然用血氣噴人的嘴唱起「和平」。蔣介石在人民勝利的暴風雨、人民勝利大進軍之下的這種變調，不是別的，就是他這一個毒蛇所安排下一個毒噬中國人民的新的惡計，就是假和平的惡計。他希圖以一種可憐相來僞裝矯飾，挽救



最後崩潰，他忽然變了聲調說：「你們看我多可憐，饒了我吧！」可是從這個陣營裏發出來的聲音，是像夏夜裏一羣愚蠢的田蛙的鼓噪，是混亂而愚昧的，甚至是不齊整的。在人民復仇怒火已從北方直捲長江的時候，這是一齣沒有排熟練就搬上台的戲，而這戲——是宋美齡和杜魯門在白宮書房裏編導的，因此華盛頓一度沉默，那就是有力的暗示。有一個美聯社記者密端克斯說這「像在鏡子面前獨自預演求婚，……顯然沒有任何羣衆去聽。」事實并不如此簡單，蔣介石一方面講「和平」，一方面還發出另一種聲音，他向華爾街老闆發誓：「我要失敗我就自殺」，這是多麼堅決的聲音呀！美國特務布立特又在叫囂經濟及軍事援華方案嗎？在他談「和平」的同時，——陳誠、蔣經國忙着飛到台灣，巴大維也「偶然」飛到那裏。立刻法新社透露出打算在台灣組織二十個師的消息，宋子文在廣東也妄想準備同樣的數目，原來蔣介石是在磨刀，這才是真實，這個真實不是十分殺氣騰騰嗎？

不過自從戰爭罪犯名單宣佈以後，蔣介石的真面目，確已到了無可掩飾的地步了，帶了白手套的血手，都一律給人民剝下來了。蔣介石，這三個字已不再包含其他任何意義，而就是流血、是恐怖、是屠殺、是集中營、是無邊的災難。中國人民在這歷史的決定關頭上，是知道怎樣幹的，——要光明代替黑暗，要革命者的鮮血開出自由、幸福的花朵，那就要把蔣介石帶到人民法庭上來，讓他聽他應得的判決詞。

第九章

北平——人民歷史新的一幕

一 解放軍來了

「解放軍下午一點鐘進城！」這是在一月三十一日上午傳遍了北平的消息。電話鈴到處叮叮響，一時之間，街道上人羣擠得水洩不通，人們向前望着，人們向前擁擠。一輛播音車開過來了。播音器響着：「親愛的同胞們！北平得到了真正的和平！你們早晚盼望的人民解放軍進城了！他們帶來了中國人民底光榮的勝利……！」話還未了，掌聲口號聲就轟然爆發，五彩的小旗紛紛拋上天空去。人們說：「今年春天來得早，看哪，那不是咱人民的英雄嗎？」解放軍的戰士，一個個揚着曬得紅紅的笑臉走來。北平人都記得：在這同樣的街道上，曾經走過多少軍隊，不過那些都是反人民的軍隊，那些時候，人們都沉默低下頭，憤恨地走開，現在千萬條手臂那樣自然地揚起來，搖着，千萬個人那樣熱情地笑着，喊着。還沒撤完的國民黨軍隊想禁止一個三輪車夫喊口號歡迎解放軍，可是車夫堅決地回答他：「我們窮人叫我們自己喊的！」什麼東西都不能阻攔人民的道路，人們都溶合在一個聲音裏，這聲音是快樂的聲音。他們溶合在一個行動裏，這行動是歡迎解放軍。

護國寺街頭上，一個父親把兒子舉了起來，一隻手揚着孩子的小手。許多婦女搶上去跟解放軍的女同志拉起手來又蹦又跳。小吉普車上解放軍的軍官站起來，向四週招手。一羣人立刻把手伸上汽車去要求着：「同志！我跟你拉拉手吧！」人們覺得這是光榮，是幸福。當解放軍前頭接防部隊走向朝陽門的時候，一個老太太突然撲向一個戰士，拉着他的手說：「你們可來了！」東四牌樓變成了人海，不是事先約定，而是自然匯集起來的。狂歡遊行的行列越聚越多，北京大

學、京北大學、鐵路學院、長白師範等等許多學校，都匯集到人民的海洋裏來了。大街上鑼鼓密密地敲，多少人唱歌，多少人喊口號，花花綠綠的男女青年，快樂得在街心裏跳着秧歌舞。一個青年在街旁邊發表演講，周圍聚了一團人，三輪車夫站到車上拍巴掌，幾個小孩子爬上了電線桿，他們的臉笑得像早晨的花朵。另外一羣小孩子捏着小拳頭高聲喊：「解放軍萬歲！」一個鬍子很長的老年人，也和一羣青年們一道跳舞，青年們高興得把他舉起來，他奮臂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周圍一陣激情的呼嘯，鼓掌歡呼的聲音，簡直有如暴風雨。巨大的人民的海洋，繼續向北湧去，人們喊：「到鐵獅子胡同慰問入城部隊去啊！」一轉眼又擁滿了東口內的廣場：雄偉的解放軍的行列也來了，學生們一眼望見，攆擁上去，無數的手爭先恐後地伸出來，和解放軍的英雄們緊緊的握手。秧歌隊一隊隊地都到戰士面前來，戰士們風暴一樣地喊起口號，同學們就唱歌來回答，他們歌唱共產黨，歌唱人們的青春，歌唱自己的方向。他們唱：「你是燈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青的中國共產黨：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青年們團團地圍着自己的部隊，市民們又團團圍着青年，不少的父親望着兒子笑，姐姐拉着弟弟笑，一直笑到萬家燈火，人們還在笑，還在笑。

和鐵獅子胡同的狂歡同時，旃壇寺裏也熱鬧成一團，北京大學唱慶祝勝利歌，東北大學扭秧歌舞，華北學院表演農作舞。忽然，人叢中出現了馳名全國的舞蹈家戴愛蓮，她到北平來還沒有公開表演過。今天，她走到戰士的面前來，她快活地在一片掌聲中跳了個「青春舞」。是的，從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下午一點鐘這個可紀念的時刻，北平開始了她的燦爛的青春。

二 沸騰了的北平城

二月三日，人民解放軍舉行了解放北平的入城儀式。裝甲部隊、砲兵、坦克部隊、騎兵、步兵，一路從南面永定門入城，另一路由西

北面西直門入城，會合之後向南走，由西長安街轉和平門，向西，出廣安門。這浩浩蕩蕩的行列，從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鐘，前頭已經出了和平門，後頭還在向永定門擁進。

這天，從早晨起，人民就一羣羣一隊隊地，向前門廣場擁去。九時半，林彪將軍、羅榮桓將軍、聶榮臻將軍、葉劍英將軍，出現在前門箭樓上，這時候，前門廣場上，人民的行列像海洋，各色各樣，紅的綠的，獵獵飄動的旗幟，就像翻騰的海浪。人們高舉着自己熱愛的領袖毛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的巨像。工人、學生、職員、教授，各式各樣的人都來了。人們向前擁，向前擠。結彩的火車頭開進了東車站，載着好幾千平漢路工人，從遠遠的長辛店趕得來。豐台的鐵路員工也擁進了歡迎的行列。汽車廠、機械廠等等九個工廠的工人，摘去了帽子上帶有國民黨徽的帽花。一個燕京同學說：「我三點半天沒亮就起來了。」

十時，四顆照明彈升上了天空，莊嚴隆重的入城式開始了。遠遠的從北面，從前門那邊，黑壓壓地一片人迎上前來，前面一面歡迎大旗迎風飄舞，從南面，人民軍隊的頭一輛帶隊的裝甲車，搖着一面紅色指揮旗，朝着歡迎的人羣開過來，隨後是高懸毛主席、朱總司令肖像的四輛紅色勝利卡車，滿載着樂隊，銅管樂器金光閃閃，吹奏着雄壯的進行曲。裝甲車部隊一條綫似的接在後面。在珠市口一帶，部隊與歡迎的行列相遇了，歡迎的行列在左面，部隊在右面，歡呼雷動。招手呀！呼喊呀！多少人激動的流下了眼淚。光榮呀！只有人民的軍隊才能得到這樣的光榮！人羣擁上來了，高呼着「萬歲！」他們跑進了解放軍行列裏面，隊伍都不好向前走了。歡迎的羣衆在裝甲車上寫：「你們來了，我們大大快樂！」「真光明啊！」「同志們！加油呀！澈底消滅國民黨反動派呀！」——隊伍陸續向前門廣場前進。

十二時，人羣裏起了一片歡呼聲，人民的英雄砲兵出現了。綠色道奇卡車牽引着戰防砲、高射砲、化學迫擊砲、美式十五生的榴彈砲、日本式十五生的榴彈砲、巨大的加農砲，一輛接着一輛。這裏面

有從遼西、從瀋陽繳獲的整個美國裝備的重砲團。看啊！人民是多麼喜愛自己的武器：一門巨大的榴彈砲上面，騎着一個北平的小孩子，他驕傲地高舉着手裏的旗子笑着過去了。另外幾門榴彈砲被人們寫上了：「瞄準蔣介石呀！」「送給四大家族每人一顆呀！」十生的巨型加農砲上，一個胸前掛了獎章的英雄砲手，和一個穿綠衣服的郵政工人抱在一起。隨後駛過的另一門大砲上站着五、六個女學生。還有一個商人站在砲座上揮手高呼「解放軍萬歲！」箭樓上，檢閱着這一英雄行列的林彪將軍，莊嚴而親切地注視着每一輛砲車，注視着人民的狂歡。箭樓下，慶祝解放聯合會的擴音車，領導着唱起「我們的隊伍來了」「我們的隊伍來了」。開麥拉軋軋地響。數也數不盡的砲車，從歡呼的人們身邊奔馳過去，兩旁鑼鼓喧天，人們扭起秧歌舞來，左面是清華，右面是燕京，他們唱呀，舞呀。有的化裝做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宋美齡。在人民部隊強大威力的面前，顯出各種狼狽的醜態。這是歷史的真實反映，人民的愛與憎在這裏明白地表現出來。

一時十分，突然發現了前門牌樓那邊冒起了煙，喊了聲「我們的坦克來了！」一陣坦克轟隆隆的聲音傳了過來，第一輛坦克從遠而近。一個青年學生揮着兩隻手，站在坦克的砲塔上，狂熱地喊「萬歲！」「萬歲！」每輛坦克上飄着一面紅旗。人羣裏激起一片歡呼，有的歡喜得流出淚，也忘了擦了。戴着無沿皮帽子的坦克手，從坦克塔裏露出上身，向人民招手、微笑、敬禮。坦克部隊後面是摩托化警衛部隊，卡車上一色綠的盔，雪亮的刺刀。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看得高興，笑着喘了口氣說：「這口氣可喘過來了！」另外一位說：「我們老百姓有了這樣強大的武裝，任何反動派也不許他再欺負我們了。」

這時，一片「東方紅，太陽升，……」歌聲響徹天際。遠遠好像一片麥浪波動，近來一看原來是帶着皮帽子的人民騎兵來到了。人們叫呀，鼓掌呀，把五彩的紙旗都拋上天空。的噠的噠的馬蹄踏着柏油馬路，那樣整齊，雄壯，騎兵們手上的馬刀閃着寒光。騎兵後面就是

英雄的步兵。這時，作為前導的軍樂隊一出現，人民的歡騰達到了頂點的時候到了。英雄的部隊一支從永定門進城，一支從西直門進城，一個是被敵人稱作「暴風雨式的軍隊」，一個是「塔山英雄部隊」。在一九四六年冬季，那天空似乎還黑暗的時代，他們在長白山下四保臨江，並肩作戰。這兩支英雄部隊從艱難到勝利，在這裏得到了人民的熱愛、狂愛，這是解放軍的光榮，也是中國人民的誇耀。戰士們在千萬隻熱愛的眼光下前進。一個胸前掛着六個獎章的戰士英雄，被人們熱烈的圍着、拉着。十個女學生跑上去摸摸那個光榮的毛澤東獎章。這時，歡迎的人們已經站了整整一天，忘記了寒冷、忘記了飢餓，依戀地捨不得這些英雄。他們與行進的隊伍匯合起來，高唱「我永遠跟着你前進」，昂然通過一向為帝國主義禁地的東交民巷。

將近下午五時的時候，夕陽照進了廣安門，在高大的城門前，無數人羣歡送鋼鐵機械部隊。在駛行一整日的戰車上、坦克上，飄閃着無數小紅旗，戰士們手上還捧着人民獻給他們的一束束鮮花，這時雖然暮色蒼茫，可是整個北平還到處充滿愉快的歌聲。北平是真正沸騰了。

三 第一次的會合

——一九四九年三月

A 勝利的歡呼

三月一日，一羣青年學生高舉鮮紅大旗唱着歌，自由、愉快而莊嚴的，從北平街道上走進北平藝專，這是全國學生第十四屆代表大會開幕了。這是不平凡的一天，如同一批學生所說：「我們過去所渴望的，追求的，並且不惜以鮮血來爭取的日子，終於來到了。」

會場門前迎風飄舞着「全國學生團結起來」的紅幅。會場上高懸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賀詞，另一幅錦旗是平津前線百萬英雄部隊贈送的禮物，寫着「站在鬥爭最前列」，台上堆着鮮花，牆壁上裝

飾着歷史巨輪形的大會紀念章。看啊！各地代表打着大旗走進來，樂隊那面立刻鏗鏘鳴奏起「民主青年進行曲」。

會議宣佈開始，當主席團走上台時，歡聲雷動，奏樂——高唱「我們是民主青年，我們是人民的先鋒，毛澤東領導着我們，全心全意爲人民，……」當台上提出向這偉大人民領袖致敬時，在嚴肅中充溢着無限鬥爭過來的歡悅，無限對人民領袖的熱愛。是的，我們是在勝利的歡呼，但是只要望一望窗外，我們就記起這是在北平，從「五四」以來的三十年間，曾經進行過多少鬥爭，流過多少鮮血，受過多少苦難，這時，全場起立向死難同學致哀了，沉默、肅靜得一點聲音沒有，但這是一刹那，使人想起以往多少日夜，多少悲哀與仇恨，但由此我們更認識了我們的勝利的寶貴價值，從主席團裏，一個青年沉靜的走向擴音器前，這是陳震中，他微笑着說：「大會今天勝利的開幕了，是在學生運動發祥地，是在勝利解放的古都。」他接着報告出一連串的代表團名字，這是來自各地的代表團——西北、東北、華東、中原、華北、北平、天津、滬杭蘇、南京、廣東、武漢。這是勝利的匯合，是進步的標誌，是空前團結的標誌，過去，是分散的，如同兩條洪流在兩個不同的世界汹涌澎湃，不撓不休，終與衝破封鎖匯流到一齊。在這樣動人的會合面前，誰能禁得住狂歡的熱淚，千年黑暗，一旦露出陽光，在這樣陽光裏，鐵樹也會開出燦爛的花朵。歡騰繼續着歡騰，當宣佈「中共中央代表致詞」葉劍英將軍一步步走上台時，立刻引起暴風雨般呼嘯：「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地板上一片震響，全場自動起立，向中國人民鬥爭勝利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致敬。這時高懸的毛主席畫像含着微笑，全場的人民彷彿看見了一條革命洪流，穿過黑暗，踏過荊棘，衝過火網，毛主席伸手指揮他們，向着勝利，向着光明。隨着「你是燈塔，照耀着黎明的海洋，……」的歌聲，從西北代表團開始，立刻展開來，沸騰全場，響入雲霄，熱烈掌聲歷十餘分鐘，不能停息。當指揮着百萬雄師，解放平津的林彪將軍親密戰友羅榮桓將軍代表人民解放軍提出「渡過長

江以南」這一英雄號召時，管弦樂隊，金光一閃奏出雄偉有如千軍萬馬的「解放軍進行曲」，全場「萬歲」聲像雷鳴，這聲音會使江南的反動派殘餘勢力聞之心驚。

在水銀燈光閃爍中。中國總工會代表許子楨，全國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代表李德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李濟琛，民主同盟沈鈞儒（沙千里代），中國民主促進會馬敘倫，革命文豪郭沫若，民主教授許德珩，中國共產黨北平市委代表趙毅敏同志，相繼發言，預祝大會勝利成功。不錯，這是熱情的歌唱的時候，但也正是嚴肅確定歷史任務的時候。全中國學生在這火熱的熾烈的日子裏頭，正是要自由的，決定一條走向新的歷史的道路。今天，人民革命勝利高潮正急捲直前，正如中共中央賀電所指出：「號召全國學生再接再厲，積極參加援助中國人民解放鬥爭，使這鬥爭，迅速獲得最後勝利」，正如朱總司令致詞所指出：「在這個得到了自由的美麗的錦繡山河上，歡迎你們來參加人民大眾的新建設，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強富的、繁榮的新中國」。大會從第二日，便進入對於「中國學生運動的當前任務草案」與「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章程」，代表們嚴肅的爲了完成雙肩上這一歷史重任，每天到深夜一點鐘工作不息，小組發展到大會討論，並且做出了決議。到第五日，一個嶄新的領導全國學生運動的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就莊嚴的誕生了。至此，大會得到了豐富的收穫，勝利的完成了任務。第六日，便是大會隆重開幕的一天了。在這一個曉明的上午，東北學生在大會上向毛主席、朱總司令獻旗，獻給毛主席的一面上寫着：「我們永遠當您的好學生」；獻給朱總司令的一面上寫着：「沒有人民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在隆重而莊嚴的樂聲裏面，由葉劍英將軍代表受旗。最後由大會代表程浩致閉幕詞，他堅決宣佈：「將一切決議帶到全國每一個角落裏去，…全國同學緊密團結起來在全國學聯領導下，共同奮鬥。」大會完成了第十四次歷史使命而在歡呼聲中宣佈閉幕了。可是，勝利的歡悅的浪潮並未完結，象徵着新中國青年前進中無限光明一幕，火一樣的熱

情奔騰的一幕，却在六日下午最後展開，那就是在北京大學民主廣場上舉行的盛大的營火晚會。

民主廣場，今天真正成為向全中國、全世界發射出民主光芒熊熊烈火的地方。無數學生行列向場上奔來，到處是旗，到處是歌聲，從樓頂垂下一條紅布上寫着「把勝利旗幟插遍全中國！」樓頂上十幾面血紅大旗，在風中颼颼吹動。主席台上高懸用電燈所環繞的毛主席巨像，水銀燈光熾烈的移動着，照射着——人的海，旗的海以及向天上騰起的烟霧。

天黑的時候，全國學生代表團高舉紅旗，在五萬人歡呼聲中進入會場，繞場一週。突然一點光熊熊燃起，那是第一把火炬，圍繞它的人，撒出花形的黑影，可是立刻第二把、第三把，……二十人手上的火炬都亮了，一轉眼火炬拉成一條長練，火焰迎風飄蕩着走入人羣，這時人聲呼嘯鼓噪，心都笑開了花，「光明頌」歌聲震動着夜空，火炬繞場一週，投入廣場中心搭好的柴架，烈火立刻騰空而起，照紅了全場每一副年青的面孔。擴音器裏傳出年青的致詞的聲音，這聲音對比了在這廣場上，去年三月的一次營火，那時廣場四週佈滿了反動派的打手、特務，而今天「……火，召喚來更多的伙伴，使我們和全國各地同學在這兒會師；火，使我們年青的心溶需得更堅強，而向着烈焰冲天的火，我們代表天津市四萬同學，謹祝我們全國學聯大會勝利的完成，並希望來自全國不同角落的伙伴引着這次大會的火神，燃遍全國不同的角落，尤其尚在江南與艱苦奮戰的伙伴們，他們手中的火炬，更有待我們互相點燃，……」樂隊連番的鳴奏，火焰向高高天空有如萬點繁星鼓舞飛騰，就在這光堆旁，幾十面紅旗招展，鑼鼓鏗鏘，無數年青的歌手，舞手，跳起來，唱起來，火的北面是一隊，火的南面又是一隊，他們對着火笑，火對着他們笑。我知道，中國青年是永遠像火一樣沸烈，火一樣英勇，火一樣奔騰，火一樣光明。讓我們把下營火晚會上的歌聲吧……「黑暗已消滅，紅色的光在前頭。」

B 向着新時代前進

中國青年學生從黑暗到光明的道路，是一段很難的英勇鬥爭的歷程，在代表團三樓走廊上有一個照片展覽會，就鮮明的說明了這個問題。我幾次從走廊上經過。有一次，却有一張照片吸引了我，——那是一個血肉模糊的青年的屍體……後來，我回過頭，在對面牆壁上，却看到哈爾濱男女青年以快樂步伐舉着毛主席巨像歌唱着前進的時候，我禁止不住我的眼睛為淚水所模糊了，我知道為了光明、自由、幸福的新中國，他們付出了多少代價？中原區代表丁力同志還告訴我一件發生在河南南召的悲劇：一百多活潑新鮮有如朝陽的青年被戰犯湯恩伯驅趕到一片沙灘上，當他們一眼看見瞄準他們的機槍，他們悲憤的高唱「義勇軍進行曲」前進，立刻歌聲與槍響響成一片，沙灘變成了血泊。這只是發生在河南一片荒涼沙灘上的事嗎？不是，從「五四」以來，——第一面高舉的大旗就染了青年的鮮血，在這以後無論換了多少帝國主義，換了多少反動統治者，皮鞭、水龍、槍彈、搜捕、暗殺是永向着光明的追求者，中國青年學生為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如同長江大河，三十年間，後浪推着前浪，洶湧澎湃鬥爭不息。特別是在最偉大的近三年解放戰爭裏，學生們走的道路是非常鮮明的道路：在解放區積極支援戰爭，學習建設；在蔣管區則以鬥爭繼續着鬥爭。

一九四六年一月，昆明反內戰的血光，是這一愛國民主鬥爭的第一幕，從此，鬥爭火鍊，驚天動地，遍及全國，如同荒原野火，使反動派顧此失彼，無法撲滅，反而愈燃愈熾了。四月上海就爆發了十萬人大遊行，十二月又掀起抗議美軍暴行運動，高呼出正義的聲音：「美軍滾出中國去！」轉入四七年五月，從南京開始把反內戰與反飢餓結合起來，蔣介石以六道防線阻止遊行，用水龍機槍向學生掃射，木棒石塊向學生毆打，近百學生在珠江路邊灑下了英勇鬥爭的鮮血；六月又在武漢拿達姆彈打死武大三個同學，十月浙江大學學生會主席于子三，被劊子手慘殺在獄中，可是一個人倒下去，無數人站立起來，

到四八年春天，反迫害達到了最高潮。一位來自上海的代表，告訴我一次鬥爭實例：「六月五日，反美帝扶日遊行示威在外灘集合時被包圍，軍警抓着同學頭髮，拖在地上毆打，搶奪同學手中宣傳品，同學們英勇保衛宣傳品，由一個同學把宣傳品緊抱懷內，然後十幾個同學壓在他身上，有一面大旗被劫奪去，一個麥倫女中的小同學不顧一切，奔上去奪回來，這時裝甲車，飛行堡壘趕來驅散同學，可是被驅散後誰也不走，仍然手挽着手，一堆堆含着氣憤的熱淚向市民宣傳，外灘被驅散，不久又在北京路集合起來，繼續遊行，受到無數市民歡迎，遊行到那裏那裏就爆發鼓掌歡呼聲音，……」任何鎮壓，就都這樣英勇的突破了，而繼續前進。四八年七月，人民解放軍勝利的反攻開始了，國民黨從大城市裏逼迫欺騙青年同學流離各地，東北同學就在北平過着無衣無食掙扎在死亡線上的生活，最後反動派就驅趕他們去充當內戰砲灰，七月五日，悲慘的屠殺在北平爆發，我在展覽會上所見那張血肉模糊的照片，就是這次血腥慘案中的犧牲者卜鴻勤的屍體，蔣介石專制王朝達到了最後的黑暗恐怖時期，成立了特種刑事法庭，公佈大批黑名單，同學們受着公開搜捕，祕密屠殺，可是青年學生繼續了光榮鬥爭傳統，代表了全人民意志，站在鬥爭前列，高舉火炬，一步一步以血肉迎接光明。在解放區的青年學生，在三年偉大解放戰爭中，同樣做下了驚人的事業，來自西北的一位代表說：「在胡宗南瘋狂進攻陝甘寧邊區時，邊區政府號召全體動員起來，行知中學二百多學生（大部分十四五歲），立刻組成一所戰地醫院，一個叫高中芳的十七歲女同學，在清河戰役親自上火綫，搶救下一個負傷的連長，開始連長看是一個女孩子，不讓她搗，她却堅決把他從槍林彈雨中搗回，連長十分感激，却不知道她是誰，後來他的傷好了，一下又達到高中芳，這英雄事蹟才傳誦開來。」這個戰地醫院是在陝北極端困難的戰爭條件下開始的，——她們連聽診器都不完全，但是她們以革命的堅忍精神創造一切，一位女同學李穎說：「我們在十冬臘月冰天雪地中為傷員洗繃帶，有時候把手凍的剝了一層皮。」但她們却以

無畏熱情愛護傷員，自己節省四五〇斤糧米補助傷員生活，終於戰勝一切困難，把三分之二傷員治好送上前線，傷員臨行都流下熱淚，這醫院現在還在隨軍前進。當胡宗南敗退以後，不少同學重新回到自己家園，但是村莊已成廢墟，良田裏長滿荒草，青年學生立刻又成爲運輸救濟糧的先鋒隊，延大同學蕭瀆在一次搬運糧食時，他陷入土中，等工作完了，出了倉庫，人已經變成了泥疙瘩，鞋子失落了，自己還沒覺到。這只是兩件典型事件，解放區青年學生熱情，從松花江到長江，在各個戰線上都開放出奇異的花朵。華東、中原區學生成爲最激烈最殘酷的淮海戰役的直接支援者，開封女中一位同學，把自己的錦旗剪製成慰問袋，繡上「戰鬥英雄」送往前方。就在這許許多多熱情支援下，由於解放軍英勇作戰一天天走向勝利，而新民主主義國家建設的責任也就一天天增加，這就在解放區學生中間展開了積極學習參加建設的運動，從遙遠的哈爾濱來的郭永澤代表告訴我，他們在偉大三年間經歷了多麼大的思想改造，他們一次、二次、三次深入農村參加土地改革鬥爭，認識了新的光明前途，現在他們以極嚴肅的態度進行學習，送出兩萬六千同學參加工作。華中學生，向大會提出一種新的英勇鬥爭的範例，就是他們在游擊戰爭中，一方面與敵人鬥爭，一方面堅持學習，把學校分成爲許多小組散在農民中間，輪流派出水平較高同學到先生那裏學習，回來再自學。由於與羣衆密切結合，同時創造了各種學習與鬥爭結合的方法，爲了避免敵人燒毀房屋，他們把蘆葦摺在水田裏排成字，傍晚水皮結冰，冰裏就出現了標語。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在解放區，無論是在蔣管區，在光明與黑暗決戰的時代，——在偉大人民領袖毛主席所規劃的，而由他領導走向勝利的時代，中國青年學生是堅決的行動者。現在他們從各個地方帶着不同的豐富鬥爭經驗走到大會上來。

從一日到六日，在這年青的會議裏，代表們嚴肅的決定當前歷史的課題，他們牢記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號召：「號召全國學生再接再厲，積極參加援助中國人民解放鬥爭，使這鬥爭迅速地獲得最

後的勝利。」這正是滬杭蘇學生代表阮仁澤發出的呼聲：「當然我們沒有忘記上海、杭州、蘇州以及長江以南的同學、同胞們還很多，還在水深火熱之中。」因此他們堅決擁護毛主席八項條件的真和平，高呼：「將革命進行到底。」但是，在這即將向新時代奮勇前進的時候，會議最主要內容，是他們在這裏嚴肅而正確的總結了三十年鬥爭的經驗。當大會第二日，全體代表聽取解放區青年聯合會代表馮文彬同志報告，他講到「三十年來學生運動史，可以說是一部知識分子走向與工農羣衆結合的發展史。」代表們立刻高呼：「與工農密切結合！」「爲工農羣衆服務！」等誓詞性的口號。當這充滿真理的呼聲震響的時候，我應該說我深深羨慕新時代青年的幸福，——在人民革命勝利之下，他們去掉了封建反動黑暗的枷鎖、障礙，以毛主席思想爲引導，走向新的時代就是與工農密切結合的時代，他們將在這裏尋找到無窮力量的源泉，取得永久的光明。三日上午，我參加平津區一個小組會議，我看見青年人追求真理的熱烈情形，他們討論「爲工農與如何爲工農」的問題。當我聽着他們的爭辯，我想起發生在開封，當解放軍第一次解放開封後撤退出來，一個十一歲一個十二歲李光普姊妹堅決投奔解放區這件事，她們被家長拉回去，半夜裏又偷偷逃出，一直趕過黃河的北岸。青年人永遠是這樣熱烈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在反動統治下曾經不惜洒熱血拋頭顱，而今天參加徹底解放的鬥爭參加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建設，什麼是青年們的真理、光明與榮譽呢？那就是向着毛主席方向，——向着與工農羣衆結合而改造自己的方向。全國的代表將永遠記得馮文彬同志報告裏所舉的動人的例子：

「我想起一個故事：有一位很熱情的同學，向工農羣衆講得舌敝唇焦，但是羣衆聽不懂，話沒講完人都散了。他生氣地罵着說，『老子給你們服務，給你們民主，你們却不要。』當然，這樣來和羣衆結合，是一定不會成功的。

現在我又想起另外一個故事，它可以說明另一個和工農羣衆結合的方法，這就是廣東海陸豐的澎湃同志和農民結合的故事，澎湃同志

過去是大學生，家裏是地主，他下了決心爲工農羣衆服務，向工農羣衆宣傳，但是羣衆却不理他，不聽他的話。他回去以後並不灰心，經過了仔細的研究以後，他就脫下學生服，改了學生腔，深入農村，與農民生活在一起，農民受地主剝削的苦痛他體會到和他的苦痛一樣，並和農民在一起討論如何解除這個苦痛。他在農民之中和農民溶合在一起，農民——他自己也在內——感覺到並發揮了「自己救自己」的偉大力量。這種方法就是真正和工農結合的方法。澎湃同志真心和農工結合了，所以他受到羣衆的熱烈愛戴。成了中國農民運動的初期領袖之一。現在澎湃同志是犧牲了。但是澎湃同志和工農羣衆結合的精神，將永遠是我們青年學生和一切知識分子的榜樣與模範。」

在小組會上，不時發生爭辯，也不時引起笑聲，當我們把真理求得的時候我們是愉快的。在三日大會上討論「學生運動當前任務」時，有李永青、陳霄塵、楊用堯等十餘代表以河南、北平、南京、上海、東北各地不同的口音發言，但共同確定的是一條鮮明的歷史道路，那就是草案中所提出「與工農結合」的道路，至此，大會勝利完成了它的主要的任務，全國學生是應該向它舉手歡呼的。

會議期間，我從會場到代表團宿舍走來走去的時候，我却想起一件事，就是宿舍大樓門前就是優美的東長安街樹林所在地，可是四六年聖誕節前夕，在這樹林裏就發生了美軍侮辱全中國青年的沈崇事件，而今天恰恰就在這樹林後的這幢樓房裏，日夜不停飄蕩着全中國學生自由、幸福、光明的歌聲，歷史永遠是真理的證人，中國新時代的青年學生們努力前進吧！讓一切從前流過血的地方都開遍美麗、自由的鮮花吧。

四 新時代的新婦女

A 一個女工程師

錢正英，是第一個參予對淮河、運河、黃河狂暴洪水作戰，而獲

得光輝成績的女工程師。可是她告訴我：「作爲一個女工程師，在舊社會裏只是夢想。」

她的父親是從美國學水利工程回來的，他愛女兒，他把理想寄托給女兒，一九三六年夏天，他擔任漢水堤防工程，他忽然把女兒召到自己身邊。她永遠記得——那是一個多麼愁鬱的夏天，因爲父親前任的工程主任，由於江洪決堤，就被國民黨政府槍殺，拿一個工程師的血來掩蓋國民黨政府自身貪污腐化，荒廢工程的罪惡。……難道這就是中國工程的出路嗎？！

後來，雖然她在上海繼續學水利工程，雖然腦際裏還常常浮現蘇聯女工程師們的幻影，但是黑暗重重加深了她的思索，她知道萬惡的舊社會，是不容一個女人正當發展的。她沉重的想着：「如果說科學家是爬到樹上採菓子，但樹下站的全是特權階級人物，這又有什麼意義呢！」從此她結束了她在舊社會的夢想，她堅強決定：「現在先讓我來把舊社會破壞了吧！」錢正英於一九四一年成爲中國共產黨黨員，那時她熱烈獻身於祕密工作，她等待着有這樣一天，在暴動中，把自己的鮮血洒在土地上，讓將來再在這塊土地上轟起巨大工程吧！

一九四二年，由於她在上海已引起敵人的注意，奉黨的命令，從上海撤退到淮北游擊區。當時，在淮北黨的領導面前，正發生了一個嚴重的治河問題，黨發現了錢正英，把她調到修築淮河大堤的崗位上來。錢正英作爲一個工程師，不是袖手旁觀，而是和大家一齊動手量土方，計算土方，來確定工資。從淮河工程中，錢正英理解到：「工程是與自然鬥爭，但工程本身是有階級性的。」淮河工程是在共產黨領導下，這就一切不同了，羣衆積極性發動了，無數面競賽的紅旗，整日夜飄在大堤上，這就是無窮無盡的力量，組織，幫助這力量就能戰勝一切。淮河工程告竣後，黨調錢正英去「整風」，學習了正確的思想方法，這決定以後，她在淮北一帶深入羣衆，調查研究，完成了一個「寶應湖調查」的大工程。可是錢正英在實際工作中還是遇到了若干次失敗，正是從失敗中學習，累積經驗，她繼續獻身於更巨

大的人民工程事業。

一九四六年，華中分局堅決修築橫貫解放區的二百餘里的運河兩岸大堤。當時處在蘇北七戰七捷之後，戰事已發展到運河上來，——遠近時常聽到槍響，飛機天天在轟炸，而華中南線正在激戰，……大堤決否？關係着華中全局的成敗。這次，錢正英被任命為南段工程處副處長。秋汛終於來了，水陡漲，——高郵湖水位漲到了一丈七尺四寸（這是僅次於民國二十年巨災的可怕現象）。九月十七日早晨，沿高郵湖一百里湖面上突然起了暴風，巨浪像山崩一樣朝大堤猛撲了來，它要砸碎這條堤，向大海咆哮狂奔。這時沿河羣衆近一萬人奔上大堤，他們拿麻袋裝石頭堵險，打樁，掛樹，那裏崩塌向那裏搶修。錢正英和大家一齊，渾身浸在水裏，整整鬥爭了兩日夜，這一場大驚險才漸漸歸於平靜。十月初，華中部隊在激戰後向北方作戰略轉移，錢正英也就告別了運河，於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三日跨過蘭海路到了山東。

錢正英又接受了戰爭火焰的鍛鍊，她在前綫完成一段保證雨季汽車運輸的工程。爲了勝利，在二月春寒的清早，冒水裏的冰凌，她和民工們跳進水裏去搭橋，可是最後滂沱的大雨讓她找不到一撮乾土來鋪路了，而前綫情況十分緊急，路又變成泥塘，這怎麼辦呢？她就奮身跳到泥漿裏，揚臂高呼，領導着大家用雙手把一輛一輛卡車推向前方，推向前方，讓我們部隊好向敵人進擊。她在這樣艱難崗位上堅持了一年，直到陳粟大軍出黃河以南支援劉大軍挺進中原，她才留在渤海區。

錢正英在渤海區，遇到了中國歷史上最難治理的黃河，黃河水災的悲慘印象，多少年永留於北部中國勞動人民的腦子裏。錢正英在這裏開始了與黃河的搏鬥。可是誰知幾十年最嚴重的一次決汛，就在四八年初爆發了，——上游天暖冰溶，無數冰塊沖激下來，可是下游天寒還未解凍，冰便在河身上淤積如巨山，堵塞水流，於是黃河可怕的狂暴起來，便橫着泛濫了。那時沿河人民失望黃河，除夕夜裏，黃河

堤上一片敲鑼報警的聲音，老百姓把棉衣脫下來棉被抱出來搶塞大堤裂洞。最後，終於用巨量炸藥從黃河淤冰上衝開一條路，降服了可怕的黃河凌汛。

緊接着黃河春修，黃河舊日工程，經日本人摧毀，蔣介石破壞，已經圯廢不堪了。這時，在渤海區黨的領導下，組成治黃總指揮部，由王卓如、江衍坤、錢正英擔任正副指揮，來興築這浩大的工程，可是一個絕頂難題是沒有材料，黃河岸上一片荒沙，過去用石頭是由濟南運來，可是當時濟南控制在敵人手裏，不但不給石頭，還開槍，襲擊這岸的工程人員，沒有材料，這黃河工程又怎樣修呢？可是錢正英笑着告訴我：

「只要和羣衆站在一起，就有了無窮的力量。」

事實證明如此，解放區很多奇蹟是這樣轟現的，新中國也是這樣轟現的。經過黨的號召，渤海人民展開了熱烈的獻磚獻石運動，他們說：「砸碎治河保家鄉。」人們絡繹不絕，來回黃河，有從五百里外趕來的遠征軍，有無數婦女兒童把家裏台增石、牆基石都揹往黃河，這樣日夜不息，真正是「萬丈高樓平地起，兄弟同心土變金」，人民發動了他們的偉大潛在的力量，經過一個月，原來空盪盪的黃河大堤上堅立起如山的磚石，黃河工程開始了，大堤上，黎明之前就響起勞動者愉快的歌聲，抬土推土的人川流不息，無論在風雨裏，在驕陽下，日復一日，隨着人們的勞作，黃河堤身也就堅固起來了，這是一場浩大的工程，作土方就有一百多萬人了，運材料就有三十二萬輛大車，經過四月到六月，被敵人毀壞了的黃河大堤變成堅固的保衛人民的防壘了，在這浩大的黃河工程中，錢正英已成為——一個組織者，領導者了，正如她早已體會到的：「不只是工程師一個人的腦和手，而靠很多羣衆的腦和手」又一次得到了證明，黃河千里一洩，從此入海，果然秋汛一來就好如萬馬奔騰，民國十年利津高家決口巨災，當時流量每秒八千立方公尺，可是這一回為每秒七千餘立方公尺，黃河咆哮了，黃河洶湧澎湃了。黃河險要的險要在麻灣，大自然暴力向這裏可

怕的撲來要撕毀一切，當時真是緊張萬分，千萬人的眼睛都注視着狂瀾駭浪，在治黃總指揮部領導之下，被解放了的，有了覺悟的無數羣衆像搶救自己生命一樣，拚命搶修險工。比狂暴洪水還要萬惡的蔣介石反動派出動飛機在黃河堤上反覆掃射。——有的人流血了，可是人們還是不停息的鋼鐵一樣奔向麻灣，搶啊！堵啊！人與大自然展開偉大搏鬥，這搏鬥經歷了漫長的九晝夜，狂暴的黃河沒戰勝麻灣，而是麻灣的險工戰勝了黃河。

錢正英經歷無數鬥爭，終於成了一個人民的工程師了，她現在是山東省河務局副局長。當我訪問她時，她誠懇的告訴我：「真正偉大的工程師是人民，是中國共產黨。」這句話是十分深刻的，她不願說她個人的事情，她推薦她鬥爭中的戰友，那裏面有五十餘歲老工程師周保琪，有女測量員謝國華，馮家璧，更多的是從淮河、運河到黃河的千百萬勞動者，她推薦他們的勞績。但是我知道，錢正英的夢想在新社會裏實現了，我們正是要把夢想變成現實的，因此她的道路，不僅僅是中國婦女解放的勝利，同時也就是新中國光輝燦爛的勝利。

B 二個火線上的女英雄

——肥火線搶救女英雄李藍丁、蔣南屏

在勝利光輝照耀中，我們常常想起——在人民解放戰爭火線上那艱苦的時日。現在讓我介紹一件事實：當女醫務員趙亞南給剛從昏迷中醒來的滕茂仁輸血時，他堅決拒絕，哽咽的說：「你們白天黑夜照顧得已經够好了，不應該爲了我的身體去損害你們的健康！我不忍心。」經過再三安慰勸說，他把趙亞南的名字取在珍貴如生命的「殺敵立功證」上，他對趙亞南說：「我爲了解軍爲了人民，也爲了自己翻身。……趙同志！我要用敵人的血來償還……」這事實多麼嚴肅，多麼鮮明的告訴我們：從中國婦女身上表現出這一英雄時代的英雄特色是十分動人的，中國婦女解放的旗幟，不就是這樣染着英雄的血漬而招展前進的嗎？今天的勝利，不正是從過去艱苦奮鬥中得來

的嗎？當我在北平，看到從戰場上來參加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的李藍丁、趙南屏同志的時候，我為我們新社會的光芒而喜悅。

一九四二年，那是抗日戰爭中艱難的年月，在長江沿岸，我們展開了游擊戰爭，敵人殘酷的向這裏反覆清剿掃蕩。在那緊急情況下，有一個年輕的女醫務員，經常帶着十幾個重傷兵，無論白天，無論風雨夜晚，在湖泊、山林中轉來轉去，敵人時常派出汽艇在水上追逐他們幾晝夜，她措傷員、醫治傷員、安慰傷員、有時在船上；緊張起來簡直就把藥箱藏在墳墓裏，自己跟傷員一齊藏在麥田裏；有時跑也來不及，只好關緊門，鎮靜的躲在老百姓家裏，傷員都緊緊的團結在她的周圍，他們下決心：「如果敵人來了，就一起死了吧！」但是她們終於穿過危險，突破難關，這個年輕的女醫務員就是李藍丁。她於一九四一年由上海追求光明、真理進入解放區，才是個十七歲的女孩子。可是從一九四二——一九四六年她都是在這緊張危險萬分的環境中度過的。李藍丁並不十分健壯，我看到她時，我很難想象她在槍林彈雨下怎樣揹着傷員奔走，她這力量的來源在那裏呢？是黨給她的，她具有在共產黨員面前絕不存在艱難畏懼的氣概。一九四四年她率領幾隻船渡河轉移，突然船漏了，馬上就要沉沒，李藍丁不暇思索就跳進寒冷的深水，別人也跟着跳下去，她們才把船拯救上岸。可是她自己還不知道，別人告訴她：她由於過分勞苦而吐了血。她對我講述另一次艱難的經歷：

「四五年，——我們在高郵到江都公路上，第一回打大規模游擊戰，那時我們從火線上集中收容了一百多傷員，那時我們非常忙，手術房很狹小，只有兩個手術台。我一天到晚換藥，要不就在手術房，晚上還要處理行政組織工作，在這時意外的緊急情況却到來了，敵人要來掃蕩，領導上命令我們夜晚三點前衝過封鎖綫，可是我們事前沒準備，窗外到處是血衣，趕緊疏散運送，夜裏我們到達公路，旅部率領部隊已經跳出去，敵人却已經嚴密封鎖起來了。過不去只好折回來，祕密的把傷員一個個隱藏起來，可是風聲十分的緊張了，因為敵

人知道了這裏有病院，連麥田都搜索遍了，這時傷員都下了湖安插在漁船上，敵人到處追尋我們，那時，我們還聯絡分散的傷員，進行治療、安慰，我們常常坐在湖邊上，——敵人追到我們就下湖，綠盪湖很寬闊，我們在那裏堅持半個月，旅部以爲我們全部犧牲了，可是我們最後終於會合了。」

到四六年秋季，解放軍主動的撤出淮北，李藍丁才告別了長江，她走在部隊最後面收容傷員。在鬥爭中，她已養成對傷員濃厚的革命情感，她說：「傷員如同小孩子，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們身上。」一個多月展轉行動，沒有糧食，她們節省下來給傷員吃，傷員不肯吃給了担架員；夜晚她不能睡眠，沉重的責任壓在她心上，她思索傷員的安全，飛機掃射又加上連日大雨傾盆，在這急難情況下，她就忍受着無比的疲勞，親自抬着担架在泥濘中前進，當她過一條河溝，她已經頭暈腿軟，不能支持，她涉渡河水後，依然奮力爬上河床，這時她突然喊了一聲，立刻顏色蒼白，講不出話來了，原來她左胸第二條肋骨折斷了，可是她咬着牙仍然堅持下來。在這中間，她從鬥爭火焰中更加熟練的掌握了技術，由一個醫務員而成爲一個醫療隊長，在千萬里展轉戰爭中，前綫勇士們以無限熱情管她叫「南丁」（南丁格爾的雙關話）管她的醫療隊叫「南丁隊」，在華東野戰軍南下出擊中，在孟良崗激戰中，這一支救護隊都完成了光榮的任務。

戰線是遼遠的，戰爭火焰在各處燃燒，我們向各處進擊，我們在各處戰勝敵人。同樣，在華東野戰軍里就出現了蔣南屏。蔣南屏是一個廿二歲，身體結實的女同志，從她那紅紅的臉孔，就看出是一個鬥爭磨練出來的人，她是一個真正的女兵。她從參加火線救護工作以來，她的經歷便如一面紅旗在戰場上飄揚耀目。現在我只介紹她的一個片段：那就是在解放戰爭開始的年代，蔣介石向山東瘋狂進攻，華東野戰軍一縱隊受命跨過隴海路逃向敵後，向敵人心臟施行襲擊，這時蔣南屏是九團衛生隊的衛生員。一夜之間，他們插過封鎖線，勇敢的深入敵人袋形陣地內直追敵人師部，戰鬥在黎明猛烈的開始了，她

仍在火線上各處奔走搶救傷員。十點鐘部隊達成襲擊任務，一個命令下來：馬上撤退。連隊戰士都跑來抬傷員，——後來，第一線戰士們完全下來了，槍聲愈響愈近，指導員從最後下來了。可是包紮所裏還有四五個傷員這時情況緊迫極了，蔣南屏緊急的完成了包紮任務立刻跑上來抬傷員，——敵人從兩路發射榴彈砲來封鎖退路了，廿里內砲彈一顆緊接一顆向她們飛來，碎片恐怖的在頭上嘶叫，濃煙塵土遮蔽了她們，她們衝過一切危險絲毫不動搖的把傷員搶救出來。可是到那里去呢？團組織股長告訴：「回到原地」，天漆黑了，四周圍都是敵人據點，又知道那里是昨天宿營的村莊呢？這時她們又遇到由戰士抬着，同樣迷路的七付担架，那裏沒有一個醫務人員，蔣南屏立刻把他們聚在自己身邊，——最後她在茫茫黑夜裏聽到歌聲她們奔向歌聲找到了七團。已經一天一夜沒吃飯，可是她把傷員先安置在房子裏，跑去借了一袋子小米，給傷員煮粥、換藥、這情況下她不能離開傷員，她就看守着他們，第二天還是找不到自己的團師，她就將傷員在一路飛機掃射之下送給蹤隊衛生部，奔波七十里，下午五點鐘左右才趕到自己部隊，部隊已經接受新的戰鬥任務，她一點也不想休息，她想的是新的勝利，她又立即出發。蔣南屏和其他兩個女同志受命到八團組織一個包紮所，在一場激戰里她們接收了七十多個傷員，處理了這些傷員以後，她轉回本部隊繼續工作，這樣不停息的緊張行動，她已經延續了六晝夜，一直到戰鬥將近結束的那個清早，她在距離很近的一個村莊裏，給傷員燒開水，——這時部隊從這附近暴風式的出擊了，敵機立刻向這裏密集掃射，到處一片機槍聲響，突然一陣火光，一排子彈從屋頂上打下來，她感到手臂一震，拿手一摸一看滿手是血她掛彩了，——可是飛機轟炸更緊張了，她立刻抗着手臂奔出門外，包紮好，回頭一看，四周幾處火焰沖天，敵機還在飛掠，還在掃射，……看，病房燃燒了。一個重傷員正從可怕的火焰里向屋外爬，蔣南屏立刻撲向煙火里，她接連把兩個傷員措到莊邊上來。夜晚部隊又緊急轉移，這時她的傷臂痛得像火焚，她却不顧疼痛又繼續抬担架走了

十里路，同志們發現了她負傷，堅決把担架從她手上搶去，他就從她們那里接過一支步槍，到了目的地，她又把傷員一個個措進病房。緊接着她帶了一隻傷臂就參加了魯南戰役，勞累奔走，傷口經過兩個月才封起口來。最艱苦是魯南出擊，在猛烈爆發的山洪裏，她隨軍展轉，整日整夜，赤着脚在泥水裏掙扎前進，水時常深到胸部以上，河流激盪，黑夜伸手不見五指，他們每一隻脚都磨得沒有皮，潰爛了。現在蔣南屏從勝利中來，她左胸上燦爛的亮着一枚「人民英雄獎章，」她剛剛參加完規模最大，戰況最盛的淮海圍殲戰。

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廿餘年間，出現在火線上的不只是李藍丁和蔣南屏，還有如像：蔣潔、于蘭香、宋琬、林成、蘇華、葛井儀、俞一波、王鈺芹更多更多，艱苦奮鬥的女英雄，她們說明：在人民解放鬥爭的事業里，中國婦女是偉大、是光榮的。李藍丁、蔣南屏都告訴我：開過會想回到自己在前線的崗位上去。

是的，澈底的勝利還在前面，我們清醒的知道美帝國主義與中國反動派，——他們的血手，他們的猙獰面目，他們的狂暴貪慾，……但我們從黑暗、暴風雨中生長的人，我們是懂得怎樣在勝利的暴風雨中高歌前進的。當我問李藍丁：「從她醫療經驗上看，今天和過去的戰鬥有何不同？」她仇恨的對我說：「你到醫院去看看就知道，——用美帝國主義的科學武器殺人是殘酷的。」我們應該記住這仇恨，戰鬥吧！偉大的中國人民們，偉大的中國婦女們，新社會的光芒已經照耀着我們，讓我們用戰鬥來澈底消滅敵人！用戰鬥來取得和平！

五 偉大人民力量的檢閱

在我們勝利輝煌的日子裏，又增加了一個可紀念的日子，這就是三月二十五日。這一天，毛主席、朱總司令和中共中央其他負責人員到達了北平。這一天下午，在北平西郊飛機場上，舉行了熱烈的歡迎會和莊嚴的檢閱式。

春日的陽光照耀在這遼闊的廣場上，無數汽車紛紛飄着紅旗駛

來。工人、農民、青年、婦女、教授、藝術家、各界民主人士和機關幹部的行列，從不同的地方來到這裏。千百個臉含着微笑，千百隻眼睛都望着一個方向，五點整，排列在門口的樂隊鏘然一響，「啊！毛主席來了！」全場爆發了歡呼。當毛主席出現在人民眼前的時候，「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如海濤迴旋，此呼彼應。在前面整隊歡迎的行列中，包含着全中國許多優秀的代表人物。毛主席、朱總司令一一和他們握手。歡迎的羣衆中紛紛議論着：「毛主席比照片上還精神！」「朱總司令真健康呀！」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林祖涵等同志都來到歡迎的人羣中，和大家紛紛握手。這時一個煤礦工人高舉兩手說：「我做十二年苦工沒見過天，今天見了毛主席可見了天。」在婦女代表隊伍裏，我看見從農村裏來的，堅持了十三年鬥爭，把親愛的獨子貢獻給解放戰爭，經歷無數次戰爭，監獄考驗的中國勞動人民偉大的母親李秀嶺，她兩手緊緊捧着毛主席的手，而兩眼閃着幸福的光芒。我記得當她的兒子犧牲時，她的孫女問她：「爸爸？……」她說：「好孩子！我教你唱個歌——吃飽飯，穿暖衣，翻身不忘毛主席，……」而今天，她親眼看見了毛主席，看見了偉大勝利。這裏有遠路奔來的各界代表人士，也有經過鬥爭暴風雨而來的戰士，這陣容是強大的，這不是簡單的會合，這親密的會晤就是勝利。

在愉快的歡迎之後，一個裝甲兵團的指揮員，舉起手中的紅旗。東面有一顆銀白色照明彈，燦然直升高空，而在西面的蒼鬱的羣嶺方向，立即響應了五百發照明彈，有如萬千櫻絡，高掛空中，熠熠不停，這是信號，宣佈了偉大人民武裝部隊檢閱開始了。在這裏受檢閱的包括野戰步兵、警衛部隊、坦克、榴彈砲、山野砲、高射砲和摩托化部隊。在陽光照耀下，列滿機場遼闊跑道的整個圓周。當毛主席站在第一輛淡綠色吉普車上向西緩緩前進時，左側數十輛卡車上的人羣，千萬隻手臂紛紛搖動，「萬歲！」「萬歲！」呼聲就像翻江倒海，奔騰而不可遏止。軍樂隊急奏出雄壯的「解放軍進行曲」。坦克隊排列一綫，坦克塔上數十餘面紅旗迎風獵獵飄舞。榴彈砲漆成一片

深黃色，高射砲長砲筒如手指向天直伸。這是歷史的嘲笑，當這些美帝國主義的武器屬於反動派所有的時候，他們似乎是容易被奪取的，但當今天掌握在人民手裏的時候，便成爲無堅不摧的力量了。看！每一個砲手、每一個摩托駕駛手，都是那樣精壯有力的舉手致敬。由數十輛汽車（包括所有歡迎羣衆）構成的檢閱行列蜿蜒而進，車過之處，戰士們便高呼：「毛主席萬歲！」北平各大學教授的卡車上也舉手高呼：「毛主席萬歲！」與戰士們的呼聲聯結一片。

這時，天空照明彈已如萬花燦爛，一排一排，佈滿空中，漫山遍野滾動的歡呼聲，已升至最高潮。檢閱到達了經歷無數激戰，從艱難日月走進勝利的英雄步兵面前。戰鬥英雄們閃耀着胸前的獎章，用嚴肅而愉快的目光迎着毛主席。在檢閱前進時，毛主席會偶然注視天空中的照明彈，但他更親切地注視着從砲兵到步兵的每一個戰士。我們無敵的戰士們多少日日夜夜，在火線上前仆後繼的時候，心中都是嚮着毛主席偉大英雄號召而前進的。今天，毛主席注視着他們，不斷對檢閱指揮官劉亞樓將軍發出稱讚的語句。記者從車上瞻望這雄壯行列中，飄揚着四十餘面彩色繽紛的英雄旗，構成無比的奇景，它如同統計表上的紅綫一樣，說明這部隊的光輝，這引起毛主席的注意，特別當「塔山守備英雄」大紅旗在前面展動時，他指出：「這是錦州戰役作戰的部隊！」步兵軍樂隊最後奏出「你是塔燈，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的樂曲，這樂曲，正奏出此時此地千萬人的心情。

閱兵式在五點五十分鐘完畢。毛主席在耀眼的溫煦的夕照中和工、農、青年代表及各界民主人士拍攝了一張照像。這個照像將是一個見證，它證明人們在這偉大的一日裏，不但看到了強大人民武裝力量的縮影，同時也看到了強大中國民主陣容的縮影。